



雀巢金牌咖啡

雀巢「金」典之作

純金，是至高無上的珍品；雀巢金牌咖啡是咖啡中的珍品，被全世界咖啡品嚐行家評鑑為雀巢的「金」典之作。

雀巢金牌咖啡，撷取世界最高級咖啡品種之精華，每一顆粒都像純金般珍貴，原味獨特、濃郁香醇，將咖啡的深邃內涵發揮於極致。

品嚐雀巢金牌咖啡，你會深深體會它的純金品味——無與倫比。

15

66年1月1日

民衆的
電視台

ENG對
大眾媒體的反叛

大眾
傳播的
龜裂

新聞從業員
傳播學者
對大眾媒體的
反省與批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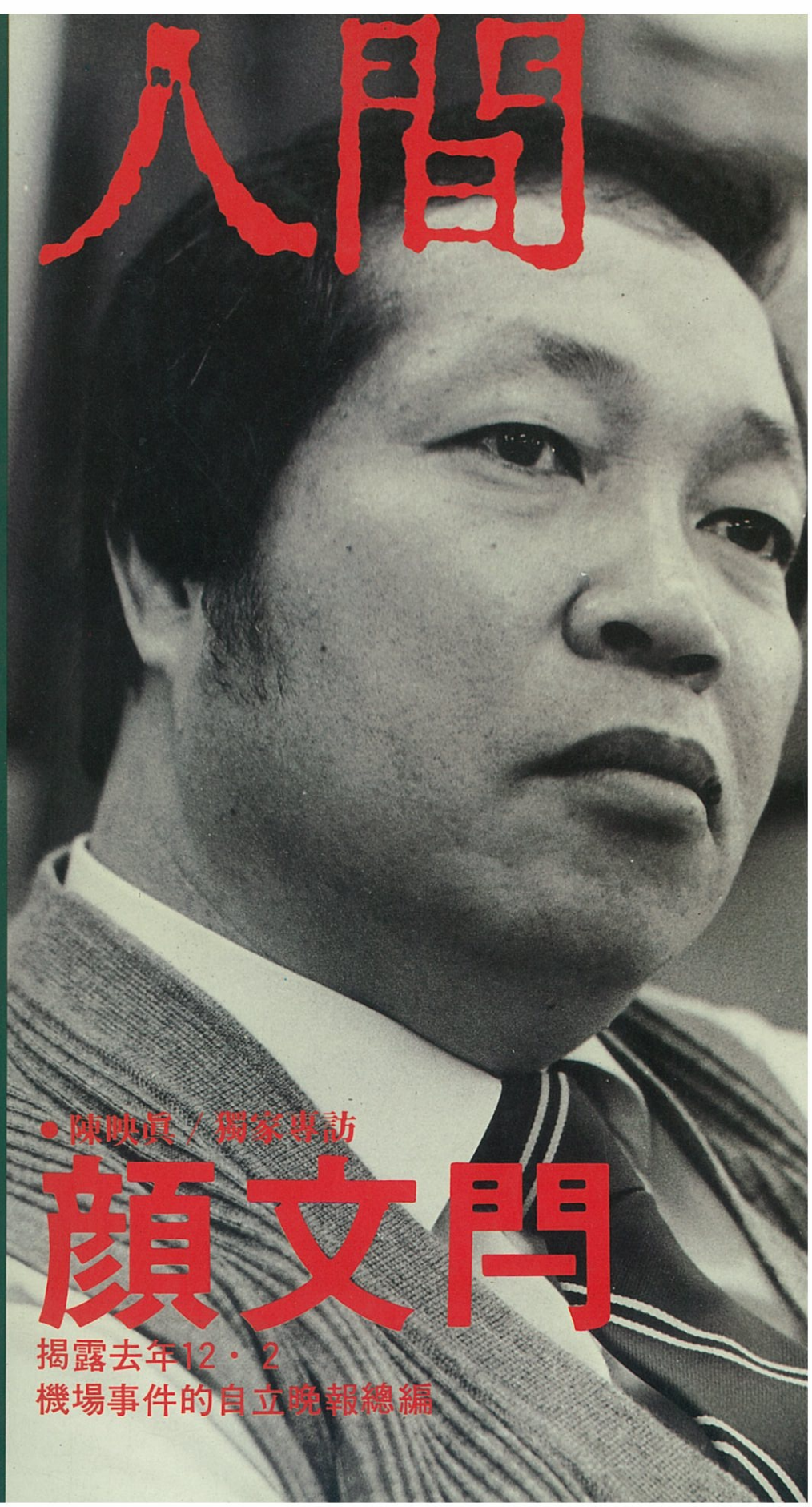
彩色
32頁特集

台灣的雪國
四川九寨溝去來

人間電影
侯孝賢
的選擇

論析侯孝賢新片

人間



●陳映真 / 獨家專訪

顏文門

揭露去年12·2
機場事件的自立晚報總編

PRO
KENNEX

雷霆萬鈞的新標誌

肯尼士 SPOTLITE 幻象 運動鞋

SPOTLITE

全國唯一採用幻象顆粒鞋底，
剎車力強、彈性特佳、爆發力最猛。

商品特性	您的利益
● PRO-Kennex運動鞋系列 5550。	● 穿著有面子，滿足心理需 求。
● 高低顆粒底。	● 提供戶外運動，剎車性強， 彈性特佳，耐穿，和腳感舒 適的專業鞋。
● 小牛皮鞋面設計。	● 穿著舒適、柔軟、彈性、 穿和穿吐悶感。
● MARK和紅線標誌的選型 設計。	● 突破傳統路線，走向運動 休閒。
● 內襯口採用深藍色的高毛 中布和高密度、彈性的海綿 結合。	● 世界流行款式、創新、耐 穿。
	● 保護足踝不受運動傷害。 ● 造型、色彩更趨高貴、 穿著更帥氣。



全省專賣店：

台北 長春路77號(02)5433256 南京東路二段43號(02)5619867
遼寧街3號(02)7414784 信義路四段307號(02)7063141
民生東路(02)7684039

台中 中山路83號(04)2264735 尚武路10號(04)2118017
台南 立人路3號(06)2214072 高雄 七賢二路181號(07)2821809
全省各大百貨公司及體育用品店均售 豐原肯尼士大飯店專櫃

新力牌
SONY®

採用原裝進口新特麗霓虹映像管，一台抵二台，多用五年

SONY 金牌20 傲視群機



KV-20F 系列 黑 紅 銀

全省統一特價 **23,800** 元
原價27,500元 (含稅不含安裝費)

原裝進口映像管、壽命特長、尺寸超大

電視機的生命在映像管，SONY 金牌-20獨家採用原裝進口新特麗霓虹映像管，平面直角螢幕，尺寸最實在，畫質歷久彌新，平均每台可多看五年以上，遠非一般採用廉價台製映像管的陽春機可比。

世界專利單槍技術，超高解像度，色彩之美有目共睹

榮獲艾美獎的單槍技術，使SONY 彩視具備了世界最高評價的彩色色質與超高解像度，單一大口徑電子透鏡與光纖維傳導系統，更使SONY 金牌-20的畫面無懈可擊，仔細比較之後，您會同意SONY 金牌-20的確不同。

SONY 金牌20 的優異功能，遙遙領先一般20吋彩視

NEW Trinitron 新特麗霓虹映像管 畫質歷久彌新	光纖維傳導系統 信號不損 安全不漏電	超高解像度 畫質細膩清晰	20吋螢幕，實實在在	DP 動態影像微調 微電腦控制 隨時保持影像清晰	R 17鍵多功能遙控 操控自如	耳機端子 享受節目 不干擾他人
AV AV端子，可外接電 腦與視聽娛樂系統	瞬間顯現 開機立可收視	平面直角螢幕 畫面不切失 不變形	DC 動態色彩微調 微電腦控制 隨時保持色彩完美	睡眠自動關機 按下開關一小時後 自動關機	(IX) 靜音裝置 一按立刻安靜無聲， 避免造成干擾	遮光護鏡 過濾電視強光 保護眼睛

新力股份有限公司

新力牌彩色電視機

分期、服務諮詢專線：
台北(02)5110668 桃竹苗(03)4512816
台中(04)3375821 高雄(07)2618108

黑鳥(SR-71)是全世界速度最快、性能最優的高空偵察機，即使在3倍音速時，拍攝的照片仍然鉅細無遺；同樣的優異性能，三菱獨創世界最快36倍速瞬間尋找、HQ高畫質回路及鑽石4磁頭，靜止畫面、慢動作、分格放影、順、逆向邊看邊找，完全無雜訊。

第1批100%銷售，感謝惠顧
第2批空運抵台！

36倍速
瞬間尋找



HQ高畫質·Hi-Fi高音質 HV-F10K



快又鮮明，榮獲歐美、日本電子業界最高評價——

三菱錄放影·完全無雜訊

HQ高畫質回路+鑽石4磁頭+36倍速瞬間尋找——
速度最快、畫質最美。

靜止畫面(STILL)——將連續動態中的畫面瞬間靜止下來，
無雜訊的靜止畫面，像照片一樣鉅細動人。

慢動作(SLOW)—— $\frac{1}{6}$ ~ $\frac{1}{30}$ 不同倍速隨心控制，無雜訊的慢
動作，使畫面更扣人心弦。

分格放影(FR ADV)——緊張刺激的戰爭、功夫、運動競技
等畫面，可一格一格仔細觀賞，看得比誰都清楚。

順、逆向邊看邊找(FF/REW)——三菱獨創世界最快36倍
速瞬間尋找(一般廠牌只有5倍速、10倍速)，比快最快，比優
最美，清晰無雜訊。

100%原裝進口

NEW



HV-D10K



HV-A10K

買三菱進口家電，請認明歌林經銷商、服務站

三菱 高品位 錄放影機

歌林公司總代理·保證售後服務 總公司電話：(02)3143151(代表號)
展示中心：台北3149973/新竹217648/台中2295072/嘉義2241098/台南2346566/高雄7224622

健康長壽十原則

少鹽多醅

少糖多菓

少煩多眠

少言多行

少衣多浴

少肉多菜

少食多嚼

少怒多笑

少慾多施

少車多步



請由此處下保存

大安工研食品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忠孝東路3段10巷1號

台北門市：忠孝東路三段24號(台北工專側門對面)



人性的科技·精緻的生活

KOLIN 歌林 MITSUBISHI

最特別的禮物， 送給您心目中最特別的人



每年的聖誕節，您都爲了想出一個特別的禮物送給您心目中最特別的親人和朋友，而絞盡腦汁……
今年，我們建議您以一年份的「人間」雜誌做爲您的禮品。因爲……

■訂閱「人間」送人，不只是聖誕節一天的禮物。

月復一月，您所愛重的人都會收到中國雜誌史上最優秀的雜誌「人間」；
每一個月，您的朋友都會收到一本傑出的「人間」而深深地紀念著您的深情隆誼。

■我們會爲您填送一張賀卡，告訴您所贈訂的親友，是誰送給他(她)這份文化和知性上最大的驚奇之禮。

■從75年12月到76年1月，我們只對「人間」爲聖誕節和元旦賀禮的讀者特別的優惠：1年訂閱1350元(不分學生或一般訂戶)
原訂閱價1480元，每本零售148元，特惠價每本只須花費112.5元。

您的另一個選擇，是水禾田的「非洲·人間」攝影集。

水禾田是第一個到非洲大地拍照的第一個中國人文攝影家。
全書132頁，彩色照片共59幀，全書充滿了人間之愛、和平與四海兄弟之情，盎然地洋溢在每一幀照片和每一段文字，是聖誕節和新年很有意義的禮贈品。
我們也會附帶爲您填一份精緻賀卡，告訴對方，是誰贈送了這份體貼的禮物。
水禾田的「非洲·人間」，贈禮用特價80元。(原訂價：150元)
※請利用本期第132頁所附贈訂閱/訂書卡。(只有憑卡直寄本社辦理，才有優待！)

人間雜誌社

劃撥帳號：1008791-0號
地址：台北市和平東路2段107巷11弄17-1號1F
電話：7027609·7056801·7006304

發行人/陳永善(陳映真)
編輯總顧問/高信疆(高上秦)

人間

15

編輯顧問/高信疆 詹宏志 蔣勳
林懷民 吳靜吉 黃春明
郭楓 尉天聰 王禎和
張照堂 阮義忠 蘇俊郎
關曉榮 吳嘉寶 林俊義
王鑫 徐國士 韓韓
馬以工 梁正居

文字編輯/許南村
圖片編輯/李文吉
企劃/企劃編輯組
攝影採訪/林柏樑 蔡明德 李文吉
廖嘉展 鍾俊陸 賴春標
文字採訪/官鴻志 李疾
特約採訪/陳列 陳斐雯
執行編輯/范振國
助理編輯/曾淑美
業務主任/曾伯堯
會計主任/吳文娜
廣告主任/陳映三

美術構成/蔡雅松
美術協力/凌鈺

讀者信箱

●關懷和問候

看完「致癌前後」，「死於惡病體質」兩篇報導，心中湧起一陣浪濤，格外悲切。

或許，在金碧輝煌的外表下，掩蓋著許多腐敗與罪惡；而掙扎不出這腐敗與罪惡的老實人，就成為最可憐的犧牲者。

雖然我無法提供實質上任何有效的幫助。但請「人間」能夠向邱信先生的遺族，與周楊霖先生家屬傳達一份溫暖與誠摯的關懷和問候，更希望大家能一齊關心他們。謝謝！

高雄 許明哲

編按：我們已將你這封美好的來信影印，轉寄邱家和周家。

●來函照登

主旨：茲就 貴刊七五年十一月號所刊「核能曝害追蹤」專輯，提出說明，請惠予披露澄清。

說明：

一、查 貴刊所載之「前核電特約工邱信」，曾任職於本公司核三施工處，在核三建廠時從事起重、堆吊材料之工作，因當時並非電廠運轉期間，工作場所自非輻射環境，亦無從接觸放射性物質；故邱君死亡顯與核能電廠運轉無關。

二、復查周楊霖君原為核三建廠時監工，電廠完成後雖曾支援部份工程工作，唯其工作仍屬監工性質，並未進入輻射管制區內工作，並由其歷史輻射劑量記錄均為零可資證明。

三、貴文中提及「近年來核能特約工癌症死亡者名單十二人」，查該十二人均係核三施

工處員工，其中有七人（含邱信君）始終未曾參與放射性工作，自無從接受額外輻射劑量；另五人所受之年平均劑量僅為八·五七八毫侖目，相當於年職業劑量法定限值（五千毫侖目）之百分之〇·一七，而個人最高累積劑量之鍾全德先生為七九·二毫侖目，也僅為年職業劑量法定限值的百分之一·六，故渠等死亡顯與輻射無關。

四、查人體致癌之原因甚多，自不宜以上述僅接受微小劑量或完全未接受輻射劑量之核能從業人員罹患癌症而推定與核能電廠有關聯。

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編按：周楊霖目前已經受到台電特案照拂。「人間」將在下期刊出我們的追蹤報告。

●感觸良深

看了貴刊十二月號「世界報導攝影名作選讀」：「中國1948—1949」專欄，心中感觸良多，感謝貴刊能讓我有一睹動亂時代的社會景象，每一想到自己的父親在這些照片拍攝時，也正在上海的某一角落，也曾目睹過一個社會的混亂與秩序瓦解，心中對於照片中的人物更有一分親切感。

關於大師布列松的介紹，曾提及作品——「邊變中的中國」、「北平的最後一瞥」與「上海失陷記」，不知台灣是否能買得到或找得到這些作品。煩請告知，則不勝感激。末並祝貴社社運日昌，能得到社會更廣泛的注意！

新竹 桑世慶

編按：台灣坊間恐怕沒有這些書。

●更溫和·更和諧

所選的「人間」合訂本已收到，只因課業繁忙，又最近選舉期間，所以一直無法回函答謝，我真是喜歡貴社引用詩經中的「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選舉投票就在今天，可是我們反而因故無法前往，不免遺憾。倒是一些小販，據說為了作生意，寧可放棄這神聖的一票。少數的人民不知道自己權利的可貴，可藉由選舉，選出「為民喉舌」的賢能者。

但從污瀆國旗、元首，至機場毆打警察……。這就是「民主」的真諦了嗎？

尤其因此影響外商投資下訂單的意願。不禁要問這少數人為什麼要來影響甚至左右我們的生活，是「民主」賦予他們如此無法無天的嗎？我是國家未來的執法官。目前則是中華民國的公民，——這項抉擇，正是因為我對自己的國家深有體認，願意奉獻自己一點微薄的力量。我的同學有所謂他們劃分的「臺灣人」「外省人」，可是我們卻不分軒輊、不分彼此，早已融合在一起。我們代表國家，「他們」代表什麼呢？「他們」有不少是高級知識分子，是被他們辱罵的國家心血培養的「人才」。他們知道，民主並不是無盡的散漫，他們也知道，自由並不是隨心所欲的權利。但是，「他們」看準了民衆的善良、天真，及政府顧全大局的寬忍。所以「他們」除了惡意的批評謾罵，沒有建設性的政見。

希望貴社能從各種角度（包括民衆及「民進黨」）的報導，把事實呈現出來，喚起沈默的人羣。則選舉不僅是在今天告一段落，而是因貴社發揮公正的道德良知，使我們國家的民主以更溫和更和諧的方式邁進！

台北 一個警校生

編輯室報告

1986年末，執政黨把「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列為大政方針。9月28日，台灣戰後第一個在野政黨，以「民主進步黨」為名；以完整的中央人事編組，帶著自己的黨旗，登上了台灣戰後史的舞台。12月6日，在台灣戰後第一個「執政黨對在野黨」的選戰中，民進黨在沒有突破30%得票率的形勢下，獲致有意義的勝利。

陳忠信的「30年漫漫組黨路」（第10頁），追溯了與30年來台灣政治經濟變遷相應的新黨運動，析論民進黨登場的社會的、歷史的意義，並且指出它在性格上「前瞻性」與「限制性」的雙重構造。

去年12月2日中正機場的警憲暴力事件，和12月1日以後，國民黨報紙、電視台在競選期間密集的偏袒性報導，顯示出「解除戒嚴、開放黨禁」的大政方針，還沒有對黨、政、軍機器進行徹底的教育、說明和討論，產生國民黨中央的重大政治改革決策，與實際執行之間的、奇異而嚴重的矛盾。

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去年12月3日，自立晚報以獨立、持平的態度，全版刊登了12月2日機場警憲暴力事件，使新聞審檢單位震驚；使台灣其他大小報紙和電視台，曝露了它們長期喪盡報信和報格的本質；決定性地扳回了民進黨的票源；引發了年輕的新聞工作人員深刻的反省，以及對既有新聞體制的批判，也迅速提高了民衆對真實、公正新聞資訊的渴望。自立晚報和它的總編輯顧文門，因此進入了中國新聞自由史中。「石破天驚」（第30頁）是「人間」對這位溫和、篤實、穩健，對於進步、改革、民主和自由，抱持一貫的、不可思議的堅定信念的報人顧文門，做了獨家、深入的訪問，介紹了這位壯年報人的成長、工作、信念和風格。

大眾傳播的獨佔，緣於它巨額的資本。但隨著電子錄影機（ENG）和錄放影機逐漸普及，使民衆初步掌握了對抗大眾傳播、建設民衆自己的傳播的可能性。在兩年前，開始運用ENG傳播的台灣民主運動，在今年12月初，以自己的現場記錄，向國民黨系的獨佔性傳播挑戰，對鞏固民進黨的選票，有十分重大的貢獻。我們特別訪問了獨立的錄影工作坊的負責人王智章，報告了這位撼動台灣龐大電視新聞獨佔性帝國的，31歲花蓮青年的工作與生活（「當人民要掌握自己的媒體…」，第46頁）。我們也訪問了李金銓、王杏慶、胡晴羽、陳國祥、楊憲宏、等優秀的新聞工作者和傳播學者，對長年來大眾媒體的獨佔性與體制附從性，以及表現在去年12月大選時「小眾媒體」對大眾媒體的叛變，提出深刻的分析、反省與批判（「媒體的反叛」，第56頁）。

在社會報告方面，這期的「人間」繼續報告了工業



化下台灣農村的困境。去年8月底的韋恩颱風，使雲林海口各鄉，遭受到極為沈重的打擊。養殖業因風災破產；土地嚴重鹽鹼而死亡；長期抽地下水養殖造成地層下陷，使土地水洗發生困難……在缺少全局性農業政策的情況下，台西沿海的農村，正面臨著無計可施的貧困與破產的命運（「劫後的口湖鄉」，第94頁）

本期共計32頁彩色報告的內容，有一篇是四川九寨溝的旅行記，側重報告大陸著名觀光地九寨溝藏族人民的貧困，和漢藏隔閡造成的隱憂（「四川九寨溝去來」，第78頁）。賴春標介紹了亞熱帶台灣高山雪區中，銀雕玉琢，冰寂寒曠的高山雪國之美（「高山之雪：亞熱帶台灣的雪境」，第16頁）。

侯孝賢是受到海內外影評矚目的台灣年輕導演。他的新片「戀戀風塵」，引起台灣影評界的關注。「侯孝賢的選擇」（第118頁）報告了侯孝賢創作思考上的選擇歷程，和新片「戀戀風塵」在精神和物質上的成形經過。「我們是這麼看侯孝賢的」（第128頁），是台北年輕的影評人和文化人，對侯孝賢新片「戀戀風塵」的述懷和評價。

從本期開始，阮義忠將連續3期，發表他的連作：「人與土地」（第106頁），虔誠地記錄了他對人與土地的叛悖與和解，並從而取得新生的13年來的歷程。

在本期「人間」出刊之時，1986年已經落幕。面對台灣的歷史和社會轉變期之發足而展開的，新的1967年，翻開了她第一張日曆。以現代化的反省，秉持傳播文化的人間性、理想與關懷為宗旨，在艱難工作中不肯稍降風格以妥協於市場的「人間」雜誌，在這新的一年中，將更加努力工作。您的訂閱、推介、指導與批評，是對「人間」這條道路的最大、最直接、最有效的支持。

「人間」的全體同人，祝您聖誕快樂，新年大禧！



人間

15

中華民國
76年1月1日

封面解說：
顧文門，1945
年生於高雄左
營，現任自立
晚報總編輯。
他秉持平實、
堅定的自由主
義和進步主義
，以及他對民
主、自由改良
的信念，以獨
立、公正的立
場，揭露去年
12月2日機場
警察暴力的消
息，而進入中
國新聞自由史
冊。

攝影■李文吉

10

〈人間歷史〉

攝影■蔡明德 撰文■陳忠信

30年漫漫組黨路

在「自由中國」雜誌的新黨運動、
「美麗島」雜誌影子新黨的
積累上登場的民進黨，
顯現她前瞻與保守的雙重構造……

進步黨第一次全國黨員代表



16

〈啊！美麗的台灣！〉

攝影 / 撰文■賴春標

高山之雪： 亞熱帶 台灣的雪境

即使老死台灣的人，也很少人知道，
在台灣高山雪帶中，
有銀雕玉鑿的雪國之美……

30

人間〈封面故事〉

攝影■李文吉 撰文■陳映真

石破天驚

去年12月3日，自立晚報第2版獨立、
勇敢地揭露了中正機場警憲暴力事件，
進入中國新聞自由史。
獨家訪問自立晚報總編輯顧文門，
深入他的成長、生活、工作、信念與風格

46

〈人間媒體〉之1

攝影■蔡明德 撰文■官鴻志

當人民要掌握 他們的媒體

56

〈人間媒體〉之2

被訪問人■李金銓 / 王杏慶 /
胡晴羽 / 陳國祥 / 楊憲宏
訪問 / 記錄■王菲林 / 杜繼平

媒體的反叛

長年來台灣大眾媒體的獨佔性
與體制附從，
集中爆發為黨外「小眾媒體」的反叛。
台灣新聞人的苦悶、
憂悒、反省與批判……

68

〈人間采風〉

攝影■林柏樑 撰文■繆寄虎

歐洲印象

面臨生活與文明品質之廢頹的歐洲
一個豐盛的視覺與思考的旅程……



78

〈人間山河〉

攝影■馬潤斯 撰文■趙敏珞

四川 九寨溝去來

九寨溝，大陸的重點觀光地，
貓熊的產地，
却悶悒著藏族人民的貧困與
漢藏人民間不祥的隔閡與憂悒……

94

〈人間社會報告〉

攝影 / 撰文■廖嘉展

「劫後的口湖鄉」

去年8月21日，
強烈颱風掃過雲林縣的口湖鄉
造成總計6億台幣的嚴重損失。
醃過的土地等待水洗，
堤岸、灌溉的工程等待施工，
地層下陷的問題等待全面的解決，
而口湖鄉的農民
正面對著無計可施的貧困……

106

阮義忠〈人與土地〉之一

攝影 / 撰文■阮義忠

人與土地

背叛過自己的身份階級，
卑視過童年艱苦的生活，
攝影使他重新和人與土地和解……

118

〈人間電影〉

攝影■侯聰慧 撰文■朱天文

侯孝賢的 選擇

侯孝賢的新片「戀戀風塵」
在精神與物質上的成形過程……

128

〈人間座談〉

出席■王菲林 / 王墨林 /
許國賢 / 焦雄屏 /
齊隆壬 / 黃建業 /
李尚仁 / 廖仁義 /
侯孝賢 / 張大春 /
吳正桓 / 陳映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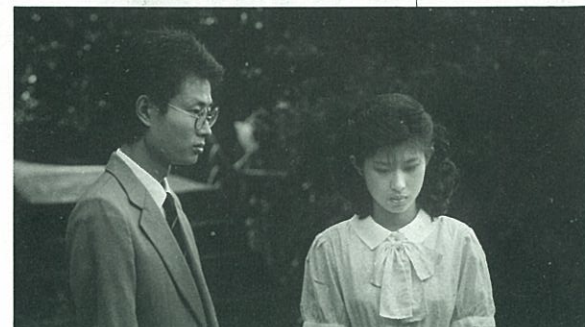
攝影■蔡明德 記錄■王菲林 /
曾淑美

我們是這麼看 侯孝賢的

從60年代的鄉愁，成長的記憶，
本土的符號，原鄉的失落……
到思想與意義的不在……



出版者 / 人間雜誌社
登記證 / 局版臺誌字第 4880 號
社址 / 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 107 巷
11 弄 17 之 1 號
電話 / (02) 702-7609 · 705-6801
700-6304 · 704-0061



(劉振祥攝)

印刷所 / 沈氏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 / 雨辰書報社
電話：(02) 3811897
裝訂廠 / 嘉明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零售 / 新台幣148元
長期訂閱 / 全年新台幣1480元
半年新台幣 750元
歐美全年：新台幣2872元(空運)
新台幣1900元(海運)
亞洲全年：新台幣2644元(空運)
新台幣1900元(海運)
港澳全年：新台幣2404元(空運)
新台幣1696元(海運)
75年9月1日起國際函件郵資調整
中華郵政北字第1726號執照
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
郵政劃撥帳號 / 1008791-0號
國內掛號投遞(每期另加郵費10元)

30年 漫漫組黨路

積累了「自由中國」的新黨運動，
和「美麗島」的影子新黨，
終於在去年9月28日倉促成軍的民進黨
對於台灣的依賴下的發展，以及
對於工人階級在經濟政治上期望的升高，
新黨的綱領，正面臨着歷史嚴肅的審查……



1986年9月28日，民進黨在執政黨「不取締也不承認」的政策下誕生，成為台灣戰後史上第一個反對黨。

攝影■蔡明德 撰文■陳忠信

去年12月6日，台灣地區順利完成一項增額國大代表和立法委員的選舉。選舉結果於六日深夜揭曉，計由公民投票選出84位國大代表及73位立法委員。新成立的民主進步黨所推荐的候選人，有11人當選國大代表，12人當選立法委員，在國會獲得空前未有的席次，顯示民主進步黨在這次選舉中初步獲得選民的肯定。

從得票率來看，執政的國民黨，以略低於七成微幅小挫，而民進黨則上升不少。民進黨前身的「黨外後援會」所推荐的立委候選人，在1980年總得票率是13.9%，在1983年是16.8%，而去年地方選舉時，黨外後援會所推荐之候選人的總得票率是15%；此次選舉則升至22.17%，若不計職業團體部份，更達到24.78%，而國大代表部份的總得票率也達到18.9%。如果分選區來看，民進黨在立委部份的得票率台北市是31.3%，高雄市是37.9%，第1選區是27.6%，第2選區是28.4%，第3選區是18.9%，第4選區是12.6%，第5選區是29.2%，第6選區無人參選。以上均遠高於歷年的得票率。其次，在第1、2、3、4、高雄市等五個選區，民進黨候選人都以最高票當選，而且有兩位領先次高票達六萬票上下，另兩位也領先達三萬票上下，北市的康寧祥雖以14000多票屈居國民黨籍的趙少康之下，但仍領先第3高票的紀政近5萬票。

以上的選舉結果很出乎一些觀察家的預料之外。儘管執政黨已經承

諾要進行政治改革，解除戒嚴，並開放黨禁，而且今年景氣復甦，全年經濟成長可達二位數字，為近八年來最高，且每季穩定上升，經濟前景看好，在這種有利於執政黨的大環境下，執政黨的得票率不升反降，民進黨的得票率不因傳播媒體就中正機場事件進行集體圍剿而降低，反而大幅上升。這一方面說明了民眾以選票表達了他們對大眾傳播媒體扭曲報導之無言抗議，一方面也說明了民主進步黨的成立，有一定程度的社會基礎，也獲得民眾一定程度的支持。

民主進步黨的成立是30年來台灣在野反對力量一再犧牲、奮鬥的初步結果，也是台灣政治、社會邁向健全發展的一個新的起點。

1949年以後，撤守台灣的國民黨成為台灣政治、經濟、社會的主導支配力量，在動員戡亂的非常法制之下，許多政治活動無法正常進行，政治結社即是其中之一。但是基於各種現實和理想的原因，從1950年代中期以後，一個由各在野反對力量聯合推動的「新黨運動」，在當時如冰河般的政治環境中蠢蠢欲動，試圖突破所謂的黨禁，組織一個新的反對黨，以期建立正常運作的民主政治。

1957年，國民黨在台灣以國家資本主義體制為基盤的軍事的，威權主義的統治體制大體已經確立。此時，「自由中國」雜誌推出一系列15篇的社論，總題為「今日的問題」，檢討了這統治體制下的各種

重大政治、經濟、社會問題，而以「反對黨問題」做為總結，認為這是「解決一切問題關鍵之所在」。不久，胡適之從美國回來，在「自由中國」雜誌社宴會席上發表演說，主張教育界、青年、知識分子出來組織一個不希望取得政權的「在野黨」。胡適之的提議刊布後，「自由中國」雜誌馬上發表社論「積極展開新黨運動」響應。其後，在1960年的第四屆地方選舉過後，雷震等「自由中國」雜誌的成員、部份民青兩黨人士及無黨無派的地方政治人物，召開地方選舉檢討會，決定組織「選舉改進座談會」，並發表聲明，「決定先由台灣地方自治的改革著手，進而促成政治的全面革新」，接著進行籌組「中國民主黨」。此時，阻礙和干擾紛至沓來，新黨發言人雷震、李萬居、高玉樹三人在1960年9月1日出刊的「自由中國」雜誌（這是該雜誌最後一次出刊）上發表緊張聲明，宣布新黨預定在9月底以前宣告成立，同期「自由中國」以社論「大江東流擋不住！」聲援新黨。

1960年9月4日上午，雷震在木柵寓所以涉嫌叛亂被警總逮捕，後來判刑十年。「自由中國」雜誌因此「有疾而終」。由於當時反對力量的社會經濟基礎尚未鞏固，因此，在權力當局的高壓下，新黨運動在現實中澈底地失敗而空留紙上聲！山不轉路轉。60年代以後的台灣，經濟發展從內向發展的進口替代，轉變為向外開放的加工出口，逐漸



建立仍然以國家資本為主導的依賴經濟體制。這種以快速出口來帶動高成長的依賴發展，一方面使土地改革以後主要社會基礎的小自耕農，在「擠壓」的農業政策下不斷流向都市與城郊，成為勞工階級，一方面也使得都市出現了介於大財閥與廣大小自耕農和勞工之間的都市新興中產階級。

這些新興的都市中產階級，從對依屬之中心國的出口，以及與出口有關的財貨勞務生產之類的經濟活動中，獲取資本來源或利益，而相當程度地被整合到全世界經濟體系的分工秩序中，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來自中心國的各種價值觀與意識型態，這使他們構成一股相對於龐大無效率之統治體制的變革力量。在1970年代中期，由於內外情勢所形成的政治、經濟、社會條件，這般變革力量，開始發生作用，強烈地要求改革。其中一部份開始與草根的既有反對力量合流，因而使後者開始突破舊有格局，在動盪的內外情勢衝擊下，相互激盪，而形成「台灣政論」以來的黨外民主運動。

其後，經歷1977年地方選舉的勝利，1978年增額中央民意代表改選時，黨外嘗試組織聯合巡迴助選團，各候選人並發表12項共同政見，造成空前未有的氣勢。這種氣勢，並未因該次選舉的中途叫停而稍戢。1979年8月底，網羅了全各地黨外人士的「美麗島」雜誌創刊，並在各縣市成立服務處，而出現「影

民進黨成立了。但是
台灣在野反對力量是否促進台灣
邁向一個真正民主、多元的社會？
有待未來的歷史去解答。



子政黨」的態勢。是年年底，「高雄事件」發生，美麗島雜誌社所有重要成員被投獄，為歷時4.5年來黨外民主運動邁向組黨的發展情勢，暫時譜下休止符。

受到這次事件的衝擊，當新生的黨外反對力量在劫後的灰燼中迅速重整起來以後，一些黨外人士意識到必須開始從事組黨的準備。因此，除了延續了過去的方式，試圖把原來散在各地具有派系性格的黨外力量整合起來，並賦予新興中產階級的變革力量代言人的角色之外，一些具法政知識背景的黨外人士，更開始從事組織架構、政策分析、政黨綱領的討論，並公開鼓吹組黨。

1986年以來，由於海內外一連串複雜微妙而變化莫測的政治互動，使得黨外組黨的步調和理論，邁向一個新的階段。去年2月間，在美國流亡的前桃園縣長許信良等人宣布，將在海外組黨，然後「遷黨回台」，並在去年5月1日成立「台灣民主黨建黨委員會」，準備在年底選舉前完成建黨、遷黨回台。五月三日，國民黨蔣主席指示「應本著誠心誠意的態度，與社會各方面人士進行意見溝通，以促進政治和諧與民眾福祉。」10日，黨內外進行第一次溝通，雙方同意對憲法的實施具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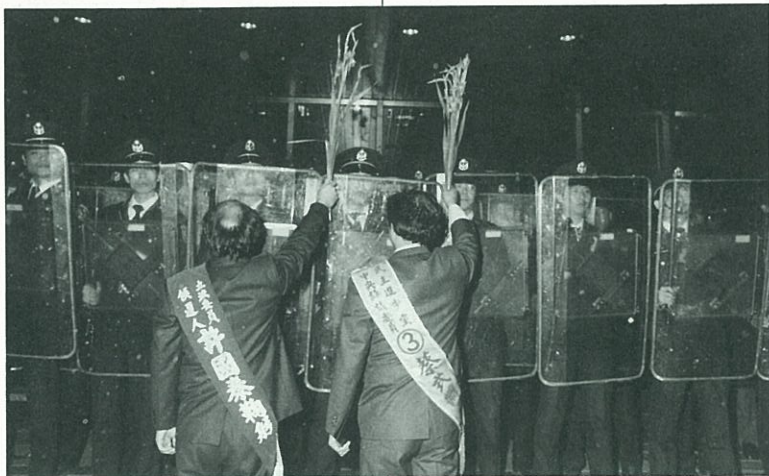
新黨的基本綱領，對於在社會結構中有著重要地位的勞工階級所面臨的種種問題，並不是從社會經濟結構的角度來處理的。

共識，雙方也同意公政會及分會的設立。此舉分別受到黨內外雙方內部的壓力，雙方一連串的政治動作，對島內黨內外雙方都產生很大壓力。於是去年7月初黨外有「建黨十人小組」的籌組，進行研究組黨事宜，並在稍後進行各種「組黨說明會」的群眾活動；而國民黨則一方面成立12人小組研議解嚴、開放組黨等政治革新議題，一方面舉行大規模的鎮暴演習。9月，台北市議員林正杰因議會中的言論被以誹謗罪判刑，毅然放棄上訴，並與首都公政會同仁發動長達12天的全台灣街頭抗議活動，震動全島。這一連串的衝擊，使許多黨外人士意識到必須調整步伐，優先考慮組黨問題。9月28日，「1986年黨外選舉全國後援會」在圓山飯店集會，決定逕行正式組織「民主進步黨」。

當黨外人士宣布組黨之後，國民黨方面先是由高階層人士發表恫嚇性談話，繼則在10月15日的中常會正式決定處理方針，即黨禁可開，但必須在「非常時期人民團體組織

法」修訂公布之後，而且新黨必須「符合遵守憲法、反共、與台獨劃清界限，不得再從事群眾運動等四條件」。但黨外人士仍按原訂計畫，於11月10日假台北環亞飯店召開第一屆黨員代表大會，通過黨章、黨綱，並選出中央執行委員與中央評議委員，晚間，並在金華國中舉辦「新黨之夜」群眾集會，向群眾宣告新黨的誕生。儘管國民黨事先一再表示黨外人民若逕行組黨將「依法處理」，但在一些微妙關係下，民主進步黨在國民黨聲稱該黨「尚屬籌備階段」的「不取締不承認」政策下，實質誕生了！

民主進步黨的成立標誌著台灣在野反對力量30年漫漫組黨路的新里程碑，意味著戰後台灣政治、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邁向一個真正民主、多元社會的門已經開了。



民進黨中央評議委員蔡式淵，打著「在街頭前進的博士」的旗號，到國泰航空公司門口抗議，引發了調查局調查員陶秀洪事件。

但是，這扇已經開了的門，究竟能開多大，則有待未來的發展變化來解答，這包括了3、40年來台灣最主要之壟斷支配力量的國民黨，在多大程度上能順應社會發展的大潮流，變化體質，從具有軍事的、父權的威權主義性格的「革命民主政黨」，蛻化成一般的民主政黨；包括新黨在多大程度上能克服黨外民主運動發展過程所形成之山頭派系性格，及新興都市中產階級前



性／限制性的兩重性格，進一步擴大自己的社會基礎，在不斷的政策分析、研究中，提出更具前瞻性的、直接面對台灣2、30年來「依賴的現代化發展」（這是黨外民主運動發展的基盤之一）所產生之種種複雜問題的政黨綱領。

儘管目前新黨在實質上仍有很強之山頭派系聯合的意味，但從新黨的黨綱來看，新黨在形式上是一個有明確政治主張的綱領政黨，而且是一個以全民利益整合為號召的政黨。這使得新黨在未來的發展中，必須不斷面臨黨的綱領、紀律和山頭派系利益之間有矛盾出現時如何解決的問題。

其次，新黨是負載著許許多多民眾對國民黨的不滿及對未來社會發展之希望而誕生的。新黨在未來的發展中，是否能持續成為這希望的寄託所在，那就要看新黨是否能突破自我限制而從結構性的角度提出更具前瞻性的綱領來號召社會。舉個例子，就當前的政治現實而言，新黨的基本綱領，在「民主自由的法治秩序」一目的主張，是深具前瞻性的，這尤以抵抗權的提出為然。但是，在社會經濟方面的主張則顯出其限制性，大體上充滿著遷就現況的意味，對台灣社會經濟在當前世界經濟體系中的依賴處境，幾乎沒有任何反省，而就社會結構中重

要地位的勞工階級所面臨的種種問題，基本上是從社會福利政策的角度來處理的，而不是從社會經濟結構的角度來處理的。換言之，新黨的基本綱領，充分反映其體質中所具之前瞻性／限制性的兩重性格。在台灣過去之依賴的現代化發展所產生之社會、經濟乃至生態環境等問題不斷暴露出來時，這種本質上有所限制性的基本綱領，是否能有效面對這些研究，是很值得反省的。

當然，在艱困的組黨過程中，新黨黨綱的不完備，毋寧是必然的。所幸，正如新黨黨綱起草人之一的尤清博士所指出的，「西德主要政黨早期的綱領都很粗糙，而基督教民

對於台灣社會經濟在當前世界經濟體系中的依賴處境所造成的環境污染等問題，民進黨的基本黨綱中幾乎沒有任何反省。圖示鹿港反杜邦運動的老百姓，在去年12月13日到台北總統府前陳情抗議。

主聯盟基本綱領制作過程提示我們，如果要制作完美的基本綱領，需要動員很多理論與實務專家，經過很久時間的研究，我們期望著走過漫漫組黨路的新黨，在不久的將來能從對台灣的社會、經濟現實處境的研究、分析中，提供更完美、更具前瞻性的基本綱領，獻給這個期望她的社會！

〈啊，美麗的台灣！〉

高山之雪： 亞熱帶 台灣的雪境

即使老死在台灣的人
也少有人知道
以亞熱帶風土之美著稱的台灣
在她的高山雪帶
有一片銀雕玉削，千里冰封的雪峰和冰原……

「四季如春」，這是來自四季分明的大陸性氣候住久的人對台灣的印象。但即使長住在台灣的人，也很少人知道在台灣的高山地區裡，自有奇特壯麗的「冰雪世界」。

每年當東北季風吹起，酷冷的寒流來襲時，瑞雪就像潔白的棉絮般開始全面灑落在整個台灣山脈與雪山山脈上了。

台灣多山，山高谷深，景色壯偉俊奇，真是自然天成。在台灣的高山地區，雄偉的山岳、澄藍而寧靜的高山湖泊，奇異的圈谷、巨大的冰斗，險峻的斷稜、幽深的峽谷，

以至由無數參天巨檜聚成的原始森林，構成了我們台灣高山豐富而獨特的面貌。而每年冬季，這高山地帶，當千里雪封也給我們的山岳帶來無比的驚嘆！更為它塑造成另一種奇異的景象！

台灣的高山立刻變裝易貌，顯出另一種磅礴傲岸，銀峰玉稜的境界。這是許多長居台灣的人們所不曾想像的吧。

台灣的中央山脈，南由北大武山（3090公尺）經關山（3666公尺）、雲峰（3562公尺），越中央山脈最高峰秀姑巒山（3860公尺）到奇萊



冰晶瀑布：

台灣的溪河，大都源流於3000公尺以上的台灣高山溪谷區。在高山溪谷的最上源流，大都處於陰冷幽暗地形，沒有陽光的照射，又長時間經零下低溫的冷凍，以致流水與瀑

布，就慢慢的凝結成玲瓏剔透，發散著銀光玉輝的冰晶、冰柱與冰瀑等各種奇特景觀。這是玉山國家公園的中央金礦冰晶瀑布。

撰文 / 攝影 ■ 賴春標



十二月的瑞雪：

12月是台灣高山地帶剛開始下雪的時期。當每年第一道瑞雪開始在台灣高山地區飄落，總是那麼柔細而富有詩意，不緩不急地下著。初雪逐漸叫台灣高山地區的山頭敷上霜白。那一層薄薄的雪，在陽光的照射下，昇華的雪氣幻化成極為美嫵的雲彩。在微風的吹送下，雲嵐不停地移動，不斷地起著變化。這時愷愷的白雪和七彩的雲氣，襯著深藍的天空，高山台灣12月的瑞雪是那樣的細膩而柔美啊。

山（3605公尺）西轉合歡山（3416公尺），以至最北的南湖大山區（3740公尺）全長近300公里。加上雪山山脈與玉山山塊，其間超越3000公尺的高峰，就有240餘座。這些山峰在高山瑞雪的覆蓋下，平時青山翠嶺的面貌，一到冬季，全換上了一層雪白晶亮的外衣。

零下嚴寒的氣溫與充足的強氣，是下雪的主因。以氣溫計算，平均每上升三百公尺，溫度就降1.7度。而一座3000公尺的高山，山下到山上，溫度要下降15度以上。所以當平地的氣溫是10度時，3000公尺的高山上就有雪況。如遇寒流來時，那台灣3000公尺以上的山峰，一定大雪紛飛了。

在台灣，每年元旦前後，雪就伴著強烈的冷流飄落台灣的高山區，而當第一片雪花開始飄落時，整個台灣高山，也開始變化。山禽飛走了；山上野生避寒了；青翠的冷杉林成了一片晶瑩的冰樹，銀林，而那廣闊的箭竹原則成了一片銀白的雪原。那雄奇的山岳更變成了冷峻的冰峰。到了春節期間，是大陸寒流侵襲台灣最烈的時候。



這時候，整座台灣高山諸脈，也全為深厚的冰雪所封凍。台灣高山隆冬景象，至此時最為特出。到了三月寒流漸上，整個台灣高山地區，也才逐漸從冬天的封凍中甦醒過來。

石門雪原：

在高山積雪的下面，是高山的小箭竹叢。箭竹的聚生，往往成片相連，而形成高山寒原。而這種地形，也就是冬季高山最易積雪的地區，因為坡度和緩，積雪深厚平均，以致形成了台灣高山著名的雪原景觀。

雪原地形小者有數百公尺長，大者可達數公里之遙。在台灣的大小霸山區，南湖山區以至最平坦廣闊的能高安東軍寒原區，當寒流渡海而來會變成壯麗的大雪原。而合歡的石門山雪原，正是大自然在台灣島上傑出的創作之一。

冷杉雪林：

冷杉長在台灣海拔最高的針葉喬木帶。平均分佈在3000~3500公尺的高山上，3000公尺是台灣高山雪線的界限點，因之冷杉林是台灣所有高山林木受雪封最烈的地區。隆冬裡的高山大雪，可把每一杉木冰凍成各種珍奇的形狀，甚至使整個冷杉林凍成一片蕭瑟的雪林。冷杉樹幹筆直，樹高可達50公尺，樹林聚集，成長相當整齊，是台灣高山地區林相最美的森林。在玉山、雪山以至南湖山區，都有大片純林，在高山的寒冬中，傲傲有姿，形成一片玉樹銀林的壯奇美麗。



高山杜鵑：

台灣高山四季分明，除高大喬木外，矮盤灌木叢和高山草本植物，大都延續著自然季節的生態循環，遇春夏則枝葉茂盛，逢秋冬則葉落雪封，平時在森林界限點以上活躍成長的香葉草、地衣、佛甲草和籜簕等草本植物，在高山冬季盡為大雪覆蓋，能見的僅有小檗、香青與艱忍的高山杜鵑等灌叢植物，展現她驚人的生命力，和惡劣的環境相抗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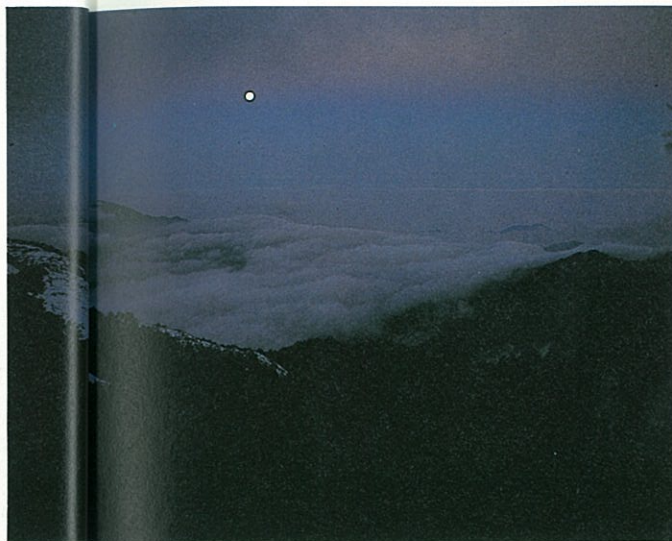


照片中的杜鵑，已經完全為透明的冰殼所封凍，然而因為它對自然環境的適應，長期以來，在杜鵑的綠葉上，長出一層厚的絨膜，以抗拒高山的雪寒。這高山杜鵑就靠著厚厚的葉膜與強硬的枝幹，渡過漫長而寒冷的冬天。當春天再度來臨，冰雪溶化，這高山杜鵑仍又開始枝葉翠綠的生長下去。

雪山：

標高3884公尺，台灣第二高峰的雪山，位於梨山西北方20公里處，是一個獨立地形的山脈。脈分五線，有雪山東峰脈、志佳陽山脈、大劍山脈、大雪山脈與聖稜線山脈等，各山脈呈開濶放射分佈，南至大甲溪止，往北則一直伸展到瑞芳、三貂角，都屬於雪山山脈的範圍。雪山之巔，是個巨大的冰斗地。她的北面與西面，都有個顯著的冰河遺跡。而冰斗南壁，更是台灣唯一的冰壁景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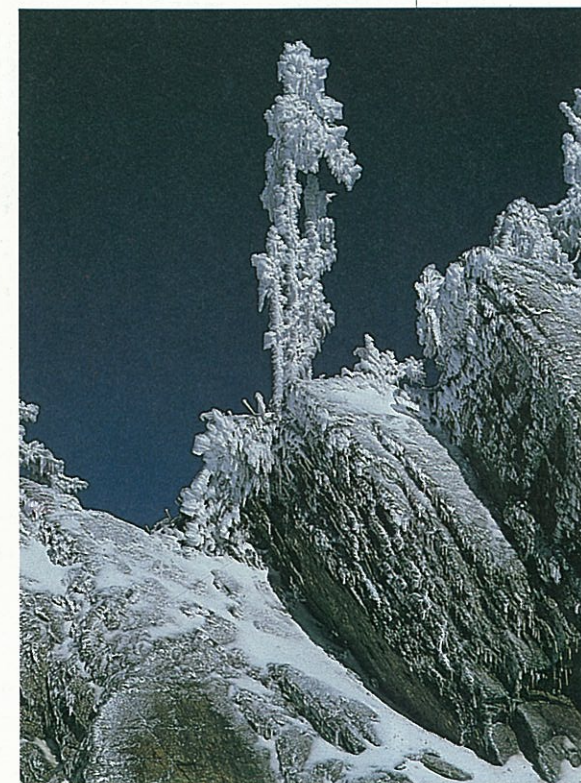
雪山是台灣下雪最多的山區之一。雪期可長達四個月以上。每當雪山上大雪紛飛的日子，在梨山這邊眺望那橫阻西北天際的雪脈時，那冰峰高聳的山稜，即是這壯美寒俊的雪山。



雪夜孤月：

大霸尖山有個奇峻的雪峰，和美麗的伊澤雪原。深夜兩點鐘，由九九山莊出發，尋訪大霸的雪踪時，到了伊澤，驀然看見一輪明月，高掛西空中。

凌晨4點的天空，在雪光的輝映中，顯得無比皎潔明亮，微藍的天，雪白的雲，伴著潔白的月亮，深邃的台灣高山中的雪夜孤月，是那麼自然寧靜而純淨……。



冰樹：

空氣中的濕氣或陰天中的霧滴，在高山冰冷的強風吹襲下，霧滴或水氣打在地物、岩石或植物上而形成的冰殼物，就叫做「霧凇」。

霧凇不是雪，看起來却比雪更奇特，更亮麗。在台灣高山的高崖上或風口處，常能見到霧凇的奇觀。照片中的杉木，在晶瑩霧凇的包裹下，通體雪白。古人以「玉樹銀花」形容冰封中的植物，在台灣，就要到高山雪封的地方，才能體會了。



玉山的一天：

居台灣和整個東亞最高峰，標高3952公尺的玉山，是一個獨立山塊。它是由11座主要山峰所組成的山群。其中又以玉山的東、西、南、北峰拱擁著玉山主峰，氣勢最為雄奇。它的壯偉雄拔，在台灣其他山岳中，最為獨到。

玉山群峰大部份由黑色裸岩構成。山勢高聳、斷崖處處；氣勢磅礴而凜然有威。它的冰峰雪色，也是台灣山岳中著名的奇景之一。

玉山緯度偏南。但它地勢高，又處於西南氣流與太平洋高壓的交會處，因此一到隆冬，經常是大雪奔飛。然而由於峰勢陡峭，危崖處處，以致每年雪期一到，玉山幾被大雪所封，與外界隔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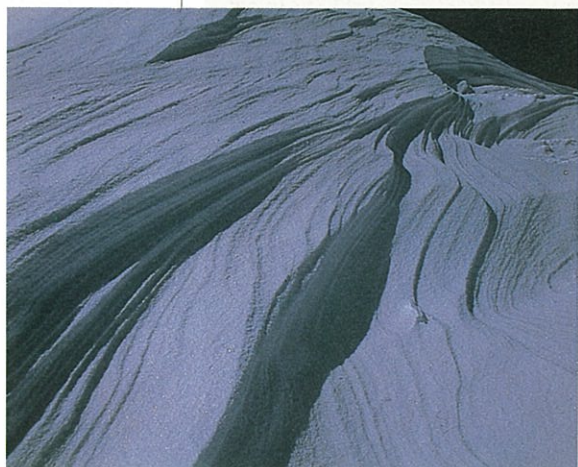
大雪之後的玉山，遠眺之中，但見早晚間有萬千變幻。玉山的一天由微紅轉成雪白，再變為成金黃，晶瑩沈凝，一如上玉，才知道此山取名的由來。玉山偏離中央山脈至脊約有十餘公里，隔著八通關與秀姑巒峰遙遙相對。目前玉山群峰已經被列入國家公園主要景觀區，受國家長久的保護。



奇萊連峰：

奇萊位於合歡山區的東側，是台灣中央山脈雪區地形的代表。中央山脈呈狹長分佈，山脈嶺毗連峰，氣勢雄偉。但其獨立山峰，則較不足觀。

奇萊連峰南北達十數公里，是台灣中央山脈中積雪最多、雪期最長、雪脈最壯麗的一段。而合歡山是觀賞奇萊雪峰最理想的地點。這是卡樓羅到奇萊南峰的一段，陰霾沈厚的積雲籠罩整個山稜，這正是山雪欲來前的奇萊山景。



風吹雪：

在墾丁有個風吹沙的特殊地形。而在我們台灣的高山雪地，也有許多風吹雪的奇異景觀。

在台灣高山地帶的風口高崖處，深厚的積雪，在強風不斷吹襲下，乾冷的雪粒隨著強風四處飄散。當天晴風止時，留下這高山上的山風在雪面上吹過的，奇妙的吹痕。



合歡山的電桿：

合歡山上的電桿，在冰雪的凝聚下，就像矗立於荒曠的高山天空中的十字架。

在急速的、貪婪的工業化中，一直只讓人不斷的需索與開支，却得不到應有的保護、保育和管理。在不知屢足的開發中逐漸破壞和崩潰，這就是台灣高山大自然宿命中的十字架嗎？

在我們的台灣高山上，每年冬季都會有一條銀白色的巨龍出現。這雪白和銀龍，彎彎曲曲地盤繞在台灣中央山脈上，由北到南，長達幾百公里。在這條巨龍的身上冰峰伴著雪原忽起忽落連接不斷，晶瑩光耀令人嘆誦。

這奇特壯麗的冰型的山河啊，就這樣打動了多少年少的心，震撼了多少期盼的嚮往。每年冬天，越來越多的人們要進入那台灣高山雪封

冰鎖的世界，直接迎見亞熱帶台灣的高山的雪國之美。

台灣的高山雪區狹長而遼闊，其中有許多奇峰峻嶺，但絕大多數的雪地，多處於險絕的山區，一般人沒有良好的雪地裝備和經驗，是難以親近的。做一詳細說明似不可能，但我還是選出其中具代表性之重要地理地形景觀與雪地植物，伴以文字做較深入的敘述。

隨著台灣經濟的成長，享受閒暇的風氣漸開，每年有不少的人迢迢到寒冷的外國去賞雪，卻長期不知道台灣高山區雪景的壯曠皚皚，銀雕玉削，嘆為天境。

但台灣高山的雪區，幾十年來，一直沒有正確而適宜的開發。交通、道路、住宿、衛生和安全，一仍30年前的故舊。要什麼時候，台灣的納稅人才能享有自由、方便、安全地到台灣高山雪區去一賞自己的雪國的利益呢？

歡迎您來參與「人間」的所信、所望、所愛……

像「人間」這樣一本雜誌，特別需要您的訂閱。因為您的訂閱，將會使「人間」有充足的經費，支持更多充滿理想和愛心的、年輕的報告攝影家和記者，到台灣更遠、更偏僻的現場，做更深入而動人的調查與報告；使「人間」能拍出更動人的照片；使「人間」有能力維持高度的印刷水

平，並且讓「人間」有能力維持一本不願意降低文化和人文水平來取悅市場，在中國雜誌上堅持文化、理想和人間性的雜誌，得以不斷繁榮發展。您的訂閱，是您具體參與「人間」的信念，希望和愛的最直接、有效的途徑。

就是現在，請到郵局劃撥訂閱人間雜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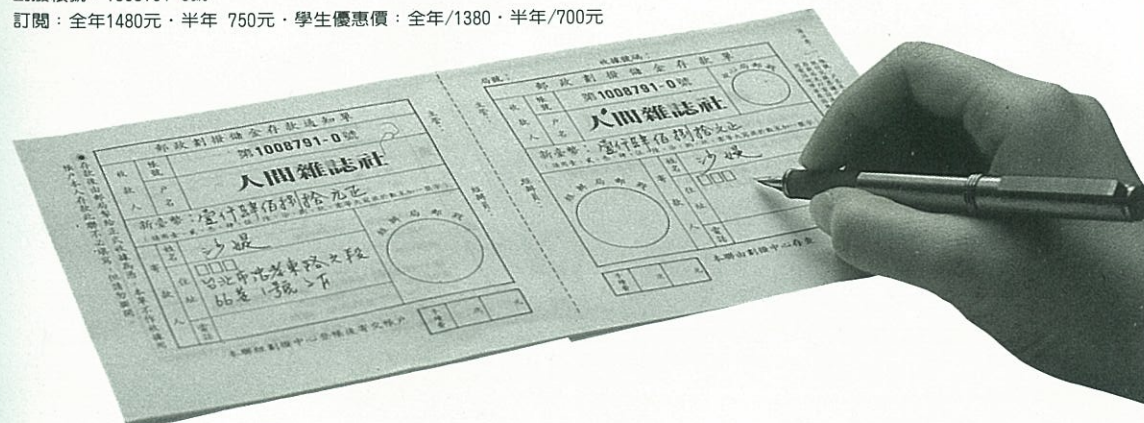
人間雜誌社

地址：台北市和平東路2段107巷11弄17-1號1F

電話：7027609/7056801/7006304

劃撥帳號：1008791-0號

訂閱：全年1480元·半年750元·學生優惠價：全年/1380·半年/700元



石破天驚

《如果沒有顏文閔和自立晚報，
後世的人要怎樣看
這一時代的報人和報業啊……》

去年12月3日
只有自立晚報衝破新聞封鎖與審檢，
全版刊出中正機場警察暴力的消息，
使長年來的新聞控制失效，
使大報喪盡報信和報格，
決定性地扳回了流失中的民進黨票源，
提高了民衆對真實資訊的渴望……
這是一篇對自立晚報總編輯顏文閔
所做的獨家訪問
告訴您：顏文閔和自立晚報
怎樣走進了中國新聞自由的歷史……

攝影■李文吉 撰文■陳映真



在早上的編輯會前，顏文閔和採訪主任討論工作上的問題。《晚報只有早上兩個多鐘頭的時間可以編報，早上的工作總是最緊張……》顏文閔說。



去年12月3日下午4點30分，右翼的愛國團體到自立晚報社門前示威。《他們基本上很守秩序。他們有意見，當然可以表示出來……》顏文門說。

由於（去年）12月30日黨外民衆前往中正機場「迎接」宣稱要闖關回台的許信良時，發生劇烈的警民對抗，12月2日，當消息傳來，許信良已經從菲律賓搭乘菲律賓航空公司的班機飛抵中正機場，自立晚報和幾家報社一樣，以加強的採訪人陣，早早派到機場現場。

當天下午5點過後，自立晚報派赴機場的十幾個記者，紛紛回到報社。總編輯顏文門，在他的辦公室裏聽見回社的記者們激動地談論著機場所見。他把一個記者叫進辦公室詢問現場的詳情，接著，他一個又一個單獨地聽取從機場回來的記者的敘述。

每一個記者，都向顏文門描述機場的軍警對無辜民衆所施的不可置信的暴力。「他們大多還充滿著從機場現地帶回來的驚駭和悲憤。有些同事，聲音高亢、顫慄，」顏文門說，「我極力要他們抑制激動的心緒。我告訴他們，我要聽到的是事實，這整個真實的情況。」

●石破天驚

顏文門聽到的故事，除了每一位記者在現場的所在不同，整個故事都有著高度的一致性：機場拒馬旁的憲警人員，在羣衆開到機場之

前，在現地情況毫無立即的危險的情況下，對民衆施加了非現地眼見所無法置信的不必要的、兇殘的暴力。

顏文門和他的採訪主任洪樹旺以及幾個同事，召開了一個不拘形式的編輯會議，決定將這件重大的新聞，做「適當」的報導。會議裡決定了一篇現地目睹的特寫，記錄自立晚報十多位記者的所見；一篇比較完整、綜合性的報導；一篇張富忠被拖下車子，押往某個單位裏遭到毆打的個別新聞事件，以及當時客觀的第三者判明現場民衆無造成立即危險，警察不必以暴力維持秩序的證言及檢警單位的說明，等等，做為次日晚報處理這項重大新聞的內容。

12月3日的早上，照例起牀後沖過澡，顏文門一邊用果汁、牛奶、土司的早餐，一邊瀏覽當天的早報。他極為驚訝地發現，所有的早報都對於機場警察的暴力隻字不提。但另以某種一致性報導警民的對峙，30多個涉嫌有危害公共危險的公民被逮捕後於晚間被釋放，並在可疑的百姓車上、身上搜出木棒、石頭、竹竿……

如果機場警衛施行了不必要的暴力是一件事實，隔日的早報，在幾十年來台灣政治條件下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十二月三日 星期三

硬強度態勤執·場機備戒位單警軍
脚拳棍警以饗被衆民餘卅
 息平難仍止制官揮指經雖

許信良聲東擊西
 巧施金蟬脫殼計
 今將搭乘日航由菲赴日

民進黨昨組協調小組
 與有關單位交涉未果
 雖禁止民衆前往，仍有對峙局面

卅五人被憲警毆傷
 許國泰競選總部如是說
 並請驗具傷單法提陳情

張富忠下巴被毆傷
 北警部已應允徹查

機場事件充斥不理性行爲
 台灣民主運動恐將受斷傷

若千員警執勤
 記者目擊動粗

卅餘名計程司機宣稱
 載客赴機場無端被毆

調查員蒐證糾紛案
 蔡式淵昨有所說明
 指制止丟石不應始起衝突
 調查局稱管理嚴格不可能

意圖滋事可疑份子
 最高檢處指示查處
 員警執勤如有不當亦不寬貸

程過關闖良信許
 味玩耐題問中箇
 慶文門 專記報本

新新聞

去年12月3日的自立晚報第二版。顏文門和自立晚報走進了歷史，只因他們堅守了新聞獨立和自由的精神。

被掩蓋和歪曲，對於有長年新聞工作經驗的記者們，毋寧是「自然」的、完全可以預料的事。但爲什麼讀了早報的顏文門，還有一份驚訝呢？

「因爲，據我們記者的報告，當時有多達數十的各報記者在現場。事件的範圍大，時間長，完全不報導，是不可思議的。」顏文門

說，「但繼而一想，我當然也理會了各報不加報導的考慮和無奈……」

顏文門開車上班的途中，想起昨晚他特地到某一些台北市候選人總部去看了機場事件現場的錄影帶，以及同事向他敘述的情形。這些鏡頭在他的腦海裏流動著。他到了辦公室，看見一位昨天沒有回來報告的機場現地記者。顏文



1986年12月2日，在桃園中正機場對峙的民眾和憲警。

攝影■侯聰慧

門把記者叫進他的辦公室，要他講述他在機場的所見。「結果整個故事和昨天其他同事的敘述完全一致。」顏文門說。

8點20分，顏文門照例召開每天的編前會議。會議上，知道今晨各早報對警察暴力完全抹殺的記者，對於自立晚報據實把被掩抑的事件加以報導，都沒有不同的意見。「會議裏，我們決定完全依照昨日的編輯計劃發稿。」顏文門說。

有一位參與了編前會議的自立晚報記者回憶說，「決定按原計劃報導之後，顏文門說，自立晚報這次報導上的決定，是一件石破天驚的大事。但是，這是新聞工作者的職責所在，也是自立晚報應該做的事。」顏文門說他可以預期到強大的壓力將接踵而來。「這是我做的決定。一切的後果，由我自己承擔。」顏文門這樣說。

編輯會議繼續討論了次日的編輯計劃。一切按照12月2日最初處理這件新聞的精神進行，並沒有因為全台灣各報的緘默，動搖自立晚報的決定。

12月3日下午12時半自立晚報的第一次版向全省發出。兩點，兩點15分，兩點半……報社

的電話靜悄悄地。「反而這種出奇的沈寂令同事們心焦。」顏文門說：「可是3點鐘開始，電話潮水般地打進來。」辦公室的電話鈴聲大作，社裏加派了兩三個人接電話。

「起先，差不多全是對我們咒罵的電話，真問為什麼我們的報導和其他的各大報紙不一樣。」顏文門說，「他們說自立晚報別有用心，嘩眾生事。有人說暴民本來就可以打的。但最叫人遺憾的是許多口出穢言，侮辱接電話的人。威脅恐嚇的也不少。」

沒有人表示讚揚和支持嗎？

「當然有。有些自稱到過現場的民眾說，如果不是我們的公正報導，他們就不能夠了解事實真象。有人說他要訂100份自立晚報分送他的親友，數不清的人向我們致敬……」顏文門說，「但估計起來，反對、攻擊和支持、讚揚的比例，是3：1。讀者來信的情況也一樣……」

12月3日以後的競選活動場上，不少候選人特別提起自立晚報獨立的報導時，成千上萬的人羣報以雷動的掌聲。在康寧祥12月5日在北華江國中開民主講座的場上，十位學者站在台上，以沈默的雄辯支持康寧祥時，萬餘羣衆

滔然的掌聲，最為動人。其次就是當司儀向羣衆提到有自立晚報的記者在場時現場響起的海濤般的掌聲，讓人真切地感受到千萬民衆對獨立、自由報導最熱切的嚮往、渴望和尊敬。

對獨佔傳播的反叛

12月3日自立晚報第2版的選舉新聞，就這樣進入了在台灣的中國新聞史上。自立晚報對12月2日機場警察暴力的揭發，在秉持新聞工作的倫理和責任，敢於獨占且操縱選舉新聞的强大勢力抗拮，固然難能可貴，但在新聞史上，還不是最罕見的事例。因為，一部世界報業史，可以看成無數報人和報社，長時期付出重大代價，爭取新聞的獨立、尊嚴和自由的歷史，在中國和世界上其他國家內，都常見而不鮮。12月3日自立晚報的公正報導，和同日全台灣大、小、公、私營早、晚報紙，同一事件的報導內容完全不同的這個事實，才是中國報業史上最奇特而意味深遠的事例。許多報界的人都同意，去年12月30黨外民衆到中正機場「接機」發生警民衝突，12月1日台灣報紙和電視大肆以特定立場加以渲染，一時造成民進黨「過激」的形象，深刻的影響了台灣中產階級的投票決定。「12月3日自立晚報的獨立報導，決定性地影響了選情。」一位選舉觀察家說，「自立晚報的獨立報導，發揮了十分强大的影響力」。「12月3日那天，當我看見自立晚報對機場事件的處理方式，我激動得滿眶的淚水。」一位在台北一家大報工作的新聞記者說，「我知道，顏文門和自立晚報的同業，已經打了輝煌的一仗，進入了青史。」

絕不後悔

「只有在報紙的編輯室工作過的人才能理解到，老顏在做出據實報導機場警察暴力新聞的決定，是多麼困難！」一位台北新聞圈裡的人這樣說。在台灣新聞界工作了17年的顏文門，可曾想到過事後結果的嚴重性？

「我想到過我也許會喪失現在的工作。我認真考慮過萬一我失掉工作，必需先賣掉我現在的房子，用售屋所得度過一段日子……」

問起12月3日以後他受到的壓力，「這個部份，保留吧。反正只關係到我個人的事嘛，我看就不必談了……」他笑著說。

「現在回想起來，如果一切能重來一遍，你



會做什麼樣的決定？」

「我看還是一樣。」他堅定說。

「為這個處理新聞的決定，這些日子來，後悔嗎？」

顏文門搖搖頭，「絕不後悔。」他說。他說他有一份「出奇」的坦然。「朋友們很為我擔心。」他說。

適當報導的背後

是什麼樣的力量和信念，讓這位對台灣新聞工作的氣候極為熟悉，為人和平、理性，決不「激進」的報社總編輯顏文門，做出了甚至一些以台灣報界的「自由派」自居的人也不敢做的決定？

自立晚報言論部主任陳國祥說，一般而言，跑國會、議會新聞出身的新聞記者，由於工作的關係，比較有民主、人權和改革、為民喉舌，關心民間疾苦的思想傾向。「因為在國會和議會中，比較集中地呈現了當前台灣社會中各種政治和社會問題。」陳國祥說。

訪問顏文門，生動地感受到他對人權、民主、正義和改革所懷抱的熱切和理想。

「我一向反對一切暴力。民衆的暴力，我反對。執法人員的暴力，我也是反對。」顏文門說，「任何型式的暴力，都不能不視為對人性最深的殘害和侮辱。」

12月3日那天，顏文門冷靜、細心地，從各別記者的報告中，證實了警察暴力的真實性。「我知道我的年輕同事，都有良好的工作經驗和專業上的訓練。我知道我毫無理由不相信他

楊祖珺左手拿著一把鮮花，右手拾起丟過來的石頭，扔向路旁。她向鐵蒺藜的對面喊：《大家都是同胞，都是炎黃子孫……》

攝影■侯聰慧



每天10幾份早報，和桌上的晶體收音機，外國新聞周刊……都是顏文門處理新聞稿的重要參考。

們對事實的見證。」顏文門說，「既然是真實，做為一個報人，一定要做適當的報導。」

顏文門這「既是真實，一定要做適當的報導」的背後，有這樣的，他個人的信念結構：一、民衆的暴力，應該經過充份的搜證後，依照嚴格處理。但政府的執法人員，應該以身作則，堅持謹守法律的態度。尤其在民衆沒有失控，顯現即刻的公安危險時，對零星的尋常百姓施加暴力，絕不應縱容和掩飾。

二、因為11月30日機場警民衝突事件之後，他感到社會在政治上的兩極分化在變本加厲。「我對這種兩極分化感到非常憂懼，爲了選舉的勝利，使仇恨加深，去擴大省籍矛盾，代價太大了。少數有關方面鼓動這種兩極對立，一定會爲台灣帶來難以彌補的損害。」顏文門說，「不秉公處理機場警察暴力的新聞，將使這兩極對立擴大，終至不可收拾。」

三、因此，做為一個國民黨員；做為一個報人；做為一個國民；站在他的工作崗位上，顏文門怎麼考慮，都覺有責任報導真象。「如果在好幾十個記者面前，執法人員可以，而且敢於肆無忌憚的對同胞施暴力，而又絲毫不必擔心輿論、法律的撻伐與制裁，這就會造成一個可怕的漏洞，」顏文門說，「如果這個漏洞繼續存在，那麼將來就會有更多執法人員了無顧忌地對無辜民衆施暴，造成民衆與政府對立，使政府與民衆爲敵，後果真會不堪設想！」

四、藉獨立而公正地適度報導這次發生在中正機場的警察暴力事件，有關方面，不免有一時之痛，但是從整個社會、國家和國民黨的長期利益看，可免去千秋的悔痛，而「有利於社

會、國家和執政黨。」顏文門說。

五、顏文門真切地相信，12月3日機場上少數一些警察和軍人脫法的行爲，決不是執政黨和政府決策者所授意，而是部分執法人員沒有充份了解執政黨民主和改革的最高政策，而使執政黨和政府的政策不但無法貫徹，反而阻撓和破壞了好政策……」

最後，顏文門對民主、改革和人權，具有不會疲倦的熱情與信念。「這一點，老顏十幾年來如一日。」一位台北新聞圈內熟悉顏文門的人這樣說，「這只要熟悉他過去寫過的文章，做過的事，和這些文章和事情對台灣民主化、改革與人權條件所作的貢獻，都會同意我的話。這一點，老顏沒話說。」

事實上，據顏文門說，12月3日的新聞處理，他保留了30%。「警察施暴力的照片，也決定不用。全部的稿子送來，我仔細過濾感情、色彩過濃的詞句，和對暴力恐怖細節的描寫。」顏文門說，「在台灣新聞界幹久了，人人都學會了『自抑』的新聞處理法。」12月4日的新聞，大夥決定『點到爲止』的處理態度。「我們甚至保留了70%的追蹤報導。」顏文門說，「雖然經過充份自抑，但我們始終堅持我們報導的真實性。這是新聞工作者最低的、無法讓渡的原則了……」

敬業和對於自由的信念

顏文門，高雄左營人，1945年生在高雄海邊桃仔園又耕又漁的家庭，在9個兄弟姊妹中排行第4。5年前過世的母親，明理、慈藹、



忙到下午1點鐘左右，顏文門在報社六樓的附屬福利餐廳吃完午飯，和發行組經理吳正朔討論工作。



寬容、不爭……對顏文門有很大的影響。「她雖然不識字，但她一直是最支持我讀書。」顏文門說。

小學6年都名列前茅。畢業，入省立高雄中學。「不知道現在怎麼樣了。在我那時，雄中是一個充滿了自由活潑的讀書、思辯風氣的好中學。」顏文門回憶起，「雄中有一個藏書極爲廣泛、豐富的圖書館，讀書風氣好，學生讀課內的書，也大量讀課外的書。」顏文門最早讀胡適，讀申論民主自由的書，就是在高雄中學的時代。

1965年，青年顏文門考上國立師範大學社教系的新聞組。當時的師大社教系新聞組的師資，和在政大新聞系任教者是同一個班子。教室是10人一班的小班制，同學之間和師生之間，發展了比較緊密的知識和感情關係。「在這一時期，是我一生中集中學習新聞學的理念和專業知識的時候。許多良師都給予我終生受用不盡的教誨。」顏文門說。他特別記得了不起的教育學者和教育家。是他看見了新聞工作和社會教育之間的重要聯繫，並且在教育上付諸實現。」顏文門說，「歐陽先生是我們中國優秀、資深的新聞工作者和新聞教育工作者。他深厚的知性、體驗和在新聞工作上高度

專業、敬業的精神與風格，對我有深遠的影響。」

1969年大學畢業。顏文門幸運地在業師于衡的推荐下入聯合報。服役期間，在澎湖任軍系「建國日報」記者，採訪文教、體育和漁會消息。「那是一段令人難忘的、快樂的時光。我喜歡每天坐在漁港，在落日餘暉中，看滿載的漁船入港，卸下豐盛的漁獲，那種快樂，至今還難於忘卻……」顏文門說。可也在那段日子裡，顏文門寫了幾篇爲漁民利益說話，揭露當時漁會問題的文章，觸怒了漁會和地方上的黑勢力。「如果他們不是因爲我同時有聯合報記者與軍人身份，挨頓揍，就怕難免了。」他說，笑了起來。

1970年，顏文門退伍回到聯合報，自薦要跑一貫由資深記者負責的國會新聞。由於當時的採訪主任張作錦爲顏文門力荐，終被接受。兩年下來，顏文門因1973年3月24日一篇獨家專訪，揭露當時立院內一個主張恢復任3年立委後可以擔任律師的提案，引起社會廣泛的注意，因而促使執政黨取消原議，成爲第一個得到聯合報社內特等採訪獎金的年輕記者。張作錦在當時聯合報社刊中讚揚顏文門在工作上敬業、勤勞、信心、謙和謹慎。「一般地說來，顏文門在專業上的篤敬勤勉，台北的報界

早上8點20分，顏文門和社裡主要的幹部同事開一個不拘型式的編前會議。（前排左起）副總編輯陳正坤 政治小組召集人李永得 採訪主任洪樹旺 資料編輯郭暉 機動小組召集人林啓昌 通訊組主任陳勇達 市政小組召集人楊堯

都很肯定。」自立晚報的陳國祥說，「但更重要的是他有長期一貫的，對於人權、自由、民主和改革的安靜卻頑強的理念。光是在新聞專業上敬業、有經驗，只能成爲『報匠』，專業加上對自由的理念，使顏先生成爲報人……」爲了進步、爲了改革，爲了顏文門經常說「社會國家的公益」而做「適度的報導」，直接或間接地促成政治和社會的改革，正是17年來，至今年12月3日公正獨立地報導這次機場警憲暴力新聞達到高峯的，顏文門一貫的工作信念與目標。

1973年5月，顏文門發表「貪污犯應該假釋嗎？」揭露了當時部份立委欲推動貪污犯可以假釋的立案。他在文章中直言檢肅貪瀆、整飭吏治對當前政治、社會的重要，對於貪污犯應獲假釋之議，期期然以爲不可。他的短評立刻引起社會的熱烈返響，並且在立院內部引起劇烈的爭議，終於在「修正案」中，沒讓貪污犯有假釋的機會。「我記得，當時政治學家薩孟武就說過一句話：倘若立法院立了法，讓貪污犯得以假釋，他要率先建議解散立法院。」顏文門說，「後來黨的高階層注意到各方的反

應，撤銷了恢復假釋之議。」

1977年，顏文門以一篇短評「七洋大樓滄桑」公開了立法院先則向台銀強「借」台北火車站前的七洋大樓，供外埠委員住宿。十多年後，大樓拆除，立院竟要求台銀另外押租重慶南路、漢口街約200多坪樓房，供立院作招待所。文章發表之後，引起立院內部正氣委員們的反對，否決了由台銀押租大廈供立院使用的議案。立法院的一位職員告訴顏文門，由於這一篇短短的報導，推翻了一個議案，從而爲國庫節省了1000多萬元。

各報處理政治新聞的領航人

1981年，在改組後自立晚報社長吳豐山的力聘下，爲了求取一片更寬闊的發展抱負的天地，顏文門離開了聯合報，到自立晚報出任總編輯。十多年來，他那「凡是一件社會公益有關的新聞，都應作適當的報導」的工作哲學，不斷積累在他認真、勤勉的工作歷練，隨著他那穩健的自由主義的成熟化，來到自立晚報主持總編輯的顏文門，終於使自立晚報在處理政治新聞上，成爲台灣各報的領航人。幾年

來，自立晚報在不知不覺之間，成爲台灣各大小報紙提供政治性議題的標杆和領袖。

1982年，陶百川在自立晚報發表了一篇批評警總掣肘言論自由的文章，引起警總的不滿，陰策對陶百川的圍剿。自立晚報得到消息，顏文門迅速而明快地以頭條處理。第二天，中國時報和少數幾家報紙跟進，引起社會廣泛的同情，終於阻止了一場必然陷政府於醜拙的「圍剿」，保住了陶百川。

1982年，5月7日，老兵李師科搶劫銀行案偵破，顏文門以二版頭條刊出。才第2天，老兵王迎先被警察施酷刑拷打神祕死亡案爆發，顏文門又以二版頭條發消息。有關退伍老兵的問題、困難、遭遇，幾十年來，一直是文學和新聞題材的禁忌。李師科和王迎先案，由於顏文門堅定、沈著、持定的處理，第二天開始，台北各大報開始擴大跟進，突破了新聞禁區，對李師科、王迎先案所揭發了退伍老兵的困難，有較爲詳實的報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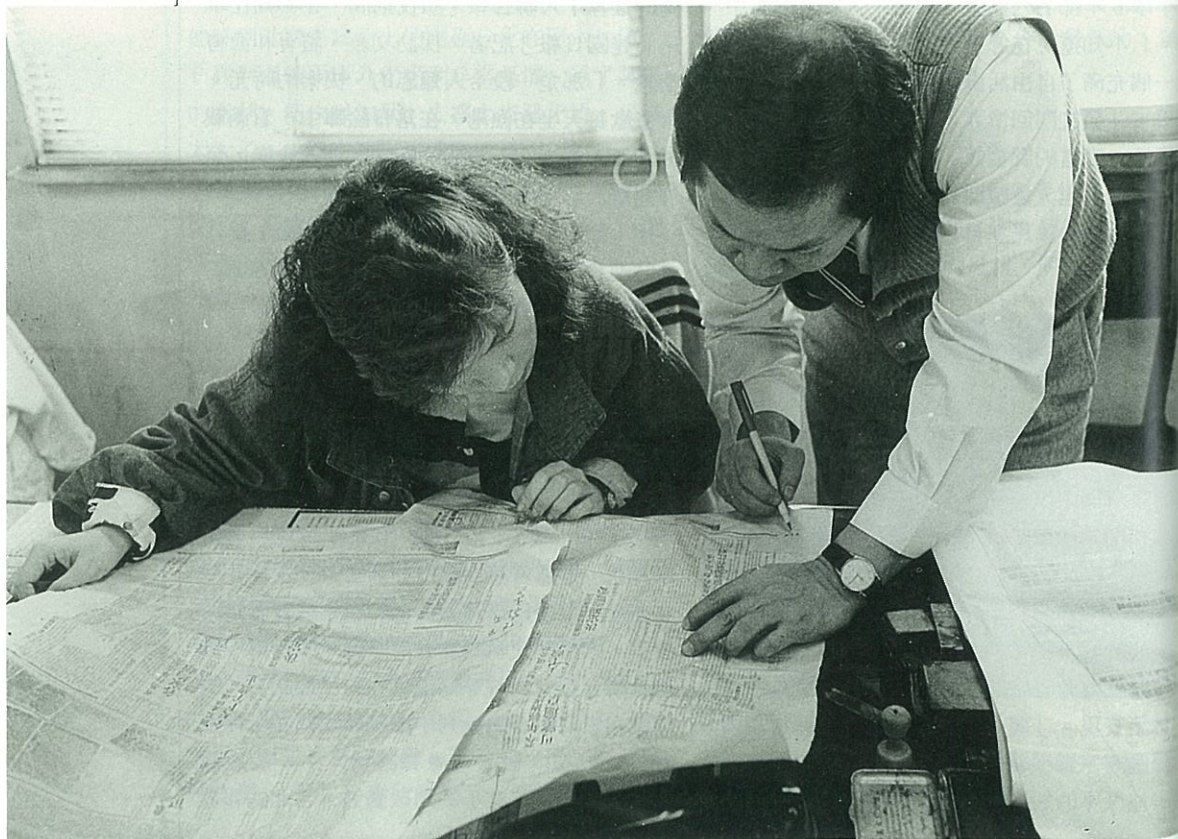
「1982年刑事訴訟法修訂過程中所引發的問題，黨政分際問題的提起……回顧起來，全是顏文門主編的自立晚報率先掌握到新聞的價

值和意義，率先報導，然後引起其他日報的跟進，擴大報導和討論。」陳國祥說，「以這次的選舉來說，顏文門一直集中報導和評論了自中介學人、黨外與政府間的溝通以迄選舉前後的情勢。在某一個意義上，在顏文門主編下的自立晚報，幾乎是全台唯一表現出編輯部以理性，穩健立場，極力促進台灣民主運動、改革和自由化……的意志的報紙。」

從一年多來顏文門寫的專欄和社論看來，顏文門表現了一種頗爲獨特的自由主義信念。顏文門的自由主義，比較上沒有炫學的學理和專辭；比較上沒有動聽的、迷人的理想主義修辭。對於台灣民主化的事業，他深信是時代進步所不可阻擋的趨勢。因此，對於執政黨，顏文門惴惴地建議心胸要開闊，要認清不可阻滯的時代潮流，不要推出令人反感的「金牛」，要推出形象優秀的才俊做候選人……對於黨外，顏文門苦口婆心，要他們珍惜目前既有的工作，以理性和理想逐步展開新黨的工作，不要操之過急，特別要避免造成社會的動亂。做爲國民黨員，他長期主張修改目前不盡情理，現實上無法執行的選罷法。12月3日，顏文門

顏文門偶而會爭取時間，自行到各部門去審閱各版編排粗樣的藍圖，順便做一些校訂的工作。

上午，11點第一次版截稿時間逼近時，顏文門偶而會就近到各部門部藍圖校稿。





在印刷廠裡，顏文門和排字、檢字工人一塊讀藍圖，處理狀況。

在新聞處理上捅出了驚動全島的「紕漏」，他却依舊坦然，在選舉後連續寫了好幾篇檢討這次選情的專文。其中尤其令人動容的，是他以平實的語言，力言在台灣中國人民間的團結，以寬容、公正的制度來化解所謂省籍矛盾，從政治上、社會上的具體改革，來根本解決民族的認同問題，以理性、真誠與善意，共謀政治的進步與社會的發展。

顏文門的這些理念，乍見卑之無甚高論。但是總地看來，他的魅力來自他長期穩健地在他的新聞工作崗位上實現了他的想法。他孜孜矻矻地調查、採訪、寫作、處理新聞，用他一貫的理性、溫和、持平、樸質的方式，堅定而勤勉地表達他那獨有的進步主義、開明主義和他那穩健而又從不妥協的民主、自由、人權的理念。因此，當筆者初次訪問他，向他在12月3日處理機場事件的勇氣致敬，他說「那不算什麼。我只作了我應該做的事……」時，顏文門確實表達了絕不只是客套而已，他一貫的工作信念。

如履峭壁，若走鋼索

「顏文門比較不是飽學，學究型的報人。台

北新聞界一位資深的觀察家說，「如果你還要挑毛病，他的文章樸素、平實有之，深刻、淵博、潑辣及生動或有所不足。但他的動人處，在他那素樸、始終如一的，對於民主、自由和改革、進步的信念與熱情，並且一貫在報導和評論、編輯上身體力行，表現出大多數記者、總編輯所沒有，或難於表現新聞的責任心、道德和實踐的勇氣」

做為總編輯，他有一般總編少見的優點。他的編輯感很敏銳，對於可能發展成大而重要新聞的東西，他往往比別人抓得早。「例如許信良在8個月前就說要闖回台灣。」有一位日報記者說，「當時台北各報顯然不重視這條消息。可獨獨老顏用重要的消息處理了。事實證明，有許信良的發展，對這次選舉激起了相當大的波紋。」其次他是各報總編輯中極少數從第一線記者幹上來的總編輯。「顏文門一直到今天，還常和新聞現場保持活潑的連繫。」一位曾與他共事過的報界人士說，「他和其他各報的記者同業間，也一直有交通。」第三，他重視人才。他到自立晚報後，為報社羅織年輕的新聞工作人才，不遺餘力。目前顏文門得力的左右手吳正朔，是當年顏文門讀到吳在雜誌



上的文章，找他去聯合報。陳國祥也是顏文門力邀，才離開了聯合報到自立晚報的。「有不少年輕人都願意離開原先待遇遠高於自立晚報的工作，投效到顏先生那兒，為的是顏文門那兒有一股新聞理想和熱情。」陳國祥說。對於年輕的新聞同業，顏文門是個寬容、准許別人犯錯的上司。「除了對待我，我也沒有見顏

先生對待新記者厲言責咎過。他看人，側重看那個人的發展前途。」吳正朔說，「好像他看一個人的當前表現，可也看他的潛力。」

可是熟悉顏文門的台北新聞界朋友，也指出他愛憎比較強。「有時候，對人對事先入觀太強，不免影響他對事和對人的評價。」

「他，熱愛工作。我知道他有機會做官，做

下午5點30分，報社下班了。顏文門留在空曠寂靜的辦公室內閱讀並翻譯外文日報。



在高雄中學初中部的顏文門（後排左一）。

生意，可是他熱愛新聞工作。」吳正朔說，「他不搞金錢，不搞私人利祿。我因工作關係，坐位挨他近些，偶爾聽見他接特殊電話。我知道他壓力挺重，可是他依然認真、謹慎、勇敢地繼續走他的『鋼索』……」

長年跑國會、政治新聞的豐富經驗，使顏文門對台灣黨政的政治氣候敏感而知識豐富。此外，由於他沒有絲毫的政治上的野心，待人惻誠熱情，黨政軍一般地對他在安全上放心。「這使他成為台灣報界最善於精確拿捏政治新聞處理的微妙尺度的記者與總編輯，」陳國祥說。「在台灣報紙，對敏感性新聞的處理，猶如走峭壁。」顏文門說。但他認為，一般而言，台灣的新聞尺度太嚴，但有些記者或編輯自抑過度亦屬事實。「每天，我在自立晚報的編輯台上走峭壁。」顏文門說，「只不過，我或者比較知道我自己的位置和那懸崖間的距離

實際上有多寬。也許別人不但不知道還有一個安全空間，還拚命往後退縮，搞得自己步步驚心舉步艱難……」

都是炎黃的子孫啊……

12月3日，自立晚報以獨立的立場，勇敢地報導了機場暴力事件之後，台灣報界同業的反應，是激動而又複雜的，有很多人對「自立」的道德勇氣和職業尊嚴致敬道賀，卻為自己的工作 and 報社的表現自怨自艾，自責自嘲。

有一個著名日報的記者說：「12月2日，如果沒有顏文門和自立晚報，後世之人，真不知道要怎樣看待我們這一代的報人與報導……」

面對這樣苦悶、懷疑的年輕一代的記者，顏文門有這些看法：

在目前台灣新聞界裡，有很多教育背景好，專業經驗好的年輕記者。「這些人當中，有不



一個法國畫家朋友為顏文門的尊堂所做的粉彩素描。《他把我母親的劬勞和堅毅畫得那麼生動啊》顏文門說。

少人認為客觀的政治環境，為新聞工作劃出很多禁區，馴至有志難伸，無法一展長才。」顏文門說，「事實上，我以為，即使不必專碰敏感的政治問題，還是有許多社會、經濟、文化……上的問題，可以做深入的調查研究，做出理性的分析，平衡周延的處理，進一步提出有意義的建言，想盡辦法，爭取刊出，有些還是能獲得報社的重視而刊出，對社會一能產生立竿見影的影響。」而根據顏文門個人的經驗，既使所謂敏感性政治問題，也一樣可以去碰，去寫。「要看自己對政治新聞的求真的工夫夠不夠，態度和動機端不端正，工作倫理和信念強不強吧……」他說。

顏文門認為，尤其是現在，台灣的社會、政治各方面，正面對戰後40年來最大的轉變。經濟、政治、社會各方面都要跨入自由化、國際化和民主化……顏文門認為，這使我們面臨很迫切、很複雜的問題。物質繁榮與精神文化方面的發展的差距；開放、民主化、自由化與政府和社會各部門思想、作風之間的不對頭；科技發展與道德頹萎之間的矛盾，經濟發展與國家目標、民族認同的模糊……「在這樣一個歷

史時期，我們新聞記者有責無旁貸的責任，為社會做好採訪、調查、分析、批評……的工作。我們的工作空間和責任會越來越重，越來越大。」他說，「所以不但不該氣餒，還要振作起來，努力充實自己，努力工作。」

對顏文門來說，現在台灣的新聞工作者，還負有一個增進民族團結的歷史性任務。他認為，不論從歷史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看，「在台灣中國人，全是炎黃的子孫。但由於複雜的原因，台灣存在著越來越趨向兩極對立的省籍矛盾。」顏文門說，「在歷史轉變期的台灣，台灣的住民應該合作團結，共謀發展，否則台灣絕無前途可言。」而在顏文門看來，今日台灣新聞從業者，應該透過他日常的工作，來增進台灣內部的民族團結。在去年12月11、12日刊出的一篇長文「立足台灣、心懷大陸、放眼世界」中，顏文門力言為了增進民族團結，應該改變對台語的歧視，改變政治、經濟人事上的「省籍藩籬」，全面改選國會以增進公民參政的管道……「才能凝聚民心與智慧，共同為建設現代化的國家而努力。」他寫道。

其實，支持著顏文門在新聞工作上樂觀、進



家居時的顏文門。夫人翁瑛椒在廚房裡忙碌著，兒子剛從外頭騎車運動完回來。

取、積極地對進步、民主和改革長期懷抱著信心的，是他深信國民黨最高決策層，未必是那麼閉鎖、猜忌。

「在我看來，政府推動政治民主化、經濟的開放化和自由化，是個既定的國家大計。在這種情勢下，40年來最敏感的黨禁都打開了，敏感性遠低於黨禁的報紙言論框框和報禁，勢必逐漸開放。」顏文門說，「面對這個形勢，過去經營不善，規模小的報紙，面臨著人才、財政和廣告收入的挑戰，而大報也也面臨著重建獨立、自由報格，重建它新聞資訊的信用的挑戰。而廣泛的新聞工作者，更面臨著擴大自己的知識和專業訓練的迫切問題。我看，大家要加緊充實自己，擴大自己的人文訓練，積極地面對明天台灣的報業，沒有時間像過去長期苦悶、抑悒、消極了……」

卑之無甚高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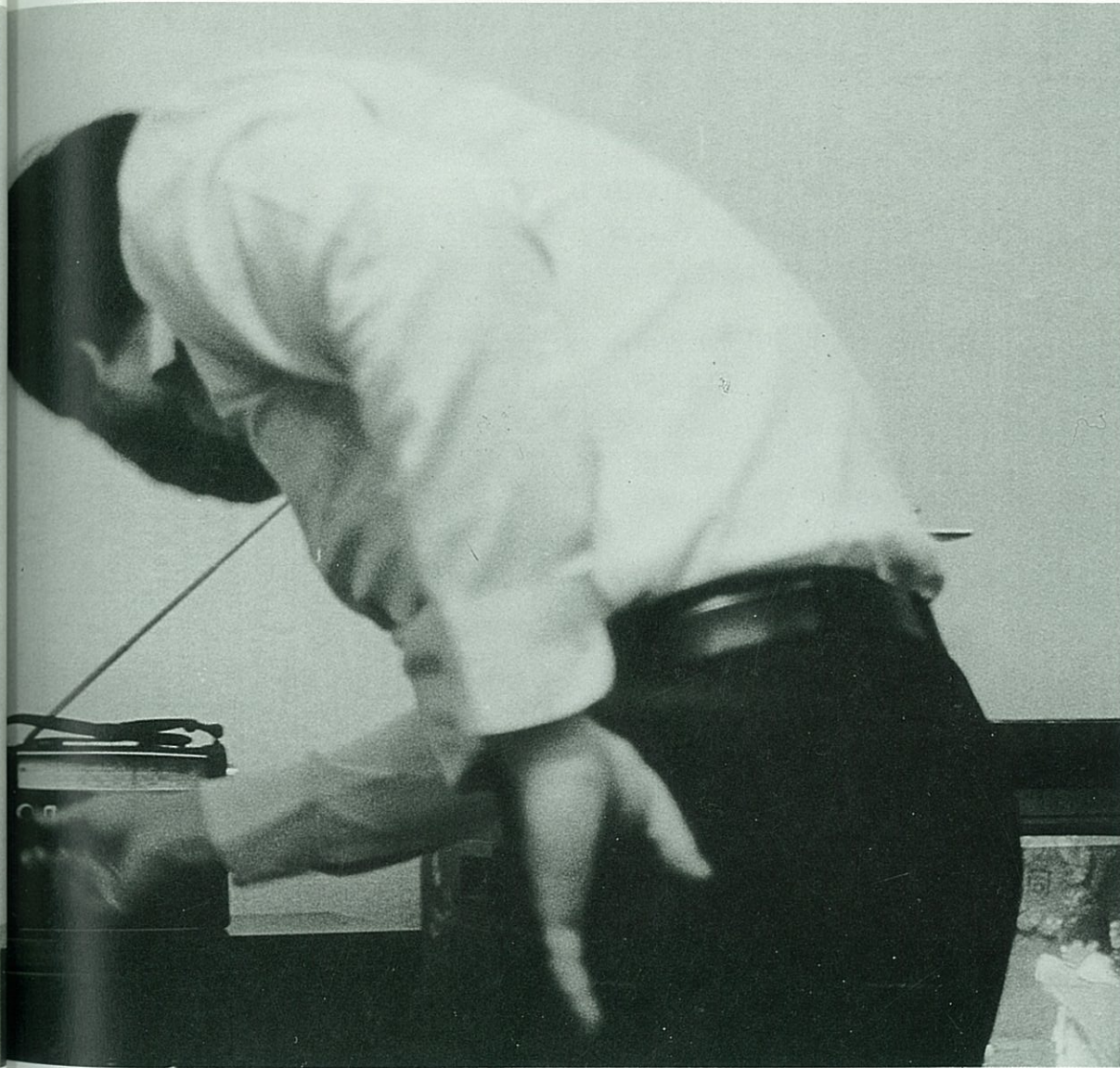
顏文門每天早上7時許起床。起床後沖個澡。「養成習慣了。我喜歡起床後沖澡，讓你覺得精神特別好。」他說。

洗過早澡，他開始一邊吃早餐，一邊流覽幾分早報。近8時，他開車上班。車上聽國內外新聞廣播或音樂。「我喜歡輕快的音樂，聽起來輕鬆帶勁嘛。我兒子和我不一樣。他聽古典音樂。」他笑著說。8點15分左右，他和幾個同事開當天編前會議。會後，他開始第一次版的報紙忙碌。「這段時間是最忙的時候，」他說，「一方面忙得喝水、上一號的時間都沒有，一方面卻要心思平靜細密，才能在一大堆稿中抓住重點，理出輕重，掌握發展趨勢。」他說。



下午一點多在報社餐廳或附近小館吃飯，和共飯的同事談公事。飯後回報社，午休30分鐘假寐，開始看外稿，專欄文章，流覽國外重要報章雜誌（「例如『新聞周刊』、『華爾街日報』、『南華早報』……他說。」）下午3點整，開始見客或赴各種工作上的約晤。「晚上5、6點離開報社。晚飯的應酬多。辦報嘛，這怎麼也很難免吧……」他笑起來，「晚上好睡得很，一碰到床，一覺就是天亮。」

就在這樣的日常生活中，顏文門編出了去年12月3日震動社會的機場消息。「當時我只考慮到報紙的責任與良知，根本沒想到對選情的影響。」他說。人民給予自立晚報最熱情的感



既使回到家，每隔一小時，顏文門都要打開晶體收音機，從長短波收聽國內外新聞。《在車上、在辦公室、在旅途上，我都必需和國內外新聞保持活絡的連繫。》顏文門說。

謝與鼓舞，使今後對報紙真實、獨立報導的期望，大幅度增高……

「我真的只是做了我份內應該做的事，絕對沒什麼了不得。」顏文門說，「當時我考慮的，只是事情的真相……」

握別這身材結實的，才進入成熟的40歲的顏文門，對於為什麼一件台灣新聞史上的大事，成就在言談樸實、平實卻絕不失熱誠的這

個人身上，有了理解。

顏文門不是個理論派。他是個真實的實踐派。十數年的新聞工作，形成和完成他那素樸而不能退讓、不被威嚇的進步主義、改良主義的對民主、自由、開明的不移信念，並且，累積了長期的身體力行，終於編刊了去年石破天驚的12月3日自立晚報第二版的機場事件報導。

台灣的報界，不，台灣的各個方面，在面對歷史轉變的前夜，實在需要有更多像顏文門那樣，樂觀的相信歷史進步的腳步，卑之勿甚高論，卻在具體工作上，毫不妥協地為改革與進步身體實踐的人吧……。

3年前，現年31歲的花蓮青年王智章，開始以ENG記錄激動的台灣生活……

去年12月的大選中，王智章的現場錄影報告，在全省民進黨候選人的總部播放，有效地顛覆了台灣大眾媒體對選情新聞的獨佔。

這是一個撼動了台灣電視新聞龐大帝國的，花蓮青年生活與工作觀……

當人民要掌握他們的媒體……

1986年12月的一個午夜，台北市一條清冷的慢車道上，出現了兩個清道夫勞動者的影子，孤單地在街頭上遊走，用長長的鐵夾撿起地上的煙蒂和垃圾，丟進拎在手上的桶子裡。他們總是低著頭走路，直到那座燈火通明的巨幅看板吸引住了他們的眼光。

偌大的競選總部已經掩門閉戶，只有從高聳的鷹架上臨時搭起來的一個候選人的肖像，兩眼仍然看來炯炯有神。他戴著黑框眼鏡，站在麥克風前，似乎在喋喋不休的對著這兩個清道夫說話。聚光燈前，兩水飄忽地打在兩行斗大的宋體字上：「美好的明天，不是夢想……」。

在這凌晨的孤愴而又廢然的街頭，1986年的台灣選舉已經悄悄地落幕了。現在，這兩個清道夫，彷彿是這齣選舉戲劇中，突兀地闖上舞台的、微小的角色了。

我挨上他們的身邊，借火點煙，這才從他們的口中，獲知隔著幾條街，剛才只有3名過路青年，揮起了木棍，憤怒地把某一個民進黨候選人的宣傳車搗毀，然後匆匆地逃離了現場。

媒體的戰爭

我趕到現場去，赫然看見王智章早已在那兒工作。這已經不是第一次我在事件的現場遇見了王智章。



那一天，我看見他站在雨中，肩膀上扛著一部ENG，對準那輛被搗毀了玻璃的宣傳車，緩緩地轉著鏡頭。當推起抵現場執行任務的警察身上時，他收回了觀景窗後面的眼睛，向我打了招呼。

打從3年前，王智章向朋友借了兩萬元，又從一個友人的一筆年終獎金中，湊足了5萬元餘元，買回來他的第一部國際牌電子攝影機。雖然價錢便宜，王智章的心打那時開始，可熱呼呼地燒騰起來了。也是打從那時候開始，我在許多回南來北往的採訪旅途中，在反公害運動、校園民主和民主街頭行動的現場裡，總是遠遠地看見他扛著那部ENG，

忘我地工作。

每回看見他，我總是殷殷地寄望著，台灣終於也會出現一群像中南美洲覺醒的記錄工作者一樣，四處下鄉去尋找記錄的題材、用攝影機做記錄報告的工作隊伍。

在競選總部守夜的輝鳳仔，是個卡車司機。他怒沖沖的告訴王智章：「×！三條人影望北邊逃去。我來不及穿褲子，從床上跳起來，抓了一根木棍就往外衝！」

「人家都高票當選了，何必搗車子出氣！」站在旁邊執行任務的警員也低聲這樣說。王智章把這些鏡頭和對話全都拍攝下來了。他不肯錯過任何一個鏡頭，前前後後，他

王智章，31歲，花蓮人。打從他擁有屬於自己的ENG（電子錄像機）開始，在多次反公害住民運動、校園民主和黨外街頭行動的現場裡，總是看見他在忘我地工作。

攝影■蔡明德 撰文■官鴻志



「綠色錄影小組」成立於1986年，目前有王智章、李三沖、傅島3個成員。這個小組以和平、反公害為工作宗旨。

釘得很緊。

事實擺得很清楚，自從去年11月30日桃園機場發生驚動中外的警民衝突事件，全台各地的報紙、電視和廣播，不約而同地掀起了股肅殺的遺責輿論，已經成為熱門的話題。沒隔兩天，又陸續發生抗議國泰航空公司拒載許信良返台的事端。有一名法務部調查局調查員陶秀洪混在群眾裡面，據說企圖向國泰航空大樓投擲石頭，製造暴動，而當場被憤怒的群眾發現，激起一陣騷亂。

調查員陶秀洪被民眾抓個正著，確實讓當時在場的民眾激起一陣義憤。他們深信親手抓到了證據，恰好揭穿幾天來大眾傳播媒體對於桃園機場事件的片面報導。陶秀洪變成了大媒體獨佔下，老百姓為自己找到不信任大眾媒體的反面證據。

不料，隔天晚間的電視報導，陶秀洪赫然變成被暴民所加害的搜證人員。在執行勤務時被暴民打得遍

體鱗傷，頭紮綑帶，氣如游絲地躺在病床上，接受各界人士的鮮花慰問，成為一名受難的英雄。

這一連串政府電臺的報導，使台灣選民陷入兩極分化——仇視和對抗的境地。擁政府和擁民進黨的民眾，互相忌恨、猜忌，社會上瀰漫著不信、忿怒、暴戾和絕望的情緒……

「我看，是偏向的報導，激起這三名憤怒的青年，來搗毀這輛宣傳車洩憤的！」王智章說。

夜半的雨，仍舊淅淅瀝瀝地打著……

長期的工作經驗，已經把王智章訓練成為一個反應敏捷的記者。三天前，當調查員陶秀洪被護送到警局時，有幾個群眾，貼上陶秀洪，保護他不受到憤怒民眾的傷害，一邊使勁地喊「不要打！」，「打的人就是特務！」這些聲音，清清楚楚地用同步錄音錄進去了。事實上，群眾已經從多次經驗中學到教訓：

在競選總部守夜的輝鳳仔，是個卡車司機。他到警察局做筆錄時，王智章也緊隨在後，不肯錯過任何一個鏡頭。



打人就會授人以暴民的口實。果然，隔天報紙還是把群眾渲染成為一群「暴民」，而陶秀洪被暴民打得遍體鱗傷的新聞記事和图片，不逕而走。

「不少群眾親眼看見陶秀洪坐在警察局辦公室，和辦案的警員有說有笑，絲毫沒有遍體鱗傷的模樣，甚至一顆衣扣也沒掉！」王智章說。



因此，他警覺到，現在必須緊跟著輝鳳仔到警察局做筆錄，抓住每一刻可能發生的狀況。

「這是一場大眾傳播媒體的戰爭，」王智章感嘆地說：「否則，輝鳳仔明天可能就要變成報紙上的暴民了！」

當然，王智章的這個疑慮已經是多餘了。選舉結束了。一切的紛紛嚷嚷，都化為一股社會矛盾的暗流，在我們的社會底層下伏潛著、隱伏著。

悲辛的鄉土感情

四十年了。臺灣的大眾傳播媒體，只搞一套獨佔和愚民的政策。

在這個背景下，掌握了ENG的王智章，長期來從民眾的觀點和立場所做的紀錄報告，特別在選舉期間台灣大媒體全面為官方獨佔統制下，一夕間，使王智章成為對抗大媒體的傳播英雄。憑靠著他拍下來的桃園機場和陶秀洪事件兩支記錄片，

調查局調查員陶秀洪事件，在大眾傳播媒體的渲染下，造成社會民眾兩極對立和分化。

他幾乎使這次民進黨下頹的選情，在投票日前整個兒扳了回來。這是他始料未及的。

回家的路上，王智章這樣感嘆地說：

「民進黨的人說我是這回選舉的大功臣。扭轉了局勢。但這句話我不接受。我不願意被人誤認為我是民進黨的選戰對手，」他說：「儘管我確實也是民進黨的黨員。」

基於對攝影工作的一份熱愛，王智章有權利為自己的紀錄片做辯護。

有人問他：「為什麼把群眾向警察丟石頭的鏡頭給拍進去了？」

答覆這個問題，王智章是這樣說的，「當你掌握了一種媒體，掌握了曾被支配者強暴過的媒體，你同時思考了你自己的倫理觀。這是工作上的忠實，你必須嚴守自己的正義和倫理。否則，一旦我們和我們反對的體制一樣恁恣地姦污她，她將以群眾對我們在道德信用上的背棄，懲罰我們……。」

10年前，當時21歲原籍花蓮的他，背著畫架，從花蓮到台北，腦子裡只有荷蘭畫家梵谷這個人。他臨摹了一張梵谷著名的割去耳朵的那張狂亂熾熱的畫像，擺在賃居的小房間裡，成為他每天燃燒在心中的藝術偶像。10年了，他那狂熱追求藝術的感情，到他漸漸地從攝影機的觀景窗前，看到了這塊充斥著矛盾、憂愁、危機的社會，他終於踏上街頭。從此活躍在台灣民主運動中，擔任一個影像工作者。也一步一步下定決心，搞起人民自己的傳播。

「那是一種無比悲辛的鄉土的感情啊，每一次採訪，都鮮明地刺痛著我的靈魂。」王智章說，「人民應該起來掌握他自己的傳播工具。」

從小在山地社會長大的他，1983年，他擁有自己的攝影機以後，開始積極地投入了臺灣原住民的自救運動，擔任「臺灣原住民權利促進

會」的促進委員。1984年7月10日台北煤山礦災發生時，他除了趕到災難現場，也獨具慧眼地跑到省立基隆醫院和榮民總醫院，為受難礦工拍了一個記錄帶子。後來，他用這支記錄片召開過一次記者會，抗議煤礦資方罔視礦工的人權與生命，為受傷已經癱瘓成為植物人的礦工們，大聲向社會呼籲，讓植物人得到長期的醫療保障。

今年2月1日，地方公職人員縣市議員選舉。王智章，他早先知道有一支「投票部隊」將從全省各地湧進新竹市的消息。他特地趕在1月31日晚上，守著一條通往榮民之家的交通必經的山丘道路，躺在星空下，等待傳說中的「幽靈」出現。

果然，隔天清早，一輛一輛的遊覽車載著數千名選民開進到榮家。「他們都是年老的榮民啊，」王智章說。

一位70餘歲的榮民接受錄影訪問時，用渾重的鄉音說：「政府要我們來投票，我們就來啦！」王智章摹仿著那種讓他刻骨酸楚的鄉音，一邊告訴我，這些風燭殘年的榮民，這些歷經戰火的浩劫倖存的老戰士，「如今淪落到成為一種投票機器的地步。」他說，「榮民投一次票，有關單位才發送一套棉襖夾克，作為贈品。他們悲愴的一生，被中國歷史的命運捉弄，離鄉離土，尚且還要背上『民主的罪人』的惡名埋骨異鄉。因此，我有責任在記錄片中為他們澄清辯護！」

從此以後，凡是臺灣發生重大的社會政治事件的地方，就會出現王智章扛著他那一部ENG的身影。他說：我不僅不願意當民進黨的選舉對手，而且要批評黨外不用功。否則，它早早就應該知道創造和掌握人民的傳播的重要性，必須長期有人去做！

這回大選投票前五天，透過民眾



的耳語相傳，又因為獨佔下的台灣大眾傳播媒體的鼓躁和煽動，在選民的認知失調和躁悶的心情之下，王智章的桃園機場事件這支錄影帶，得以如火如荼地透過各民進黨候選

人總部，傳遍了台灣各個角落，起了很大的作用。

媒體的獨佔崩潰了。「電視上全是說謊！人民用自己的傳播向獨佔的傳播全面地叛變。」王智章說。

這兩個月來，他為了拍攝紀錄今年的選舉，連晚上做夢，都會構思如何去獵取鏡頭，如何在許信良返台那一天和他的工作伙伴分配拍照工作的任務？如何潛到機場大廈補充蓄電池？這些林林總總的問題，都經過製作小組一起討論過。他們壓根兒沒有意料到，會在高速公路上嚐到了摧淚瓦斯嗆人的味道。

在軍中服役時，王智章記得聽過瓦斯彈沉甸甸的爆炸聲音。在十二月二日的中正機場現場，從鎮暴部

調查員陶秀洪在臺北民權2派出所接受筆錄偵訊時，他用手扶著頭，抽煙，和辦案的幹員們有說有笑。（民眾提供）

當夜電視報導中，陶秀洪變成被暴民所加害的搜證人員，躺在醫院，接受各界慰問。（電視翻拍照片）



經過共同討論和詳熟的籌備計劃，「綠色錄影小組」投入了去年底臺灣大選的攝影記錄工作。

隊右側發射來一顆催淚彈在附近開了花。他強忍著眼淚，卻死命不肯放鬆攝影機。「我花了很多時間勸服現場的民眾不要丟石頭，一邊又要提防被警察投擲過來的石頭砸傷，因此，白白地喪失了不少珍貴鏡頭，」王智章不勝唏噓地說：「但天助我也，那天，兩部攝影機恰好輪流地固障，我們總算拍下了完整的記錄。」

消防車三度向群眾噴紅色的水。王智章從鎮暴部隊那一方，隱隱約

約地聽到有人發號命令：「要噴水了，下面的人，趕快丟吧！」王智章心理有個數，這是個陷阱啊，他想。他疑心，那時在高速公路下方丟石頭的群眾，是情治單位派來製造暴動的打手。否則，站在高速公路上的民眾，沒有人會攜帶石頭來接機的。王智章被事實真相激怒了，他朝著丟石頭的打手破口大罵：

「幹X娘，丟石頭的人是特務！」可惜他的聲音被器鬧和混亂掩蓋了。



拉米亞女妖

穿過迂迴的甬道，走進王智章和他的伙伴的小小的工作間時，窗外的天色已經微微地亮了。那一夜之間被清道夫洗淨了柏油路面上，又簇湧著一輛一輛的汽車，呼嘯地急駛而過。

打前夜開始，街頭巷尾，已經廣泛流傳著這樣一句耳語：「今年的選舉，最大的輸家不是國民黨，不是民進黨，而是大眾傳播媒體。」

坐在王智章的工作檯前，看他木然地望著零亂散置的錄影帶子，王智章冷冷地感嘆：「羅馬詩人賀拉斯曾經說過，你不可能從吃過早餐的拉米亞的肚皮裡，取出個活生生的嬰兒來。」在希臘神話中，拉米亞是一個專吃嬰兒的女妖。四十年來，台灣的大眾傳播媒體就像是不孕、殺嬰的拉米亞，老百姓再也不相信，一貫抹殺真實的大眾傳播會說真話。老百姓甚至說：「你必須倒過來讀報紙，才不會受騙。」當



選舉揭曉，全省各地都傳來民進黨候選人最高票當選的消息。有人說，這是給台灣的獨佔、背德的大眾傳播媒體來一次不信任的投票。

四十年來，在報禁和電視台官辦條件下，基本上，台灣的大眾傳播媒體已經頹敗腐化，淪為一個體制的社會控制的赤裸裸的工具。在台灣言論控制機關下，屢次伸出幽靈的手，一幕又一幕地，在社會發生重大矛盾時，將民眾誤導向兩極化的衝突情緒，分化著台灣老百姓的感情。

王智章在去年10月間台大學生言論自由運動講演會的現場上。



去年12月13日下午，400餘名反杜邦運動的鹿港居民到台北總統府前陳情抗議，王智章聞訊趕來了。
「我這樣拍下去，能改變什麼事實嗎？」他說。



工作中的王智章。

據聞，為了贏得選舉，有些人士竟不惜著社會互相對抗、仇怨的代價，策動了全台的大媒體工具來達成這項政治目標。獨佔下的台灣電視和報紙已經喪失了道德和真理的可信性，喪失了做為專業的大眾傳播的風格、尊嚴、責任與勇氣。

在自以為得計的，龐大的一千九百萬人被「白癡化」的大計畫下，它們為自己埋下了否定的因子……

天色已經微微地亮了。王智章送我到門口。他遞給我一張小名片，上面印著他和工作夥伴共同取得的漂亮名號：「綠色錄影小組：王智章、李三沖、傅島」。

「綠色是和平的代號。我的工作哲學，主要是受到全球性反公害的綠色和平組織的啟發。今後，這個小組要走的道路還很漫長，還有許多工作要做吧。」

問及王智章從什麼思想泉源獲取工作的熱情時，他這樣說。 ☿

媒體的反叛

1986年的台灣大選中最大的輸家，不是執政黨，也不是民進黨，而是長期倨傲、說謊、不求長進的報社和電視台。在自立晚報和私人的ENG從非官方立場披露了機場事件之後，獨佔台灣言論40年的報社和電視台公信力，開始龜裂、崩壞……而苦悶的、抑壓的新聞從業人員和傳播學者開始了嚴肅的反省和批判



王杏慶
民間學者

反叛的小眾媒體代表了台灣人民追尋資訊、表達、言論等方面自由的意願與行動

從「社會動力學」的觀點而言，「大眾媒體」乃是既有體系的建制性媒體。而「小眾媒體」則是非建制或反建制的媒體。「小眾媒體」的出現，代表許多層面的意義：

①從支配關係論，這表示「大眾媒體」所代表及呈現的「支配意識型態」的鬆動。通常，這顯示出一種新生事務已到了胎動時期。它的動力可能是由於社會結構改變而產生的民間力量；也可能是大眾被喚醒了的新的意識；也可能是年輕一代的「代間力量」。

②無論「小眾媒體」的社會動力為何，它的出現就顯示社會原來的溝通管道和社會文法，已不再能承載新的社會內容了。一個新的溝通管道與社會文法行將出現，從而始可創造一個新的正義結構。

我們假設，任何社會在特定的時空裡，它的社會脈絡與結構，都是



根據自然法的正當原則而發展出來。非體制或反體制事務的出現，均代表新的「社會意義」。那麼，台灣近年來的「小眾媒體」紛紛出現，它的具體社會意義是甚麼呢？個人認為：

一、它代表了台灣人民追尋資訊、表達、言論等方面自由的意願與行動。這乃是近半年來台灣人民普遍追求一個新正義結構之一部份。以政治社會學角度來解釋，這乃是「人民—民主的戰鬥」(Popular-Democratic Struggle)的一個戰場。

二、以往，台灣只有由上而下，聯合壟斷的「大眾媒體」。它期望

藉著這種壟斷以達到「意識支配」、「社會內容支配」的地步。「大眾媒體」成了支配式國家機器的一個「輔助支配機構」。然而，這種支配型態由於缺乏了未來的正義性，它在自我運作的規律下，遂愈來愈和社會疏離。「黨—國家」與「大眾媒體」、「民間社會」與「小眾媒體」，這兩個對立體制開始出現。前者是個在萎縮中的結合體，而後者則正欣欣向榮。

「小眾媒體」由於有著這樣的社會意義，在現階段，它代表了「二元體系」時間的來到。台灣的「小眾媒體」由於有著獨特的社會力

民間掌握的現場ENG錄影，和自立晚報持平的報導，使台灣大眾媒體遮天獨佔的結構下的可信性，開始龜裂和崩壞。去年12月5日，黨外民眾赴台視抗議不公正的報導。(攝影 ■蔡明德)

整理 ■ 杜繼平 / 王菲林

發言 ■ 王杏慶 / 李金銓 / 金惟純

胡晴羽 / 陳國祥 / 楊憲宏 / 蕭孟能

去年11月30日早晨，80餘歲的余登發徒步走到中正機場迎接許信良返臺，却在警憲噴水之下，狼狽地被群眾護送離開現場（攝影■綠色錄影小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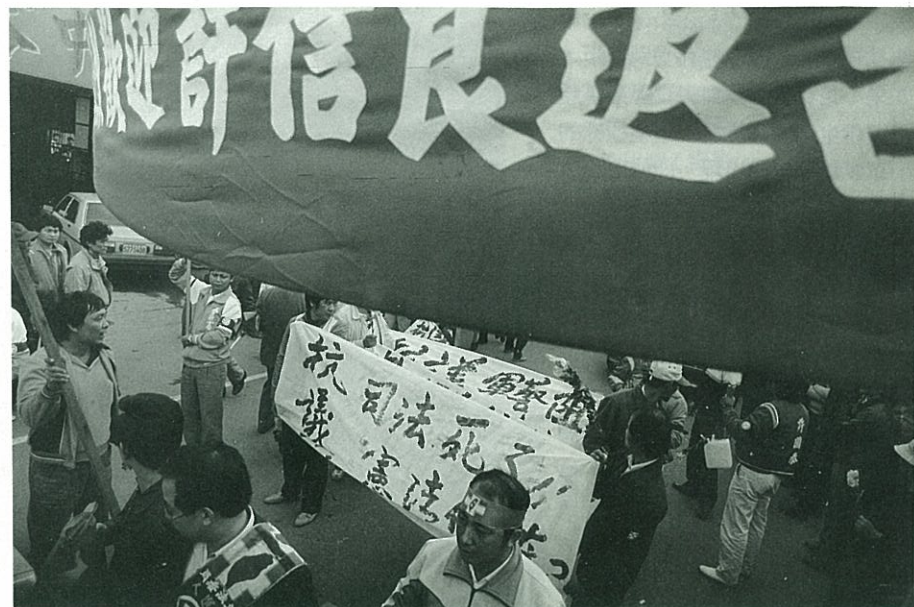
為背景，它的功能將不會被「大眾媒體」所吸收。這和西方國家「小眾媒體」會逐漸被「大眾媒體」吸收掉的「機制」(Mechanism)不同。西方六、七〇年代，由於新生代的新需求，「小眾媒體」一時大盛。但因西方社會的多元本質，「小眾媒體」及它背面的社會力在崛起之後，很快的就被吸收消化，整體社會並因而作了小幅重編。台灣的既有體制由於缺乏這種「社會吸收」(Social absorption)。因此，台灣的「小眾媒體」所預卜的，乃是二元的社會架構。到了某個未來時刻，它勢必會走向另外的，更新的發展方向。

**小眾媒體在發展過程中
必須時時掌握並創造
歷史及社會的方向**

由於「小眾媒體」乃是一個新起的一代表了與既有體制不同的價值與認同取向，因此，「大眾媒體」與「小眾媒體」兩者之間。不能相互比較，而只能作社會學的分析。有人認為「小眾媒體」比較粗糙；比較缺乏專業訓練。這種評價基本上已犯了「標準援用錯誤」的認知混淆。「大眾媒體」與「小眾媒體」，乃是兩個不同的範圍。

目前，台灣的「小眾媒體」日趨蓬勃。它的前途固然樂觀，但卻有待努力：

- 一、它必須集結力量，由非建制性走向建制性。在整個社會重組的過程中，「搶到位子」。從而始能有更長程的發展機會。
- 二、「小眾媒體」係依據新生社會力量而生存、而壯大。因此，「小眾媒體」在發展過程中，



必須時時掌握、並創造歷史及社會的方向，以掌握自己的生命泉源。近代世界非體制新生事務的興起、吸收、衰弱，有許多值得借鏡的地方。

三、「小眾媒體」的本質，乃是社會運動的延長，而不是一個單純的「媒體形式」。因此，「小眾媒體」的工作者，必須深悟到「小眾媒體」的內涵而不必言說的「運動性」。「小眾媒體」在運動中出現與生長，也會在它失去運動性時凋亡。



李金銓

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員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副教授

美國傳播學者Robert Park在他的「Organized Intellegence」一書中指出，在現代這個高生產力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時代，傳播機構以組織化和企業化的方式去完成生產和流通。我們所謂的大眾傳播就由此而來。大眾傳播主要是爭取中間市場，它照顧不到的市場，也就是那些特殊受眾 (audience) 的需要，就可以由「小眾媒體」來補充。

反叛的大眾媒體 象徵了大眾傳播媒體的 公信力危機

我個人以為小眾媒體可以分為兩類，一種是為了滿足特定受眾而存在的，像學術刊物、國語日報等等，這種媒體的存在，有助於形成更多元、更開放的社會；另一種小眾傳播是針對大眾傳播媒體的不正常發展而衍生的，像小道消息、傳單等等。這種小眾媒體往往質地粗糙、靈活機動、就地取材，而且很容易

整隊等待出發到中正機場的黨外民眾。去年11月30日，機場警憲阻止前往迎接潛抵台灣的許信良的黨外民眾，發生對無辜民眾施加暴力的事件。但台灣的媒體連線掩蓋了這事件。（攝影■侯聰慧）

被讀者接受。它的存在象徵了大眾傳播媒體有危機，並且受到抗拒，如果不是社會大眾對大眾傳播媒體已經產生懷疑和抵制，這種型態的小眾媒體不容易出現，即使出現也不容易發揮力量。

在現代社會，大、小眾傳播媒體的存在與被需要，已是不爭的事實了。但關鍵在它們之間是否有一個對人的基本價值的共識，並且以這個共識來共同發展，這是很重要的一點。唯有具備這樣的共識，台灣的傳播事業才比較有可能走上一條更健康的道路，也唯有如此，大眾傳播媒體本身才能夠擔負起應盡的社會責任，維持社會主要的價值和信念，也才不致於使信用瀕臨破產，從而相應地製造出另一個對立面的大眾傳播媒體。

最後，一些小眾媒體如：南管、木偶戲、說書，不但品質好，而且意義大。這些小眾媒體在工商社會中，因為無利可圖，很可能失傳。我個人認為這些小眾媒體應該由社會共同來維持。這個看法，基本上也是從傳播媒體對人的價值的共識而來的。(王菲林整理)

金惟純

天下雜誌主編

1986年的大選 更暴露出當前大眾傳播 媒體的不健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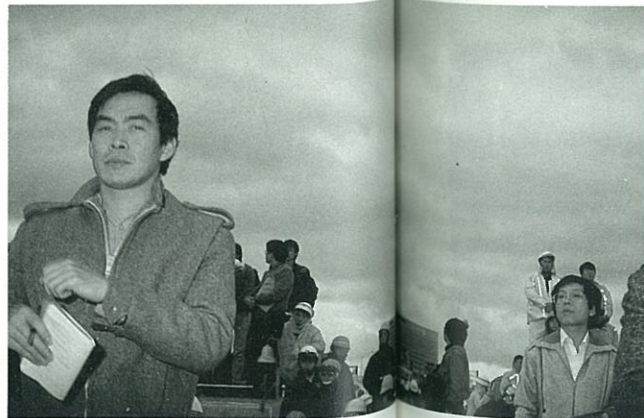
我個人以為大眾媒體的出現，科技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例如，在過去人與人之間的耳語溝通，祇能够在很短的距離內才能進行，而且傳遞的人數有限，速度也慢。現在，電話、電報、無線電、錄影機的普及，使得耳語的進行無遠弗屆。科技的發展，使得人類社會的生產力大增，以及消費力的提高，在這個情形下，小眾媒體若是能針對大眾媒體無法開發的市場方向發展，它的潛力是很大的。若就一個社會



在中正機場的對峙中，憲警噴出着色的水柱，冲散群聚的民衆（攝影：綠色錄影小組）

的自由和開放而言，媒體的多元化和多樣化發展，更是一種必要，以及一種表現。

一個人對世界的看法和他所接觸的媒體有很深的關係。假設，有一個人在这次選舉前後，他所接觸的媒體祇有電視台的節目，那麼他還把票投給民進黨的話，這個人可以



說是不正常。因為他對世事的決定，和他對世事的認識相反。但是，民進黨的選民有300萬人，我們難道可以說，這三百萬的選民都不正常嗎？當然不能。這就表示這些選民除了電視之外，另外有他們不同來源的媒體。而這好幾百萬的選民中，大多數的人大概也是電視台的觀

去年12月2日機場事件現場上，各大報的記者都在現場目睹了事件的始末，却不敢、不能、無法平實報導的無奈、苦悶和無力之感。（攝影：綠色錄影小組）

衆，他們也看電視中對民進黨不利的報導，可是他們仍然把票投給民進黨。這樣看去，我們的大眾傳播媒體本來不健全的事實，更因為這次選舉而暴露在民衆的面前。

如果放開政治不看，祇從媒體的市場發展來看，我以為目前台灣社會對一些小眾媒體如雜誌、錄影帶的消費力提高，是一個很值得注意的事實。我也相信在這個趨勢的發展下，社會的開放和多元可望逐步實現。(王菲林整理)

胡晴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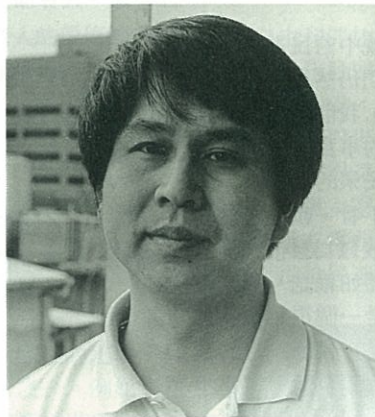
新聞工作者

這幾年，隨著經濟的大幅發展，社會力成長很快，資訊的傳播管道也越來越發達。民衆已經可以透過雜誌、錄音帶、錄影帶、外國媒體等各種傳播管道，得到想要的資訊。

經過去年競選期間的桃園中正機場事件，台灣的傳播體系受到很大的衝擊。要求新的傳播平衡點的壓力，逼人而至。民進黨對重大事件的反應很快速，已經能夠運用自己的媒體，自行播放新聞和錄影帶。傳播媒體自由、競爭、開放的條件越來越充分，趨勢也越來越明朗。控制大眾傳播媒體的人如果仍然認為民眾會長期受蒙蔽，繼續假設民眾永遠是被誘導、被動的，因而逆潮流而行，那將是愚蠢的，就發展民主政治，朝向和諧的民主政治而言，也是不利的。大眾傳播媒體應自覺：若再以壟斷者的姿態面對讀者，很快會遭到反擊而不免於被淘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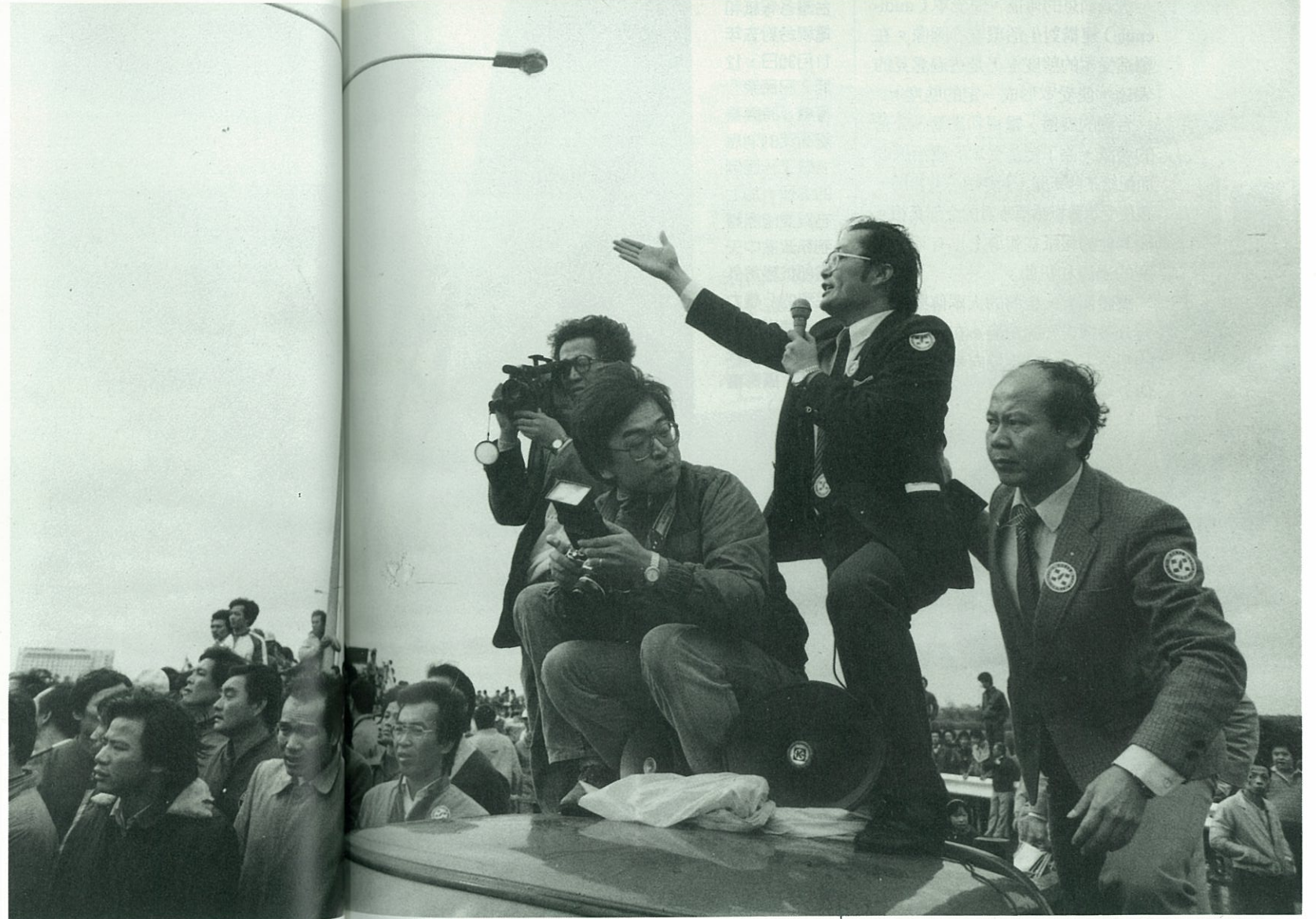
壟斷與自由競爭的差別在於：壟斷者是以強勢的主導者的姿態表示：「我要你知道什麼……」；而在自由競爭下，則須以讀者的需要為主，以服務的水準和品質取勝，也就是要以多元的服務來滿足多元的需求。

有自覺、肯反省的記者，團結起來！



我覺得很值得檢討的是：新聞工作者本身是否肯為新聞事業付出心力，做出貢獻？台灣的記者一直沒有在社會上建立起尊嚴。一般人只是畏懼記者的傳播勢力，卻從心底輕視、不尊重記者。這固然有傳統和客觀環境的因素，但多數記者缺乏自覺、反省，遠遠落在整個社會發展的後面，也是主因。記者本身

現場的廣播、電子錄影（ENG）和攝影，是黨外逐漸成熟掌握的傳播工具（車頂上右起李勝雄、江鵬堅。操作ENG者是洪奇昌競選總部的阿達仔）。（攝影■侯聰慧）



因缺乏道德勇氣，知識水準又不够，當然會遭到輕視。我們大多數的記者沒有互相鞭策要客觀的報導事實，經常不敢面對真相，報導真相，卻用很多理由自圓其說，為自己辯護，而不認真要求自己的專業道德、原則和水準。有自覺、肯反省的記者應該團結起來，建立新聞傳播的規範。年輕一代的記者尤其應該做到這一點。

我最大的期許是，台灣記者的尊嚴和地位能獲得提昇。隨著社會力的發展，客觀條件越來越成熟，現在很需要記者作自我反省與自我期

「綠色和平錄影小組」的李三冲在製作民眾自己的傳播系譜。（攝影■綠色錄影小組）



許，貼切地與台灣社會的變遷相適應，化主觀的意願為客觀的動力。這是台灣記者抉擇的時候了，是要做過去的殘餘？還是做未來遠景的促進者？這中間必須有個選擇。

（杜繼平整理）

陳國祥
自立晚報主筆

台灣的大眾傳播媒介
深受政治力的控制

大眾傳播媒介的主要功能是傳播資訊和塑造態度。在資訊的告知上，

是透過消息的傳播，使受眾（audience）建構對生活環境的圖像。在塑造受眾的態度上，是透過意見的表達，使受眾形成一定的態度。

台灣的廣播、電視和黨營、公營的報紙，為了塑造受眾的政治態度而配給某些新聞，封鎖另一些新聞，致使受眾難以瞭解事實的全部真相。而其他的報紙在報導上也有某種程度的過濾和扭曲。

總體而言，台灣的大眾傳播沒有充分發揮告知的功能。在政治態度的塑造上，一般也偏向執政黨的宣傳立場。



形成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是絕大多數大眾傳播媒體的經營權或發行權受到執政黨的支配；另一方面是媒體的「守門人」（gate-keeper），必須向執政黨或其經營者效忠，多數記者因而難以從事自主性的客觀平衡報導。傳播媒介所建立的「二手現實」（Second-hand reality）本來就無法和第一現實完全符合，再加上政治因素的干預後，就使新聞報導與事實間的差距更大了。

台灣的大眾傳播媒介深受政治力的控制，在關鍵事件上，所受的操縱程度更嚴重。選舉期間是大眾傳播媒介的傳播效果最直接而立即發揮的時候，被操縱的程度更加厲害。這次選舉有關方面希望透過中

台灣各報紙和電視台對去年11月30日、12月2日民衆「接機」時與警憲衝突的消息，做了一面倒的處理，加上右翼愛國團體到執政黨中央黨部抗議黨外民衆的「暴力」，使選民間的兩極對立升高。（攝影■黃國有）



正機場事件的操縱，影響選民的政治態度，因而在廣播、電視、報紙上，密集的作片面性宣傳。但是，以錄影帶為主的所謂小眾傳播（包括傳單、說明會），加上某些報紙適時報導了另一面的真相，發揮了一些制衡效果，使大眾傳播的操縱效果降低，媒體的公信力大為受損。

■先建立民主的管理制度，才能發揮民主的傳播功能

民進黨候選人的競選總部，緊急利用閉路電視牆和海報板，傳播出與控制下的大眾傳播完全不同的，故事的另外一面真像。（攝影■綠色錄影小組）



不過，有關方面透過資訊的控制，操縱選民的效果仍然相當可觀，只是不如以往那麼全面。這是因為執政黨仍執迷於「子彈理論」，假設受眾沒有其他資訊來源，宣傳的子彈可以準確擊中目標，以為民眾不會主動追求資訊以瞭解真相。但是，受眾現在已有錄影帶、錄音帶、雜誌、傳單、說明會等其他的資訊來源，而且歷經近年來幾次重大的政治事件，已有較高的判斷力，不再

全然相信大眾傳播媒體，因此大眾傳播的效果就大打折扣。大眾傳播媒體因受過度的運用，造成了疲乏的效果。

當然，目前大眾傳播的壟斷力絕非小眾傳播所可制衡得了。台灣不僅有報禁，連廣播、電視也不開放自由經營，現有媒體水銀瀉地似的籠罩全社會。在目前的媒體結構下，小眾傳播仍無法與其抗衡。若有所突破，主要有兩條途徑：①媒體的經營權須開放，重整大眾傳播媒體的結構。②新聞工作者必須自覺，提昇集體的力量，尋求自主，促進經營權與編輯權的分離，與經營者抗衡，而非全然受其支配。大眾傳播媒體的經營者本身是既得利益者，不會主動要求開放媒體經營權，這要靠外在的力量去促動。我相信，大眾傳播媒介本身先要有管理上的民主化，先建立民主性的管理制度，才能發揮民主性的傳播功能。

(杜繼平整理)

楊憲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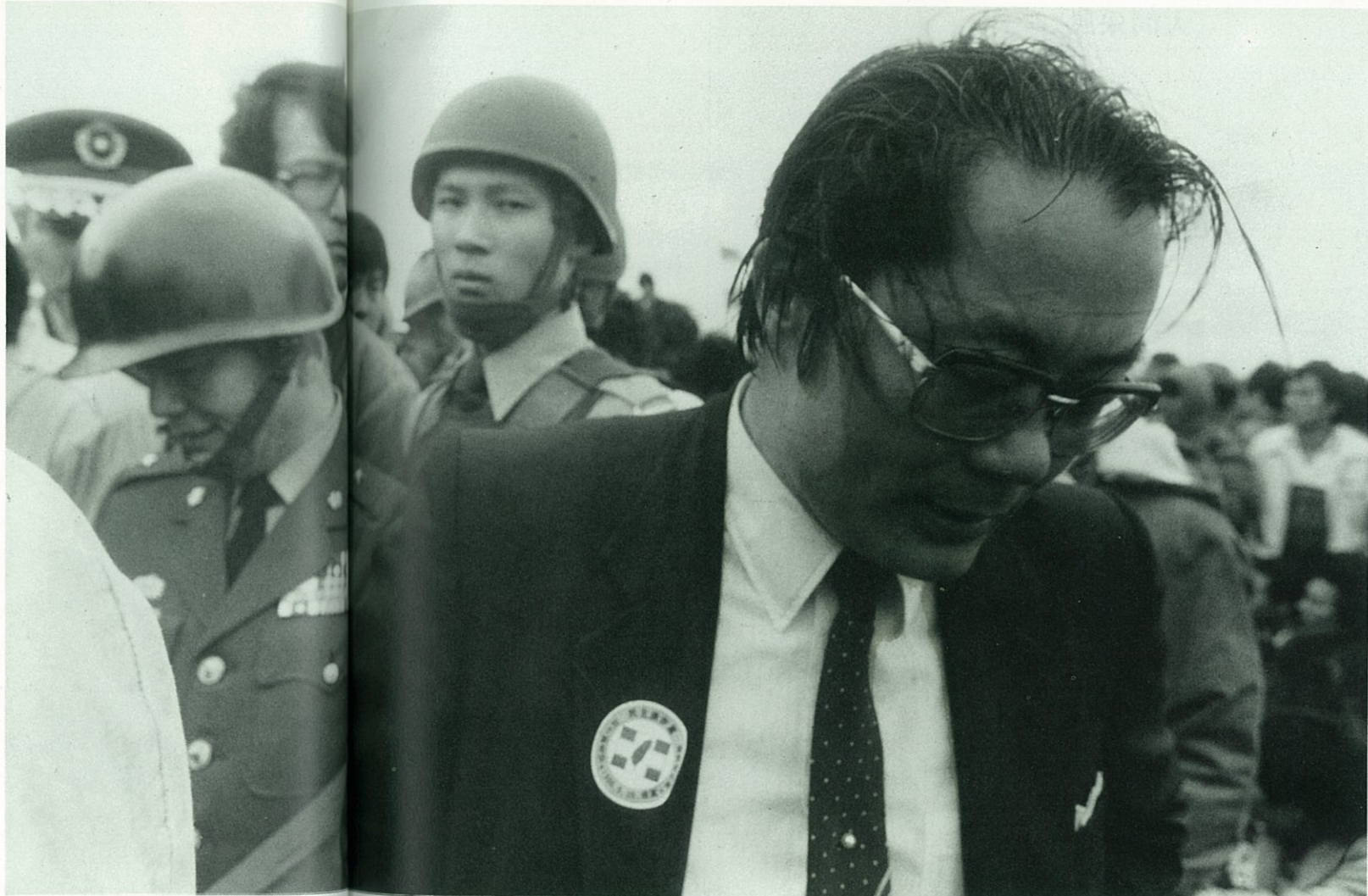
聯合報記者

記者應該吸收
更多專業的知識，
讀書永遠是很重要的。



去年的大選結束後，我認為新聞從業人員應該警覺到有必要去為未來的傳播工作做準備。第一種準備是實力上的，也就是說，要吸收更專業的知識，讀書永遠是很重要的

去年11月30日，民進黨主席江鵬堅和北警司令胡佐政治商讓代表進機場接機事宜之後。這張傑出的新聞照片卻不能在大眾媒體上出現。(攝影■侯聰慧)



。另一種準備是道德上的。新聞工作者的金科玉律或社會責任固有其歷久不磨的價值，但還有一個更基本的道德是要自問：「是不是適合從事新聞工作？」如果沒有這樣的反省，一方面不一定能做好新聞工作，另一方面也無法發揮個人的真正長處，殊屬可惜。(王菲林整理)

蕭孟能

文星雜誌發行人

消費者有權利拒絕
沒有證據、故意扭曲、
混淆是非的報導

一個社會最基本的政治問題沒有解決的話，其他如：司法公正、教



育獨立、言論自由等問題也無法徹底解決，新聞傳播何獨不然？

台灣有一些新聞工作者很優秀，現在幾個品質較高的雜誌頗得力於他們的撰稿支持。但報紙主管自我設限、心態保守，使他們無法發揮所長，從而新聞傳播也無法

提昇水準。

我們的報紙，可讓國民知天下事的國際新聞佔不到一個版面，而報導聲色犬馬、揭人隱私的社會新聞則至少佔了兩版，這種輕重倒置、本不分，表示我們的大眾傳播機構不嚴肅對待新聞工作的社會責任。報禁解除以後，這種情形可能會有突破，不論新辦、舊辦的報紙都會改進才是。

目前消費者意識開始覺醒且日漸提高，此時可以提倡消費者「知的權利意識」消費者有權利拒絕沒有證據、故意扭曲以及混淆是非的報導，這樣或許能形成一個制衡的力量，使新聞機構不敢不對讀者負責而縱恣如故。♀

歐洲 印象

在福利國家下，
行走在制度化的休閒與消費中，
喪失了人間目標，
面臨生活與文明品質之廢頹的歐洲，
一個豐盛的視覺與思考的旅程……

假期

歐洲各國自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普遍實施社會安全保險制度，不但每個人列入醫療保險，不愁生病看不起醫生，而任何行業都硬性規定每年必須有一次假期。這種假期少則一週，多則一月，是付薪水工資的休假。任何職業，只要繼續工作一年以上，就可獲得一個月的休假。上自部長，下至工人僕役，一律如此。歐洲人對每年這種假期的盼望與計劃，真是如癡如狂。也可說他們一年的辛勤工作，就為了這次假期。說到度假，真是他們人生的最大享受，多半是上山下海或到外國旅行。決不願呆在家中枯坐不動。

攝影 ■ 林柏樑

假期當然是輪流的，不過絕大部份是安排在夏天7、8、9三個月，而各級學校的暑假正是此時，所以夏天度假的人特別多。如果你在夏天到巴黎，馬路上的人十之七、八是外來的人，真正的巴黎人，大都出去度假了。

雖然出國旅行成了一時風尚，畢竟因為化費較多，絕大多數歐洲人還是到本國的各處名勝去休閒，而海邊永遠是吸引人最多的目的地。

法國是西歐面積最大的國家，三面臨海得天獨厚。如果說法國是歐洲渡假中心或全世界的渡假中心，也毫不為過。法國的海灘自以南邊地中海沿岸一帶最美、也最著名。西從馬賽東端之Cassis起，東到蒙地卡洛東端之Menton為止，這一段經年陽光普照，海水碧藍、法國人稱之為藍色海岸（Cote Dazur），其中最著名的城市為土倫（Toulon）、坎城（Cannes）和尼斯（Nice）。

但是在藍色海岸中還有一處更著名的地點，卻是非久居法國者所不知的，那就是善脫背（Saint-Tropez）。此地海灘有一處天體營，再加上性感小貓碧姬巴鐸就住在此，因傳聞BB常在海中裸泳，有不少美國遊客專門租了小艇到善脫背海邊用望眼鏡獵豔、希圖一覽BB的秀色。

在法國，不僅海邊，即使內陸凡有湖泊之處，有天體營存在。男女裸裎相對，不以為怪。而婦女們一到夏天，就迫不急待地要袒胸露背，

撰文 ■ 繆寄虎



把她們的皮膚解放出來，尤其要把皮膚變成棕色才滿意。所以在海邊多的是著比基尼裝的婦女在身上塗了油膏，猛晒太陽，有時往往連乳罩也解掉，大家司空見慣，習以為常了。

「藍色海岸」的陽光海水均好，但美中不足的是海灘不理想，多是碎圓石子，而缺乏細沙。真正的沙灘就要到西北地區諾曼第的海邊，像朵維爾（Deauville）的沙灘就是細沙的沙灘，因距巴黎僅一百公里，是週末度假的地方。

尼斯海灘邊，
群聚著一群不同國籍的年輕流浪漢。他們晚上就在沙灘上喝酒、彈琴、吟唱，並交換各自旅行的經驗，互通有無。

他們有的是學生，有的是出社會不久的年輕人，趁著暑假，出來尋找據說失落的自我。

克洛夏和克洛夏德

由於歐洲各國社會福利辦得好，人民不虞凍餓，在法國如果一個家庭生了5個孩子的話，家長就可不必工作，光靠家庭補助金（Allocation Familiale）就足夠生活了，所以在法國，人們確實是有「白吃的午飯」可以享用。在福利國家政策之下，有許多流弊，例如總會有一些人好吃懶做，靠著各種不同名目的政府津貼過活；或做上3、5個月工作，就想辦法被開革掉而坐領失業救濟金；也有些人因種種原因離家出走，在街頭流浪。歐洲的流浪漢特別多，

年輕的人還是60年代嬉皮的遺風，中年以上的流浪漢，那就是自我墮落渾渾沌沌過日子了。

中年流浪漢有一個共同特性，就是嗜酒如命。不知道是為了流浪生活借酒澆愁，還是因為酗酒結果變成了流浪漢，這永遠是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無法索解。

法文裡有兩個字，都是流浪漢之意。一是Vagabond，一是Clochard。如果嚴格分辨，前者是指在天涯海角到處流浪之意，後者是指在城市街頭游蕩，無家可歸或根本不想回家之人。

在法國各城市看到的中年流浪漢，

衣著襤褸，塑膠袋裡裝幾塊麵包，口袋裡塞一瓶酒，見到外國遊客伸手要錢，一張口，酒氣噴人。這些都被稱作「克洛夏」。因為法文普通名詞有陰陽性之分，所以女流浪者就叫「克洛夏德」（Clocharde）。愛喝酒的人不全是克洛夏，但凡是克洛夏，幾乎都嗜酒。為了買酒，他們就伸手乞錢。除了在遊客多的街頭，他們最常乞錢的地方，還是各大學的大學餐廳門口，專門向外國學生，尤其東方人臉孔的學生開口，想必他們早有一項共識：東方人比較心軟吧。

我自己的確經常施捨零錢給這些

克洛夏，從五角一塊法郎到後來隨物價指數上漲到三塊五塊法郎。法國酒最便宜，到1984年止，一瓶最普通的紅葡萄酒售價僅4.5塊法郎而已。啤酒更便宜，一瓶不到兩法郎。因此，克洛夏只要稍為伸伸手，動動口，酒錢就有著落，日日進入醉鄉。

天氣暖和時，克洛夏們多半在街邊長椅上睡覺。在巴黎則塞納河邊是他們打地鋪的最佳場所。天氣冷了，就少見他們在街上出現，想必也有他們的窩，我們不知道，但警察知道。每到耶誕節前，警車出動到大街小巷尋找克洛夏，把他們一

在巴黎拉丁區街道邊，躺著一位半醉的婦人，在微雨的七月天，躺在通氣閘上，兀自享受因為氣溫變化所湧出的熱氣。



車車的載到慈善單位，強迫他們洗澡、換內衣、大吃大喝一頓，有家的通知家屬領回，無家的便留在慈善單位。但克洛夏總要設法溜出來，回到街上去流浪。人民有流浪的自由，大概這是西方民主政治的特色。

老人與狗

也許現代西方資本主義社會追求物質金錢發展到極致，家庭親情越來越淡薄，女子們一到18、9歲個個都想離家，住到外面去，不願與父母同住。65歲以上退休的人，如

老遊民帶著全身家當，徘徊在賽納河畔的椅上，背後的年輕戀人，兀自談情說愛。在西方社會，年老真是一種悲哀。如果您不願進入老人院，就只有四處流浪的一途了。



即使是中產階級，年老了依舊寂寞孤單。這位上了年紀的婦女，在假日的盧森堡公園裏，坐在公園的樹下，曝曬一點微薄的陽光，對她左前方一個喧鬧的咖啡座，視若無睹，就不知是她被人遺忘了，還是她遺忘了別人。

精神體力都好，就跟老伴在一起安享餘年。如果，健康不佳，又無老伴，則只有住進養老院去吃大鍋飯，子女呢？在節日來探視一下而已。

一般來說，歐洲老年人的生活雖非悽慘，也夠寂寞的。他們大都養狗做伴。就是中年壯年人，對子女的關心也比不上對狗的關心。他們大約認為子女並不服從父母，而狗卻忠心耿耿，最為聽話，所以養狗可以得回饋，獲得安慰，而養育子女不過盡義務。

今天法國人家庭子女一旦中學畢業，就離家自立謀生去了。

因為人際關係淡薄，只有從動物身上尋求安慰，歐洲人對貓狗的照顧週到，真是比對父母子女還體貼。每天兩次要帶狗到公園溜達，經常替狗洗澡，冬天小狗怕冷還替牠穿上背心禦寒，超級市場的貓狗罐頭食品琳瑯滿目，其他一切貓狗所需之物，商人也費盡腦筋推出供應。

根據1984年10月9日法國電視台的報導，法國當時共有900萬隻狗。法國人口不過五千萬，差不多每六個人就有一隻狗。如果說世界各國養狗比率最高者是法國，絕不為過。因為狗多，後遺症是馬路上到處都看到狗屎。本來法國街道最美，英

梵蒂岡牆邊城，一位年老的乞丐，伸手向一位神父乞討，但是神父和她僅是擦身而過，未留下半點祝福。梵蒂岡已成了標準的觀光城，而神職人員對於這些乞丐也早已麻痺了。



美等國都比不上。但是被狗屎糟蹋，真是大煞風景。平常在人行道上走路，還可看到狗屎避開，但到了秋天，由於法國極大多數馬路邊上有梧桐樹，一入秋天樹葉飄落滿地，蓋住了狗屎，往往一腳踩開樹葉，鞋子沾上狗屎，實在令人惱火。由於養狗的人多，常常發生狗咬傷郵差的事件。郵局一再呼籲要人們看好自己的狗，但情形並無改善。

法國還有一件令人惱火的事，就是街上公用電話十有八九都遭破壞，

如果有急事想打電話，根本無從打起，只有到商家借用電話。這種公用電話的破壞行為，在十多年前還比較少，近年來則愈演愈烈。對於這種情形，在法國有許多說法。有的人認為不良少年為竊取硬幣，有的說是阿拉伯學生搗毀洩憤。總而言之，是公共道德的淪喪，令人痛心。有時候你會看到某一公共電話亭前大排長龍，排隊的人均為外國人。那就可斷定，此具電話可以使用，但電腦裝置有了故障，換句

話說你只要丟一塊法郎硬幣，就可撥通國際線路，一直講下去，不受限制。於是你可以打到香港、美國、非洲，只化一塊法郎講幾十分鐘的話，一直等到警察發現，通知電信局來檢修為止。

阿拉伯人及其他

意大利常說他們有三大特產：馬丁尼酒（這是一種飯前飲的甜酒）、飛雅特汽車、黑手黨（Mafia）。我總覺得意大利人最重人情

在阿姆斯特丹，一個雙親都是戲劇表演者的十幾歲男孩，把自己的房間，在眼睛所及之處，全噴寫上自己的情緒。他的父母已經分居，爸爸新有了一個年輕貌美的女朋友。



味，人際關係和家庭親情比任何國家都濃厚。他們信仰天主教又最虔誠。我想不通這樣的國家，怎麼可能是擁有最多共產黨員的西方非共國家（據估計意大利有一百七十萬共黨黨員）？我曾經當面問過一位意大利民法教授。我說作為一個意

大利人，他可以同時是天主教徒、共產黨員、民族主義者，難道一點不矛盾嗎？他說毫無矛盾，因為他自己就是這樣的意大利人！

以我自己對歐洲大陸語文的粗淺體會比較，歐洲語言越往東越難聽，越到北則音調越硬，越向西南

金車 伯朗咖啡 祝您年年有餘



金車股份有限公司

則音調悅耳柔軟。意大利話就是最美、最具音樂性的語言。要是打個比方，法語像上海話，西班牙語像寧波話，而意大利就是蘇州話，德語像山東話、英語則可比作北京話，美國英語太滑，可以比作天津話。各國語言總是女人講得比男人好聽，獨有意大利話男人吵架時也好聽。

講這種好聽語言的民族行動不致粗暴到那裡去，且意大利人都有音樂天賦，所以他們把示威抗議也轉化為像一場音樂演奏會了。

如果說意大利人生性開朗活潑，則阿拉伯人就比較沉默憂鬱。也許是宗教的原因，也許是近百年飽受帝國主義殖民統治的辛酸，阿拉伯人一般上給人的印象，是比較沉重寡言的。在法國，過去凡是有粗重吃力的工作，都讓阿拉伯人擔任，如倒垃圾、修馬路、建築的工人等，都是阿拉伯人。他們來自阿爾及利亞、突尼西亞、摩洛哥等國。法國的阿拉伯工人人數最多時達200萬人，現已在限制下逐漸減少了。他們在法國也受到歧視。法國社會每次失業率增高，就怪到阿拉伯人頭上，說他們搶了法國人的工作。他們如果回國生活，日子會更困難。因為在他們家鄉，人們都認為一旦到了法國，就是到了天堂還要把家人親屬一個接一個帶到法國去。他們不知道在法國的情況並不如想像的好，問題重重。本文有一張照片中有一位阿拉伯老婦人可能要搬家（法國人都不願把房子租給阿拉伯人），或許要去找她的兒子，帶著全部家當，在巴黎熱鬧的拉丁區街頭走累了，只好坐下歇息，背後一對年輕人正在談天，誰來理會她呢？

彩色噴漆也不清楚是那年發明的，大約60年代末開始成為歐美年輕人拿來在公共場所塗寫「大字報」發洩情緒的工具。這玩意兒一噴上牆壁，根本洗不掉。如果坐過紐約



的地下電車。每節車廂內都塗得五顏六色，令人噁心。不過，假如好好利用作藝術的創作，倒也算是另一種「油畫」的材料。顏色與線條可以代表情緒的表現，許多歐洲家庭因父母離或分居，各人另尋伴侶，苦的是孩子，不能忍受家庭分裂造成的衝激，有的變成問題兒童，

像這位阿姆斯特丹的一個十歲男孩，用噴漆發洩他的感受，把自己住房變成一幅「現代畫」，已經算是感情激動的昇華境界了。不過因婚姻破裂而引起的兒女心理教育問題，在歐洲是越來越普遍了。看來科技進步似乎永遠不能解決人性問題……

羅馬稅務署前，一群失業的巴里市市民，一大早在官署抗議。因為據說他們的鞋業及手工藝品生

意被台灣的仿冒者所搶走了。雖然是一種抗議，看來却好像胡鬧、開玩笑一樣。

四川 九寨溝 去來

九寨溝位於四川北部南坪縣岷山南段，以天然湖泊和貓熊的產地聞名。一位西德旅行攝影家，却在這兒看見藏族人民的貧困、落後，漢藏人民間沈默的隔閡，以及在觀光客的侵擾下，藏族文化傳統的崩解……



馬潤思，德籍，1960年出生於漢堡。曾在西柏林學習攝影，目前旅居臺灣學習中文，從事攝影工作。

攝影 ■ 馬潤思 撰文 ■ 趙敏珞



一個可能是來自比較大的村落的牙醫，正在九寨溝的村落裏替一位老婦人裝假牙。他的工具相當簡單。



藏族的老婦人也要幹活，即使再粗重的活，做起來都輕鬆順手。其中沒有背柴薪的老婦人，手上拿著牛毛編的擲子，這種擲子特別用來趕蒼蠅，因為他們無法常常洗澡，所以蒼蠅總喜歡在他們的臉上和頭髮上圍繞打轉。

偶然的機會，我來到了九寨溝

我在1986年7月，從廣州出發，做了一次路經陽朔，貴州、峨眉及樂山等地的旅行。本想在成都轉往西藏的，但由於路況不好，加上外國人買機票特別昂貴；以及中國大陸對外國觀光客雙重收費標準使我深感失望之餘，已經準備慢慢地踏上回程，離開中國大陸。然而就在峨眉往樂山的路上，碰到了兩位從廣州來旅行的年輕女孩。她們友善而誠懇地邀請我與她們同行。於是，在這個偶然的機緣下，我遂和他們一起到四川中西北部的山區——一個很多藏人世代居住的地方，去旅行了一趟。

她們的目的地是有名的風景區——九寨溝。九寨溝位於四川北部南坪縣境內岷山南段的北坡，接近甘肅省邊境。面積大約有620平方公里。海拔2000至4700公尺的高山，四處林立，雄奇的瀑布，綿延無邊的原

始森林以及清瑩透澈的天然湖泊，是這裡最大的特色。而根據藏族的傳說，這些鑲嵌在四川省深山密林中的108個湖泊，還是由於女神娥珞瑟妹在與魔鬼歇么博鬥時，不慎將男神達歌相贈的寶鏡一面，從雲霄跌落人間，散碎而成的呢！由於不但擁有這些難得的天然景觀資源，同時，這裡也是聞名世界的稀有動物——熊貓的少數生長地之一，中國大陸政府已將此地規劃成一個重要的全民觀光區和自然生態保育區。

因為九寨溝風景特殊，在觀光旺季時，大陸各地的觀光客會大批湧入。這些中國觀光客大部份都在成都租巴士，用大約2天至3天的時間，一路坐到九寨溝去。時間的長短，要視路況好壞而定。因為這兒所有通往九寨溝的山路，全是碎石或泥巴路，一但有塌方的情形發生，山路就要關閉整修了。搭載一般乘客的巴士，大多是老式的車型，但也還看得到設備新穎的進口吉普車，

新地近刊四種，佳評中暢銷！

8折優待「人間」的讀者！

凡「人間」雜誌讀者／訂戶一律照價8折優待劃撥時務請註明！

②1【小說】棋王／樹王／孩子王

鍾阿城著
11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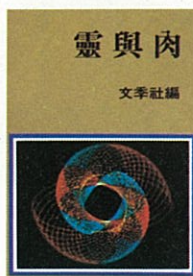
大陸作家鍾阿城的「棋王」在1984年4月號的「上海文學」刊載後，轟傳世界華語文學界。本書合刊他另外兩篇傑作，可以更完整地認識這位重要的中國小說家。



②2【小說集】靈與肉

文季社編
100元

本書集刊《文季》雜誌先後精選刊出的今日大陸重要短篇小說，包括汪曾祺的「黃油烙餅」；李准的「王結實」；劉青的「白色的路」；牛正霖的「風雪茫茫」；張賢亮的「那老漢和狗的故事」以及「靈與肉」，是深入理解大陸社會與人民的心靈不可不讀的小說集。



①7【隨筆】松窗隨筆

何欣著
1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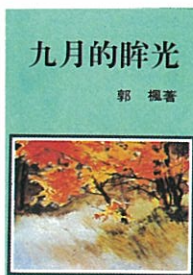
著名英美文學教授何欣，不但精於文學研究和評論，也寫一手雋永雅讀的隨筆。本書收集作者數十年來的隨筆和散文43篇，非但行文精逸，更瀟灑著長年教養的深刻而動人的知性。



⑦【散文】九月的眸光

郭楓著
90元

郭楓是台灣極少數秉承了白話抒情美文傳統的詩人和散文家之一。他的漢語精確，潔淨而豐美。他的情感醇厚，形式和結構凝緻而飄散著中國30年代散文的傳統芬芳……



①文學的道路〈文學論文〉
文季社編 100元

②人行道〈散文〉
許達然著 80元

④理想的追尋〈隨筆〉
尉天驄著 90元

⑤老家的樹〈散文〉
郭楓著 90元

⑥永恆的島〈散文〉
郭楓著 90元

⑧第一次信仰〈詩〉
郭楓著 80元

⑨海之歌〈詩〉
郭楓著 100元

⑩民族文學論文集〈文學論文〉
郭楓著 90元

⑪李魁賢詩選〈詩〉
李魁賢著 80元

⑫心靈的探索〈論文〉
李魁賢著 100元

⑬醫療·人權·社會〈散文〉
陳永興著 100元

⑭荊棘中的探索〈文化隨筆〉
尉天驄著 100元

⑮就那麼一點黯紅〈短篇小說〉
陳炳藻著 100元

⑯呂嘉行詩抄〈詩〉
呂嘉行著 100元

⑰姻緣〈小說集〉
葉石濤著 100元

⑱從寫實主義出發〈論文〉
葉石濤著 100元



中國純正文學的傳薪者
新地文學出版社

郵撥：0714576-4 崔紀彥
木柵郵政1-267信箱 電話：(02)3944854

風格源自洗鍊的品味

世界唯一由鑑賞家指定設計與製造的休閒服飾



BORG

世界網球王・溫布頓大賽五連霸
以精湛的技術享譽網壇
今日！更以精緻的品味為您追求
世界一流的穿著水準

111 滿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MUNSIN GARMENT CORP.

地址：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181之3號

TEL: 5952391 (代表線)

門市本店：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181之3號 ● 台北／先施百貨 2 F ● 統領百貨 4 F ● 今日百貨(FIT) 3 F ● 高雄／愛買百貨 1 F



載著比較有地位的大陸觀光客來往於九寨溝，成都的路上。

我和兩位廣州女孩由成都搭火車至昭化，再由昭化搭巴士經南坪至九寨溝。昭化至九寨溝是一路爬坡，蜿蜒而上。陳舊的巴士行駛在凹凸不平的路上有如船行在波濤洶湧的海洋，激烈的動盪起伏。乘客，必須要費很大的勁道，才「坐」得住。到九寨溝的第一個晚上，住的是一個只有一層樓的賓館。賓館雖然是新建的，樣式卻和軍隊的營房差不多。賓館的設備也非常簡單，每個房間除了擺著4張床，便沒有其他的擺飾了。室內沒有暖氣，也沒有水，旅客要水用的話，必須拿個盆子到一個公共的浴室取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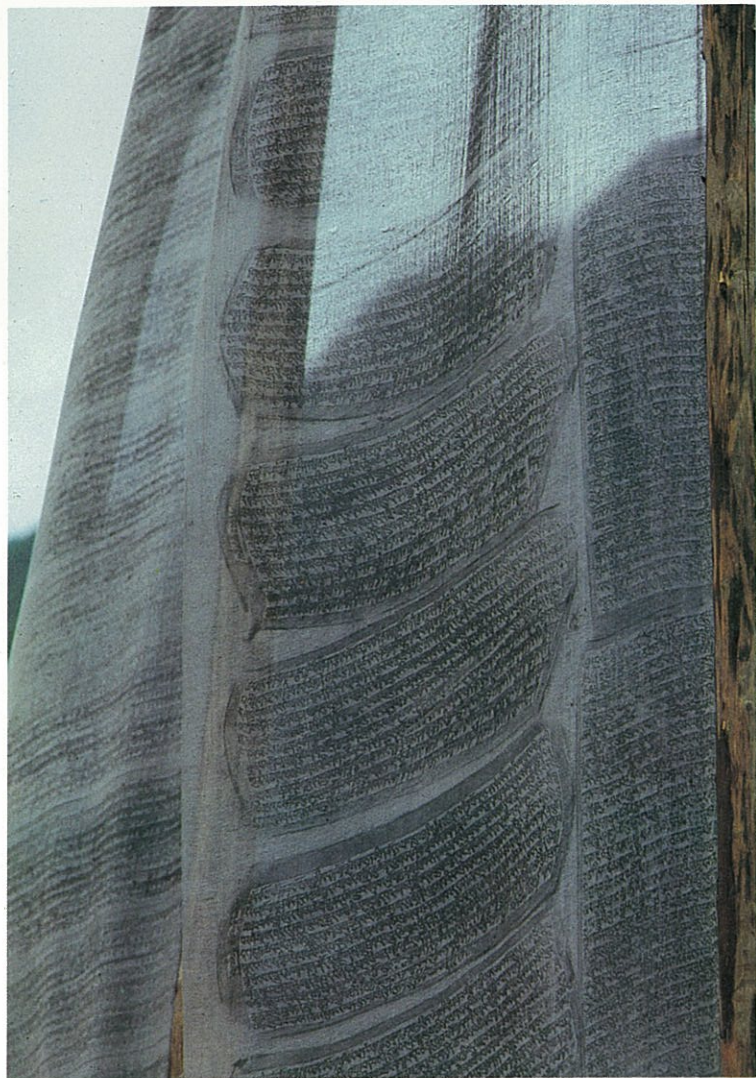
九寨溝總共有3個賓館，都由漢人經營管理。觀光旺季時房間往往供不應求。但是有時外國觀光客會租不到房間，卻不是因為客房供不應求，而是因為有些賓館不大歡迎外國人。我們在九寨溝的第2個晚上，

就遇上這樣的狀況。

我們到了一家叫諾日湖的賓館，櫃台人員先是告訴我們房間已滿。然而過不多久，我們卻眼見他們把房間租給後到的中國旅客。詢問之下，才知他們以為與我同行的廣州人是來自香港，而非大陸本地的旅客。經過一番爭論之後，他們終於給了我們房間。當然，我和每一位在大陸各地旅行的外國觀光客一樣，付了雙倍於中國人的價錢。在中國大陸，無論做什麼、吃什麼、或者買什麼，外國觀光客都要付比當地人高出二倍至三倍的價錢。

九寨溝算是一個規劃相當完整的風景區。這兒有寬敞的馬路供車輛行駛，也有較平坦的小路，讓遊客健行。然而儘管值得遊客慢慢巡賞的景色到處都有，可是大陸的觀光客，仍以乘車遊覽者為多。除了在景緻特別奇異或者較著名的風景觀光區。停車下來。也不過是隨意瀏覽，匆匆拍照留影。一陣哄鬧之後，

九寨溝裏超過海拔4000公尺的山脊之一。



在九寨溝的藏族村落，隨處可以看到這樣的白色祈禱幡旗。旗上寫滿了禱文，藏人們希望隨著風兒的吹動，這些代表藏人心願的禱文，能傳達到天上，蒙天神的垂聽。

又再坐上車子，繼續到下一個風景區，重覆相同的動作。

面對這樣的一群觀光客，我不禁困惑的想著：

這般的喧鬧，匆忙，九寨溝曼美的景色，在他們的心中，究竟能留下幾分呢？至於世居此地，一直度著貧困日子的藏人，恐怕更不會引起他們絲毫的關注吧！

在大陸上漢人與藏人間的不和，是眾所周知的。然而直到我親眼看見漢人觀光客對土著藏民的冷淡態度，我才開始具體的理解到為什麼漢、藏人民的關係，在近幾年總得不到改善。

天神的垂聽

我不得不承認，我對中國觀光客在九寨溝的行為相當失望。在我看來，漢人觀光客所關心的，似乎只是到幽美的風景區匆匆走一遭，而不是這裡的自然和活生生的人與生活。為了更了解藏人的生活，我在九寨溝拜訪了兩個藏族的村落。（在這兒，少數的漢人散佈於重要的交通隘口和觀光區，其餘大部分的人口均為藏人。據統計，九寨溝共有九個藏族村落。）

藏人的村落很好辨認，因為從老遠你就可以看見白色祈禱幡旗懸掛在長長的木桿上，隨風飄動。這些祈禱幡旗直直地伸展到半空中，祈望風兒能將藏人的祈願順利地吹到天上，蒙受天神的垂聽。

房舍的構造也是辨認藏人村落的特徵之一；村落裡的房舍都是用一塊一塊的木板隨意搭建起來的「二層建築」。（木板與木板之間留有很大的空隙，我真不知道，當嚴冬來臨時，他們如何抵禦來去自如的刺骨寒風。）下層養牲畜、家禽，上層才是住家。房子裡沒有水電設施，更沒有衛生設備。由於衛生狀況不好，人的臉上和頭髮都有蒼蠅繞著打轉，因為他們散出長久沒有清洗的臭味吸引了這些蒼蠅。這裡沒有學校，也沒有任何公共設施，小路雜亂的在村子裡交錯著。

此地大部分的藏人都不會說普通話，也不會寫藏文。或許語言不通的緣故，他們對我雖然有點好奇，可是卻不敢主動的找我說話。有的默默地看著我，有的只看我一眼就繼續做自己的事。我替他們照像時，有的人會好奇地笑一笑，但我看得出有的藏人覺得不太舒服。他們的態度給我一種介於友善與敵意之間的模糊印象。在我拜訪第一個村子時，只有一次，一個藏人嘗試用普通話與家交談。當他告訴我此村住



了大約二百個藏人。我覺得相當意外，因為我只看到大約二十個房子和十來個藏人，而且幾乎是老婦人和小孩子。也許其他的藏人，有的待在房子裡頭，有的在田裡工作吧？我只得如是胡亂的猜想著。

村子裡的老婦與小孩也沒閑著，只要還有一點工作的力氣，不管年歲多大的老嫗，年紀多小的小孩，都會幫著做些零碎的家事；諸如撿拾樵薪回家當柴火之類的。

藏人的小孩子們看起來總是一付因過度營養不良，而瘦弱不堪的模樣。他們的穿著也顯得邋塌——腳上套著破舊的鞋子，身上穿著經年沒有清洗、縫了又縫、補了又補的百衲衣。我曾為這樣的孩子中的一個拍過照，當我透過鏡頭，望著他有羞怯的臉龐。破舊的軍服垮垮地掛在他約莫6、7歲的瘦小身軀上，彷彿是一種沉重的負軛。按下快門，我不禁心痛的想：這樣羸弱的身子，怎能熬過明年的冬天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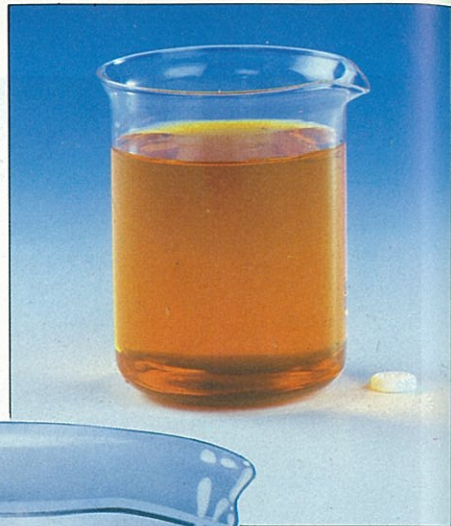
此地的藏人仍是以種植大麥為生。在每一個村落裡，都有個曬穀場。他們將一把一把的大麥，一層層的疊在木架上曬乾，乾了之後，穀子自然會掉下來。據說在文革期間，藏人被迫放棄種植他們的主食——大麥，而改種其它的水果，結果卻因單一種植而造成飢荒和廣泛的營養不良。文革以後，他們恢復種大麥，生活下獲得些微的改善。然而，我在這裡所看到的藏人的日子一般而言還是相當的貧困。

少數民族的尊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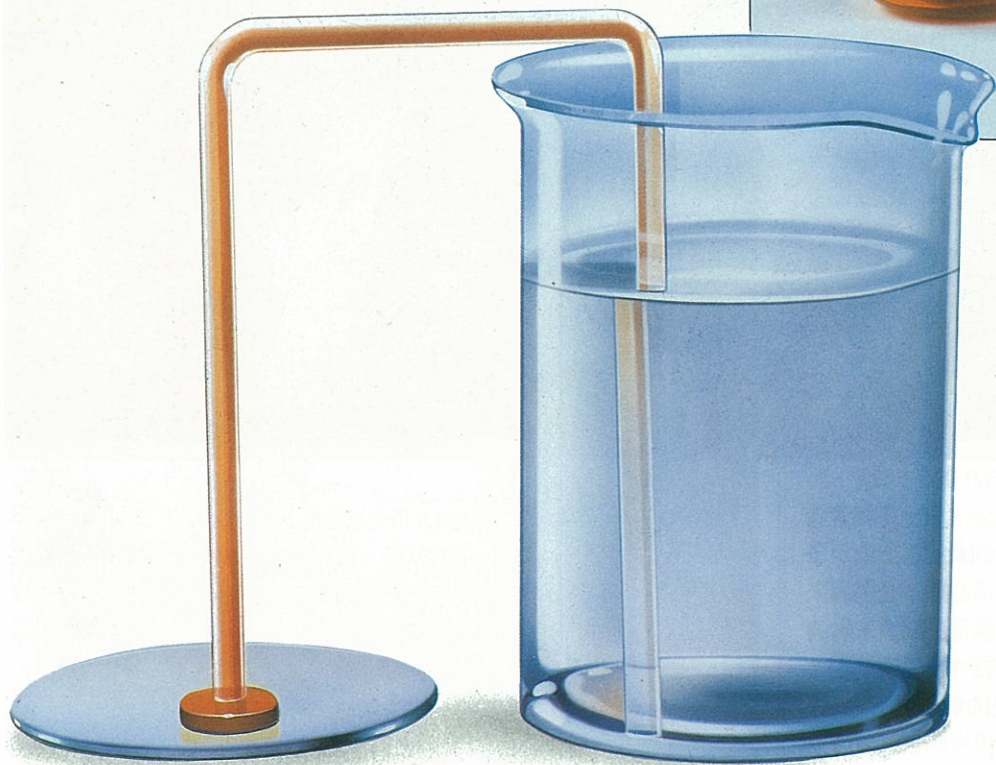
顯然，每年在九寨溝大批進出的觀光客，並沒有給藏人帶來絲毫的利益，甚至我們從大部份藏人對待漢人觀光客的冷漠態度，可以感覺出，由於觀光客囂恣的行為，不但給藏人的生活添加許多無謂干擾，更因此加寬了漢、藏不合的鴻溝。

更嚴重的是；觀光事業在九寨溝，還埋下了侵蝕藏人傳統文化的因子。

九寨溝5大主要瀑布之一的樹正瀑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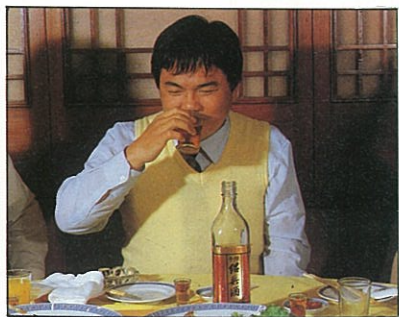


胃中分泌的胃酸。



一粒健胃仙能迅速吸收100倍胃酸

有效治療十二指腸潰瘍、胃潰瘍、胃脹氣、胃酸過多



現代生活中，過多的工作壓力、飲食不正常，可能會刺激過多的胃酸分泌，引起胃脹疼痛不適及潰瘍。

健胃仙可治療胃、十二指腸潰瘍、胃酸過多、胃脹氣。

- 含非反應性氫氧化鋁，具制酸能力。
- 含消脹劑Simethicone，適用於各種脹氣。

胃不舒服時，請注意飲食、鬆弛精神；胃酸過多、胃脹氣，請服用：健胃仙錠。



100粒裝250元

派德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台北市敦化南路571號7F
電話：(02) 7072126

®本商標係美國華納蘭茂公司
授權派德大藥廠使用。

Made by Parke Davis Corp. R. O. C. under the
Authority of Warner Lambert Company U. S. A.

制酸·消脹劑
健胃仙錠 Gelusil Plus



當我看到大部份藏人的傳統服飾，以及用皮革製成的傳統靴子，已被伴隨觀光事業大量流入的舊軍服，粗製的球鞋所取代，我便不得不憂慮的感到，當所謂的觀光事業在九寨溝逐步擴展起來的時候，是否也意謂著藏人的傳統文化日漸淪向崩潰、瓦解的境地?!

當我們離開九寨溝往西走，繞道至松潘與洪原回成都。沿途也遇到不少的藏人，他們有的仍過著逐水草而居的遊牧生活，有的靠務農維生。大致看來，他們的經濟條件比九寨溝的藏人差，生活也更艱苦。然而從他們的身上卻可以明顯地感受到一種充滿自足的快樂，也許他們的生活較少受到觀光客的騷擾，因此他們對待觀光客的態度也比較友善。記得有一次我們的車子故障，停在路邊修理，住在附近的藏人都很親切的走過來和我們寒暄，並且熱心的幫忙。事後，有的藏人還主動地請我們替他拍照。他們的質樸、熱情，使我的旅程加添了一段溫馨

的記憶。這個民族，曾因為堅持對自己的宗教信仰，傳統習俗、生活方式保有自主權，因而在文革時期過著血淚交織、淒風苦雨的歲月。文革之後，即使中共政權在對待藏人的政策上已有某種程度的放寬。然則普遍而言，這個民族仍在過著貧窮；不被尊重的日子。每當，馱負大網襍薪的年邁老婦，羸弱瘦小的幼童，以及在九寨溝呼嘯來去的觀光客的影像，在腦海浮現，我就會有一股難言的哀痛。

然而，當我想起他們與困境搏鬥的毅力；隨時流露樂觀知足質樸笑容。我不但強烈的感染上一份對生活的信心。彷彿也從這些藏人的生活上，更具體的理解到中國人說：「知足常樂」的意義。

離開中國四川中西北部，我也總會想著……

要到什麼時候，世界上其它類如九寨溝藏人的少數民族，才能享有被絕對尊重的地位，才能完全擁有自己民族的尊嚴呢？

在九寨溝愈往高處爬，愈可見叢叢的脩竹，參差於高大的松、柏之間。

華視 「學英語的技巧」全文

廣告

本節目於民國七十四年七月十三日晚11：30至1：00於華視頻道播出。

主持人：陳月卿小姐。主講人：扶忠漢先生。

會中陳月卿小姐首先介紹扶先生憑著苦學自修揣摩了一套相當有效的英語學習法，

近年來他在各地的演講幾乎場場客滿，

美國密蘇里大學的校刊因此專文報導，並且稱他為資深的語言學家。

※扶先生將於最近專辦各種服務大眾的英語活動，詳情請參閱一月五日的中國時報分類廣告欄。

大家好，記得有一次吃飯的時候，有個美國小姐對我講了一句話，她說Raymond，那是我的英文名字，How do you call this dish in Chinese?（請問你這道菜中文應該怎麼講？）我告訴她這句英語不太正確，她說：「這怎麼可能呢？」我說：「您不妨去問兩個真正受過教育的美國人。」她問了之後，回來告訴我，那句英語確實是不太正確。就因為今天我講的每一句話，相信各位也隨時隨地可以去請教專家學者，所以我希望當你認為不可能的時候，能夠提出來，千萬不要在心裡對自己說：「這怎麼可能？」否則，我講的話就算對你再再幫助，你會發覺你白來，我也白來。我想現在我們就言歸正傳，談到該如何學英語。

談到學英語，首先我們要徹底了解每一句英文句子為什麼會這樣講，這句話聽起來很容易，但就拿我剛剛提到的那句英語來說，有個英文老師就曾經問我：「為什麼我們可以講What do you call this in Chinese?卻不能說How do you call this dish in Chinese?」我告訴他，文法上常常並沒有絕對的為什麼。譬如：我若問一個美國人「椅子英文怎麼講？」我可以對這個美國人說How do you say 椅子 in English?我也可以說What do you call 椅子 in English?為什麼我用say的時候，用how就沒有錯，而用call的時候，卻不能用how呢？這兩句正確的英語又有什麼不同呢？我們當然可以從文法上分析這些句子的結構，但事實上，這只是外國人講話習慣上和我們中國人的不同，可以說是他們說話的特別語法，我想今天我們就從「特別語法」這四個字來談到學英語的技巧。

我記得在不少語言中心擔任班主任的時候，曾問過幾位老師：「這個東西我買了兩個禮拜了」英語要怎麼講？他們很自然地回答說：I have bought it for two weeks，這句英語用的是現在完成式，文法上應該沒有錯，但美人士根本不可能那樣講，即使真的那樣講，也是指其他的意思，而不是指「這個東西我買了兩個禮拜了。」為什麼呢？這牽涉到英文和中文第一個很大的不同；英文有分狀態性動詞和動作性動詞，譬如我說：I bought it last night。（我昨天晚上買了這個東西。）什麼叫做買？我把錢給別人，拿了東西的這個動作叫做買。希望各位能記住，英文字buy只表示一個動作，換句話說，如果你講I have bought it for two weeks可能表示「買」這個動作已經持續了兩個禮拜，而絕不表示「這個東西我買了兩個禮拜。」譬如：美國人可能對你說How long have you had this?表示「這個東西你買多久了？」他們用have（有）這個字來代替buy（買）這個字，因為中文所謂買了兩個禮拜，所表示的就是從買這個東西到今天，你擁有它兩個禮拜的狀態。像這樣的例子，英文中並不是很多，可是我相信隨便使我也能舉出好幾個類似的例子；我在此用一個最簡單，最常用的例子來向各位說明。那位先生，能請您用英語講出「我認識他。」這句話？I know him很好，請您再講「我兩年前認識他的。」I knew him two years ago好，請您再講第三句「我認識他兩年了。」I have known him for two years很好，這位先生所講的三句英語，文法上應該都很正確，可是第二句錯了。因為英文字know（認識）只表示一看到他就能認得他的狀態，我認識他就隨時都認識他，根本沒有動作，可是兩年前認識他，不管是經由別人介紹或自己主動去認識，都是一個動作，所以美國人若對你說「我們大學時候認識的。」他們很可能會說We met in college，他們用meet這個字來表示「認識」的動作。這就是為什麼美國人剛和你認識的時候常會說Glad to meet you!表示很高興認識你，而你不說Glad to know you!很多中國學生還把這句話中的meet當碰面、遇見，其實遇見和認識都是meet極為常見的意思。我曾經要十個托福考過六十分以上的學生用英語講「我很久沒見到他了。」他們都說I haven't seen him for a long time，我又要他們用英語講「你多久沒見到他了？」

有兩位同學講不出來，其他八位同學說How long haven't you seen him?這兩句英語在文法上應該也沒錯，換句話說，如果你學的是傳統的文法，這兩句話應該是你照文法規則所能造出來的最標準的句子，但事實是第二句又錯了，為什麼？只因為美人士從不這樣講，這就是我所謂外國人說話的特別語法。

今天，既然，我們已經談到英文的結構，我想對英文文法做個最簡單的提示。我記得當學生的時候，老師常要我們背五類動詞，你把一本所謂比較正統的文法書，一翻開動詞篇，一定會談到五類動詞，但不懂五類動詞的人，一樣可以很輕易地學會講英語。我再舉個更簡單的例子，應該就沒有人不懂我的意思。譬如：我說一句英語She is a nurse（她是一個護士）在英文文法的分析上，nurse是所謂的主詞補語，可是這句英語和中文的結構完全一樣，而當初我會講這句中文的時候，我並不知道「護士」是主詞補語，那麼為什麼我一定要知道nurse是「主詞補語」，才能學會講這句英語呢？當然更沒有必要，所以我在教學生教到She is a nurse。這句話的時候，絕不會向學生分析所謂的主詞補語。從頭到尾我想告訴每一位聽眾的只是一個最簡單的概念，那就是：數學有人考100分，也有人考零分；但我在三軍總醫院的精神科曾看過一位精神病大夫在治療一個白癡，他問這個白癡任何一個問題，這個白癡都搖搖頭表示不知道，可是這個白癡最後被問的不耐煩了，他突然拉著他媽媽的手用台語說：「媽，我們快回去，我肚子餓死了。」我才發現那個白癡會講話。對你來說，這或許沒什麼，但你要了解，世界各國的語言結構幾乎都不一樣，一個中國人講：「我在新東陽上班。」一個美國人講話的句型結構卻是「我上班在新東陽。」你有没有想過，那個白癡為什麼不講「我餓肚子（台語）」而講「我肚子餓（台語）」因為他懂得使用這個語言的結構。這只是告訴各位，沒有一個專家學者可以否認，語言的結構已容易到了任何人都能接受的地步，可是今天如果我們把五類動詞、主詞補語等等外國文法學家研究他們本國語文結構的一些名詞術語都加進了這個簡單的結構，而這些名詞術語對我們學英文卻不見得都有幫助，但卻把這個簡單的結構變得複雜了。你想一個白癡可能懂得五類動詞嗎？當然不可能。這樣，英文文法就變得像數學一樣，是一門學問，當然有人學得好，也有人學不好。可是，如果我們能夠把這些不需要的東西去掉，只對我們學英文有幫助的規則保留，重新加以整理，成了一套所謂的最新文法，那你可以發覺英文文法一開始就變得簡單容易學，如果你能夠再花點時間去了解一下我剛剛所說的特別語法，那你可以發覺英文一開始不但變得簡單容易學，而且你所造的句子都是最正確的句子。如果今天在座有您的弟妹子正在唸書的，不管是國高中或大專，只要您讓他用這套方法學，因為簡單，他學的好有興趣，而且他所造的句子才是真正正確的句子，我要再次強調所謂「真正正確的句子」，有個同學曾問我說，如果我要用英語講：「我爸爸喜歡玩。」我能否說「He likes to play.」我告訴他外國人通常不會這樣講，但請問各位這句話在文法上有任何錯誤嗎？問題是當您這樣講的時候，外國人不見得懂您的意思。

以上是我對文法上的一點概念，先提供給大家；接下來，我們來談到第二點，為什麼一開始一定要去了解每一句英文句子為什麼會這樣講，我們用幾個最簡單的英語來說明，譬如我說「How did you get here?（你怎麼來這裡的？）Why did you marry him?（你為什麼會嫁給他？）Where did you go?（你剛剛去那裡？）」你可以看到這三句英語代表三個不同的意思，但是第一個字How、Why、Where都是疑問詞，再來是過去式助動詞did，再來是主詞，最後是go、get、marry等原形動詞，三個不同的意思，用的卻是同樣一個句型。這只是告訴您，如果您能夠了解一個句子為什麼會這樣講，您

就可以很輕易地造出其它類似句子。不過我剛剛也說明，單靠傳統文法，您不可能徹底了解每個句子為什麼會這樣講，只有經由最新文法和特別語法，您才可以徹底了解每個句子為什麼會這樣講。但這只表示您可以很輕易地造出其它類似句子，並不表示您一定能很流利地講出這些句子，相信無人會否認，要能流利地講出英語，只有經過一個過程，那就是「練習」。可是我們來看一下，目前國內一般學生練習英語所採用方法，及正確練習英語的方法。所謂五、六十人以上的大班制沒什麼效，已是公認事實，這點我們就不提，但一、二十人的小班，效果通常也很有限，為什麼呢？我們留在最後來談，現在我們只要先了解這也是人人可見的事實就行了。第三種所謂最有效方法就是乾脆出國留學去。記得一年多前，我在台中市立文化中心演講時，突然有個聽眾用英語問我一些問題，他並且告訴我，他在美國、加拿大待了好幾年，可是五分鐘後，他又改用國語和我聊天，他用國語講的第一句話是：「對不起，扶先生，我講的英語沒你流利，因為有沒有你這種英語講的環境，聽聽你剛回台灣沒多久。」我很誠實的回答他說：「不錯，我是剛回台灣沒多久，那是我唯一離開台灣的時間，可是我走到金門去服了將近兩年的兵役，難道您認為在金門才有講英語的機會？」我並不是告訴大家環境不重要，我是要您先看清楚到底什麼叫「環境」，英文中才有句話說：Practice makes perfect. 意思就是熟能生巧，套一句最白的中國話，就是告訴你，有環境就能學好。但是我更希望您能了解，今天我對您演講的第一個原因是一條您很難接受但絕對真實的故事：我高二以前，只要考英文，如果沒有選擇題，我考零分是很平常的事，可是高三的時候，有一次學校舉辦大專模擬考試，考了100題，很多都是課外的，同學中程度很高的，頂多考九十幾，最起碼錯個好幾題，二十分鐘我就交卷，結果我考99分，那唯一被扣的一分，還是老師一時疏忽改錯了。您可以說我是一個例外，可是我曾認識幾個專門教的傳教士，他們在美國只接受了三個月的中文訓練，第一天到台灣，竟然就上台用中文講道。最後一件事是在座各位沒有人敢否認的，因為那是有歷史性的證據，就是美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訓練特務工作人員到德國，要一些士兵在兩個月之內把基本的德語學得和德國人差不多，而這些士兵真的都做到了，當然原因之一美國情報局提供他們一套很好的課程，但從psycho-linguistics（心理語言學）來看，最重要的原因還是那是軍事命令，如果學不好，就把他們給槍斃，有誰可能學不好。可見，大家都能確定自己一定學的會，那麼底下的演講也有它的價值存在。相信大家都很清楚，我和他們還有各位都是沒有環境的一群，既然沒有環境，我想給大家一個很誠懇的建議，我建議您千萬不要去死背書，有些人認為學英語就是要多背多看，但是背的效果到底如何？讓我們來看一下，那位小姐，我講一句英語，您替我翻成中文好不好？我要講的那句話是Do you ever go swimming?你曾經去游泳嗎？很好，大部分的中國學生都是這樣翻，不過這句話的意思是「你平常有沒有游泳的習慣？」這還是英語中最常用的句型。一個美國人剛和你認識沒多久，可能他就對你說Do you ever play cards?（你平常打不打牌？）Do you ever go fishing?（你平常釣不釣魚？）您可以把這句話背個幾百遍，可是你連聽都聽不懂它的意思，又怎麼可能用它來講話呢？不過，如果我把這個句子的結構向您解釋清楚，您只要在和人聊天時用上幾次，譬如你對人家說Do you ever go on outings?（你平常有沒有郊遊的習慣？）Do you ever watch TV?（你平常看不看電視？）等等，這句話就自然而然的變成你自己的語言了，又為什麼要去背呢？我曾要我班上的幾個同學用英語講出「你們昨天晚上玩的好不好？」他們每個人都會說Did you have a good time last night?我又要他們用英語講：「他喜歡玩。」他們卻講不出來，有一位同學還說：「這也不能怪我們，第一句我們背過，第二句我們根本就沒背過。」既然「背」行不通，我想提供給大家一套方法，這套方法，開始時您或許會覺得很抽象，可是當您仔細聽完之後，您會發現它對您在學習「聽、講、讀、寫」的過程中，一定會有很大的幫助。最好的方法是讓別人來刺激你的大腦，讓你自已造出一切你真正想講，真正想學的句子，因為如果所有的句子都是你自己造的，印象一定特別深，很不容易忘，那麼再練習幾遍，豈不就滾瓜爛熟了。有些人可能會說，會造我還要聽你演講做什麼？可是我們先來看清楚，到底什麼叫「英文造句」？一個普通高中畢業生，就懂得英文中除了現在式、過去式、現在完成式、現在完成進行式、假設語氣、被動語氣、不定詞、現在分詞片語、過去分詞片語等等，就很少有其它的東西了，整個英文的結構就以這十來個句型為主體，你再怎麼變化，頂多

變化成假設語氣的現在式、假設語氣的過去式、假設語氣的完成式、過去完成式、過去完成進行式等等，頂多把這十來個句型變成幾十個句型，相信也沒有專家學者會否認，如果你把這幾十個句型完全了解，融會貫通，你幾乎可以造出所有的英文句子，因為所有的英文句子都是從這幾十個句型演變而來，讓人驚訝的是，這幾十個句型，一個真正會教英文的老師，在三、五個小時之內，就可以把學生教會，可是我敢說，中國大專畢業生學了十年英文，能夠把這幾十個句型搞通的，絕對佔不到10%，我們請那邊那位小姐用英語講出，「你最近都在做些什麼？」好不好？What do you do recently?很好，不過這句話應該是What have you been doing lately?或recently?用的是現在完成進行式，而不是現在式，這句話只是把英文中一個很平常的時態「現在完成進行式」一成不變的套上去，可是如果我問十個大專畢業生，通常最多只有一個會講。

不過各位想想，如果英文中就只有這幾十個句型，如果你能夠在學今天所要學的句子之前，先花個二十來分鐘的時間，了解一下這些句子的最新文法和特別語法，那你就可以很輕易的造出其它類似的句子；這時如果有位老師或錄音帶對你說：Ask me what I do.（問我我從事什麼工作。）你就回答說：What do you do?（你從事什麼工作？）可能他們又對你講第二句話說：Tell me you are a chef.（告訴我你是一個廚師或大廚）你就回答說：I'm a chef.（我是一個廚師或大廚。）可能他們又對你說：Ask me if I like my job.（問我是否我喜歡我的工作？）你就問說：Do you like your job?（你喜歡你的工作嗎？）這樣你講出來的話正好是What do you do? I'm a chef. Do you like your job?正好是一段對話，這段對話可以無限的延長，如果你擔心自己造的句子有錯，還可以一邊把自己的聲音錄起來，寧下參考答案，在這種情況下，所有句子都是你自己造的，又很正確，當然很不容易忘，那麼再練習幾遍，豈不就滾瓜爛熟了。

最重要的是剛剛我只是從外在的環境向每一個人說明學習任何一件事物不外兩個過程：一個是資料的整理，一個是資料的吸收。在資料的整理上，就因為我們沒有這個環境，所以一定要簡單明白。什麼叫「簡單明白」？我們舉個例子來說：如果要一個學生去背五百個句型，就算他每天花二個小時，背了兩個月，應該還是背不起來，因為他們背到第三百句，前面的可能又忘了，可是如果讓他花同樣的時間去熟習運用我剛剛所說的那幾十個句型，三個禮拜的時間，他就可以搞得很好了，畢竟記幾十個句型，比背起五百個句型要容易多了，可是你把這幾十個句型搞熟，對您在英文聽、講、讀、寫的發展上，比背起五百個句型要有效，這就是為什麼在資料的整理上，我們要求簡單明白，就這幾十個句型。而在資料的吸收過程中，更因為我們沒有這個環境，所以一定要採用自己造句的方法才能加深印象。什麼叫自己造句才能加深印象？我們也舉個事實證明來說，如果要學生一篇英文短文，一個有經驗的老師可能先帶他們幾幾遍，發音沒問題了，再解釋單字，沒問題了，再分析文法，最後替他們翻譯，可是才剛說完，要學生用這篇文章中的句子來講話，通常大家都做不到，一個禮拜之後，學生再回到這篇文章根本就沒有什麼印象，相信許多人都有這樣的上課經驗。可是如果我換一個方法來教呢？如果我連文章都不發給學生，譬如一篇文章剛好有60個句子，你知道英文句子在一起有很多都是用同樣的句型，你把同樣句型的句子放在一定，可能總共有九個句型，我只教給學生這九個句型的結構，不懂的單字他可以問我，可是我不教他們任何一句英文句子，我要他們自己造出這篇文章中的所有句子，譬如我如果告訴學生「你多久沒見到他？」這句話的句型結構他們就一定會講「你多久沒寫信給你媽媽了？」「你多久沒去露營了？」等類似的句子。這樣，我要學生自己造出這篇文章中的所有句子，所以上一課，他們早就會用這些句子講話了。一個禮拜之後，他們第一次看到這篇文章，會覺得很容易，因為這篇文章中的每一個句子當初都是他們自己造的，自己寫的文章怎麼可能難呢？在國內學英文有個奇特的現象，那就是許多學生連英語都不會講，就在上英文作文課，試想，如果一個美國人連國語都不會講，你有辦法教他中文作文嗎？你可用英語教國文作文嗎？但國內大部份的學生卻真的用國語在學英文作文，而在語言學上，大家都很清楚，一定是先學會語言，才談寫文章或閱讀，最起碼也要同時學會，就像這套教學方法一樣，學完一篇文章馬上就可以用文章中的句子來講話，這才叫學英語，可見，從外在的環境，這的確是一套最迅速、最有效的方法。可是這還不夠，因為談到學英語，除了外在的環境，一定還要談到語言本身內在的結構，任何一

個語言，再文明，再落後，都只包含了兩個元素，一個就是我們剛剛談到的文法結構或句型結構，另一個就是單字和片語，你可以把它們合起來稱之為「字彙」，語言中除了句型和字彙，你絕對找不到第三個元素，有些人可能說還有發音，不過發音只是單字的一部份，如果一個字你連唸都唸不出來，你怎麼能算認識這個字。現在就讓我們來看看中國學生學習句型和字彙的方法，以及正確學習句型和字彙的方法。中國學生常常把 文法書讀得滾瓜爛熟，可是真正要講英語的時候，卻不知道要用那個時態，句型更是背了又忘，忘了又背，成了所謂背背忘忘的死背，這個我們就不提了。而學習字彙呢？記得有一次，我在一家人語言中心教幾個英文系的學生，我用了一個英文字extension set，意思是「電話分機」，剛好他們都不認識，我就教了他們幾個類似的字，譬如：extension cord（引線），extension school（補校），cordless phone（無線電話機）等，下課之後，他們就開始背單字，extension set（電話分機），extension set（電話分機），我告訴他們，如果你用這種方式背單字，既使背了幾個，甚至上萬個，如果你連句型都不會，這些字你根本用不出來，一樣是兩、三個禮拜不用，就忘得差不多了。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學生學習句型和字彙所採用的方法都是背背忘忘的死背，而語言中就只有這兩個元素，當然這個語言他學的很痛苦、很困難了。

可是如果我們換一個方法呢？也就是第一天老師只教你一個句型，馬上就給你機會一直不停把這個句型用於實際的會話中，第二天他教你第二個句型，就給你機會一直不停地把這兩個句型混合起來用，第三天就給你機會一直不停地把三個句型混合起來用。我請問各位，是不是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幾乎所有的句型你都都很熟了。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人當初學英語是這樣的，可是我當初確是這樣學的。有些人可能會問，一個句型怎麼講話，事實上，只用一個句型，我就可以寫一篇文章，更可以造一段無限長的對話。譬如：我對一個小姐說Are you a doctor?（你是一個醫生嗎？）她回答說No, I'm a nurse.（不，我是一個護士。）我又問她說Is she also a nurse?（她是否也是一個護士？）她回答說Yes, she is.（是的，她是。）我又問說Is she patient?（她沒有耐心？）她回答說No, she is impatient.（不，她沒有耐心。）我又問她說Is the doctor also impatient?（醫生是不是也沒有耐心？）她回答說No, he is a nice doctor.（不，他是個好醫生。）從頭到尾，不管我們講多少話，都只用了一個Am I like her. Are you所謂be動詞的句型，第二天你學了第二個所謂一般動詞的句型，你就可以說She is a nurse. I know her. 我認識她）I like her.（我喜歡她）I respect her.（我尊敬她）等等，話更是講不完了，第三天，你學到動詞的過去式，你更可以說：「她是一個護士，我認識她，I saw her yesterday.（我昨天還見過她）I taught her English last week.（我上個禮拜才教她英語）」你很清楚，英文句型如果像這樣一句一句教，並立刻讓你用來練習講話，馬上就會變成你自己的語言，句型就是這麼容易。可是有些人會說，那單字怎麼辦，我只認識一百個單字，你講的我根本聽不懂，我怎麼做練習呢？如果你只認識一百單字，我相信我講的你都聽的懂，而且你會發現「練習」很簡單。記得我曾在一家語言中心示範給幾個留美的英文老師看，看看如何在上課的時候，用英語來教一群國中一年級的學生，當時那幾個老師認為那不可能，可是我示範給他們看之後，他們才發覺很容易。我希望各位能明白，這是我個人的一點意見，可是我對這點意見卻有絕對的把握，那就是國內的英語教育如果果真要提昇的話，這可能是唯一有效的方法。「怎麼做呢？當時是寒假，這群學生都已上了第一個學期的課，有一點點程度，第一堂課，我先花個十分鐘的時間，教他們上課最常用的十幾個單字，一個是Ask（問），一個是me（我），一個是if（是否），一個是teach（老師），一個是tell（告訴）等等，然後我再花五分鐘的時間，教他們一個句型，一個Be動詞的句型，我告訴他們，am, are, is 都是be動詞，而am只能和I連用，are只能和you, they和複數名詞連用，is只能和he, she, it和單數名詞連用，我再告訴他們只要把am, are, is移到句首，就可以把這個句子變成問句，這時，我就對他們講出一句英語，我說Ask me if I am a teacher,（問我是否我是一個老師）你可以把這句英文和中文的結構完全一樣，「問我是否我是一個老師」換句話說，只要你懂得句中的每一單字，你就可以了解這句話的意思，而這些單字，剛好都在我教的十幾個單字裡，所以只要我講的很慢，這些學生就可以聽懂我的意思，這時，他們就用英語回答我，對我說Are you a teacher?（你是一個老師嗎？）我從來沒有教過他們這句話，為什麼他們自己會講呢？因為

他們知道are要和you連用，他們也知道are要放在句首才可以變成問句，我記得第一個學生講出這句話的時候，足足想了十秒鐘，可是類似的話，他練習了二、三十個後，他只要考慮兩、三秒鐘就能講出來了，再過半個小時，他根本不必考慮，就可以很輕易地講出這些句子，這就是為什麼我說「句型就是這麼容易」，這時，我又對他們講第二句英語，我說Tell me-No, you are a chef.（告訴我，不，你是一個廚師，而不是一個老師）chef這個字，國中一年級的學生根本就沒有學過，可是沒有關係，我只要再教他們一句話，這是我上課的時候唯一要他們背起來的一句話，就是What does it mean?（這是什麼意思？）這樣他們一聽到chef這個字，因為不認識，馬上就會問我，你記住，他們問也是用英語問，他們說What does chef mean?（chef是什麼意思？）我向他們解釋了chef的意思之後，他們馬上又用英語回答我的問題，對我說No, I'm a chef.（不，我是一個廚師）當你學到一個字，請各位注意一下，底下是我今天演講中最重要的一句話，當你學到一個字，馬上就把這個字用於自己所熟悉的句型中，就是逐漸地把這個字變成你自己的語言，一個字成為你自己的語言，你絕對很難忘掉。

為什麼這是今天演講中重要的一句話，因為這是任何人不曾在學習他本國語或外國語的時候，所必須經過的唯一關鍵。為什麼？因為語言學上雖有各種不同的教學方法和理論，他們卻有個共同的特徵，那就是這些理論都符合了一個小孩子學習他本國語的基本原則。所以一個再高明的語言學家，在他學習語言學的過程中，都會去觀察一個小孩子如何學習他的本國語，底下是我個人觀察的結果，提供給大家當做一個參考，告訴你為什麼！連續一個禮拜，我跟蹤一個三歲的小孩，第一天我見到他到廚房，不到幾秒鐘又很緊張地跑出來，一直喊媽媽，原來是裡面有一隻很大的蟑螂在亂跑，他媽媽就一腳把那隻蟑螂踩死，然後告訴他，那是蟑螂沒什麼好怕的，這個小孩就跟著講了幾次「蟑螂」，過了兩三天，這個小孩又到廚房去，剛巧，他又看到一隻很小的蟑螂，他就學他媽媽，上前把那隻蟑螂踩死，然後大聲叫：「媽，你快來，你看我踩死一隻蟑螂。」蟑螂這個英文字cockroach，我的學生幾乎都認識，可是有一次上課的時候，有個女同學要講：「昨天晚上有一隻蟑螂飛進我的衣櫃」她一時想不出蟑螂怎麼講，就問我說：Sir, how do you say 蟑螂in English?（蟑螂英文怎麼講？）我說，不是教過妳了嗎？她說Yes, but I forget.（是的，可是我忘了）我很懷疑那三個三歲的小孩為什麼不對他媽媽說：「媽，你看我踩死一隻……哇！前兩天你教我的那個字又忘了。」你可以試著去教一個兩三歲的小孩任何字，只要他了解，用的到，他幾乎從來不忘，可是那些二十歲來的年輕人，記憶力正強，學英文的時候，單字卻常常忘，為什麼？我們來看第二個實驗就知道了，又過了幾天，我到書房去，出來的時候，我把燈關掉，這個小孩就對客廳裡面的幾個人說：「叔叔把燈關掉了，叔叔把燈關掉了。」講了好幾次，因為世界各國的語言都只有一個功能，那就是表達意思，而語言中就只有一個東西能表達意思，那個東西就叫「句子」，你對一個人說紅色，他不懂你在說什麼，如果你說：「紅色很可怕」他就懂了，你知道，只有句子才能表達意思，所以學習任何一個語言最基本的一件事，就是不管你學到任何一個單字，一定要先用這個字造幾句和你生活有相關的句子，換句話說，學英語沒有「背單字」這個過程，而是學習用單字來表達意思，也就是「造句」，因為只有句子才真正能表達意思，那個小孩子講「叔叔把燈關掉了」就是在造句，這樣語言才能有意思，有了意思，才會有思想，如果你會去想一件事，當然很不容易忘掉它，可是很多中國學生學英語，只是在死背單字，根本就沒有完整的意思，當然不會去想它，你總不會晚上作夢的時候還想著Light（燈）；Light（燈）；chair（椅子）等，但小孩子卻可能會夢見他告訴大家「叔叔把燈關掉了」，這就是小孩子學語言比較不容易忘記的原因。為什麼這是人類學習語言的唯一關鍵，我們來看第三個實驗就知道了。你去觀察一個兩歲左右的小孩，當沒有人人的時候，你會發現常常不知道在想什麼，嘴巴更是不停地動，為什麼？從psycho-Linguistics（心理語言學）的觀點來看，當一個兩歲的小孩看到他五歲的哥哥對媽媽說：「我要喝果汁」媽媽就拿果汁給哥哥喝，而一個兩歲的小孩想喝果汁時，似乎只能哭鬧或用手指著果汁來表示，有時媽媽還不懂他的意思，這個小孩子當然很想像他哥哥一樣會講話，所以你教一個兩歲的小孩「洗手」，他記住了，你教他「穿衣服」，他也記住了，等等，他可能會跑來告訴你說：「奶奶正在洗衣服」，你不會覺得很驚訝，他什麼時候學會講這句話，因為他把洗手的「洗」和穿衣服的「衣服」合起

來叫「洗衣服」，而當他哭鬧的時候，你最常對他講的一句話正是：「你沒看我正在忙嗎？」「你沒看我正在煮飯嗎？」「正在」、「正在」，他早就聽熟了，所以他會說：「奶奶正在洗衣服」這就是為什麼人類從不會講話到會講話通常是兩歲到四歲的過程，因為兩歲到四歲的小孩一直不停地想把他所學到的每一個單字和片語組成一個完整的句子來表達他的意思，各位可以看的出來，連人類學習他本國的母語都沒有例外，又有誰能例外。從頭到尾，我只是想向大家說明，語言中，就只有「句型」和「字彙」這兩個元素，他們密切地合而為一，組成一個語言，他們是永不可分的，可是今天中國學生學英語，常常是先背單字，再讀課文，你知道單字是字彙，課文是句型，他們把句型和字彙分開了，也只有這套教學方法是把句型和字彙密切合而為一來學，就是要你像小孩子一樣，一學到一個字，馬上就把這個字用於自己所熟悉的句型中，在這種情況下，句型和字彙你所採用的都是活學活用的方法，而語言中就只有這兩個元素，那麼句型和字彙同時發展的結果，當然這個語言你學的很精通很流利了。剛剛我們已經從外在的環境，也從語言本身內在的結構都向每一個人說明這的確是一套最有效，最迅速的方法，我想談到學英語的過程，應該沒有其它東西可以談了。

可是同時，我要告訴大家一個很重要的理論，我們先請問那邊那位小姐一個問題好不好，您不要受任何人影響，您覺得學英語連成可不可能？不可能，我一開始不是告訴過您，千萬不要對我說「不可能」嗎？因為我要告訴您的是，學英語連成不但可能，而且除此之外，絕對沒有第二個方法。我們來看清楚，許多中國學生學了十年英語，還完全不會講，這個我們先不談。記得三、四年前，中國郵報有個很大篇幅的報導，談到一個蘇俄的語言學家，從來沒有離開過蘇俄，可是他本身竟然會講二、三十國的語言，您可曾想過，全世界各地有多少人精通十國甚至二十國的語言，如果他們都像許多中國學生一樣，慢慢學，十來年才學會一國語言，那個蘇俄的語言學家豈不是從一歲學到將近三百歲了，那是不可能，可見他們都是達成的。一個最典型的例子是：記得有個埃及人，第一天到台灣就和我認識，他看我會講英語，就要我教他國語，我告訴我我自己的國語發音都不太標準，不可能教他。可是半年多之後，我剛巧又在銘傳前面的人行道上遇見他，他走過來和我聊天，用的都是國語，五分鐘之後，我發覺他的國語不但相當標準，而且十分流利。這時，剛好有個計程車司機開車過，當天下午，車子噴了我們一點水，我想同樣是中國人就算了，可是那個埃及人卻忍不住回頭大罵，我很驚訝地發現，他從頭到尾罵的竟然都是台語，我才知道他半年多來，他已經把國語、台語都學的相當不錯了。您很清楚，他們都是達成的，如果您還不明白這個道理，一個最簡單的實驗可以向您說的清清楚楚。這是一個絕對真實的實驗，相信人類科技沒有特別的突破之前，絕對沒有任何人能突破這個實驗。我曾實驗過，一個好的英語老師，在730個小時內絕對可以把學生日常生活常用的聽、講、讀、寫教會，國內一般大專畢業生學英語少說都有十年了，如果把730個小時分作十年，每天剛好12分鐘，有幾個英語學家就曾經作過一個實驗，嘗試每天教一個人12分鐘的英語，看看是否可以慢慢地把這個人教會，他們請來一位很高的英語教師，又找來一個很有學習語言潛力的年輕人，讓這個老師每天教這個年輕人12分鐘，其它時間就不讓他再接觸英語。這個年輕人剛開始連一句英語都不會講，可是三、五個月之後，他已經學會了好幾百句的基本英語，進步相當快，譬如他會問別人What are you doing?（你正在做什麼？）也會對別人說Make yourself at home.（把這裡當自己家。）Could you do me a favor?（能不能幫我個忙？）等等，這些英語學家想，幾個月就進步那麼多，幾年之後還得了，可是又過了幾年，這些英語學家發覺這個年輕人並沒有什麼顯著的進步，他們很懷疑為什麼，就請來另一個年輕人做同樣的實驗，這一次他們很小心地把這個年輕人每天所學到的東西，都詳細地記錄下來，結果得到一個結論，那就是：一個正常記憶力的人，如果每天只接觸一種語言12分鐘，五、六個月之後，他每天所學到的東西，和他每天所忘的幾乎差不多，也就是五、六個月之後他很難再有顯著的進步了，因為一開始他一句也不會，當然不可能忘，可是五、六個月之後他已經學會了好幾百句以上的英語，所以每天最少會忘掉七、八句，而他每天花12分鐘差不多也只能學七、八句，這就是為什麼那個年輕人如果每天只學12分鐘，就算連續學10年，花了730個小時，頂多還是只能講一些最基本的英語，相信懂語言學的人都很清楚，這是一個絕對的事實。但是如果我們把這730個小時分成半年來學呢？你算一下，每天剛好四

個小時，這樣就絕對可以教好學生了。怎麼教？用的就是我們剛剛談到的那套教學方法。就拿我剛退伍時在自己家裡所教的七、八個大專生來說，我還記得第一堂課的時候，我先花個二十幾分鐘向他們解釋今天所要教的這些句子的最新文法和特別語法，然後我就開始讓他們做練習，我先對他們說Ask me when I got up today.（問我今天幾點起床。）他們就回答我說When did you get up today?（你今天幾點起床？）我又對他們說Tell me you didn't get up till seven.（告訴我你睡到七點才起床）他們就回答我說I didn't get up till seven.（我睡到七點才起床）我又對他們說Ask me what I did after I got up.（問我起床之後做什麼？）他們就問說What did you do after you got up?（你起床之後做什麼？）我又說Tell me you taught Chinese martial arts.（告訴我你教中國武術。）他們就答說I taught Chinese martial arts.（我教中國武術。）可能我又對他們說Ask me if I am a good martial artist.（問我是否我是一個很好的武術家。）他們就問Are you a good martial artist?（你是一個很好的武術家嗎？）他們所講出來的英語正好是When did you get up today? I didn't get up till seven. What did you do after you got up? I taught Chinese martial arts. Are you a good martial artist?正好是一段對話，這段對話可以無限的延長，如果你擔心自己造的句子有任何錯誤，還可以一邊把自己的聲音錄起來，等下參考答案，在這種情況下，所有句子都是你自己造的，又很正確，當然不容易忘，那麼再練習幾遍，豈不就滾瓜爛熟了。最重要的是你要了解，這個方法所以能讓你學好英語有兩個原因，而這兩個原因和國內一般學生學英語的方法正好相反。第一個原因是這套方法一開始從國中一年級起，就要學生只聽英語，只講英語，而國內一般學生唸到大學還是用國語和老師討論英文，怎麼可能學會。第二個原因是學者曾對英文系四年級的學生做過問卷調查，想了解為什麼大部分的英文系畢業生專心學了四年英文之後，竟然不太會講英語，或許是事先安排好，或許是巧合，有許多學生竟然回答說：「我們本來就不應該會講英語，因為從國中到大學四年級，這十年來，我們真正在和別人講英語的時間每人平均絕對不到50個小時，我們真想請問各位學者，如果你們不曾出國留學，在國內講英語的時間又不到50個小時，你們今天可能會講英語嗎？」學者們又回：「那你們十年都花在那裡呢？」英文系四年級的學生回答說：「這十年來，單是花在文法上的時間，每人就不只500個小時，畢竟國中的時候，老師把文法教一遍，自己又唸一遍，高中也是一樣，而英文系的課程，不管是作文、修辭等等，都會把文法重教一次，整個來說，每個英文系畢業生花在文法的时间絕對不只500個小時，可是我敢確定，一般英美人士在日常生活聽、講、讀、寫中，所常使用的文法規則在30個小時之內就可以教完，只是一般學生讀完文法書之後，還是不會講英語，這些規則當然用不到，因而不久就忘了，這樣學了又忘，忘了又學，即使花了1000個小時，還是不能把文法徹底搞熟。可是我教學生文法，每堂課最多只教20分鐘，其他時間就要學生一直不停地用這些規則來講話，他們會講英語，規則當然就不會忘，就像美國人會講英語，不可能因為一段時間不讀文法，講話時就犯許多文法錯誤。換句話說，我教學生文法，通常總共只花30個小時，教他們一遍就夠了，其餘700個小時，我要他們一直不停地練習講英語。這樣，學生學了半年，就足足講了700個小時的英語，比起那些學了十年還講不到50個小時英語的人當然要講的流利多了。總之，同樣是730個小時，分作十年，成效幾乎等於零，沒有人能突破這個實驗，分作半年，卻是成效非凡。你的英語流利極了，我隨時隨地都做做這個示範教學，我請問大家，學習英語除了連成，你還能找到第二個方法嗎？我更要告訴您一個方法，摩門教的傳教士就是把這730個小時又縮短為3個月，每天剛好8個小時，所以3個月之後，他就就上台用中文講道了。試問，如果從今天開始，我每天和你講8個小時以上的英語，三個月之後，你講英語還能緊張嗎？

剛剛我們已經談了學英語的技巧，也談了連成的道理，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個話題是「學習的效率問題」，畢竟光懂得技巧和道理，而不懂得如何去學才有效率，還是沒有用的。有人對國內的一些大專畢業生做了一次調查，發覺90%以上不打算出國的人都還想繼續進修英語，問他們如何進修，他們說，上了十年英文課還是不大會講英語，可能是班級太大，我想上十幾個人的小班試教吧。有個學生告訴我，他曾經過一班十幾個人，兩個月一期的密集班，告訴一期的學費是8500元，可是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效果，我要他第二期上課的時候把所有的課程錄音下來，結果發現，一期兩

個月下來，班上每個同學真正講英語的時間根本不到40分鐘，相信各位應該都上過課，都很了解這個事實。可是如果你把這8500元拿來請個外國家教呢？每個小時大約是300元，你最低碼可以請25個小時的家教，你可以和你的老師約好，每個小時他講二十幾分鐘，你講三十幾分鐘，並請他，當你講錯的時候，務必糾正你，你有不懂的地方也一定要問他，這樣花8500元，你最低碼可以講15個小時左右的英語，相信各位都明白，練習15個小時的人講英語一定比練習40分鐘的人講得流利多了。況且，上課時，老師未必會糾正你，但你卻可以要求你的家教務必糾正你，更重要的是，我問過連續上過六期密集班的同學效果如何，他說聽力有些進步，也比較敢講，只是表達能力還是不很好，可是花同樣的錢，你可以請150個小時的家教，各位是否知道一個會教英語的老師在150個小時左右，就足足可以教你6、7千個單字，如果你本來已經認識6、7千個單字，加上他教你的，你大概已經認識13,000個單字，相當於一個美國高中畢業生的實質程度。一個會教英文的老師，在150個小時之內，可以糾正你日常生活中英語90%以上的錯誤，我相信有許多留學生不敢說他講英語時，90%的錯誤已被糾正，你講出來的是比一般留學生還要道地的英語，而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你還可以把你的家庭教師教你的教學內容全部錄下來，試想，街上一套完整的教科書包括了幾千個單字，也只不過是幾十卷錄音帶，而且還有許多內容是重複的，你的150卷錄音帶沒有什麼重複，又都是針對你不懂和你最常犯的錯誤，我相信你花個幾萬元也買不到這麼珍貴的東西，而你從那一起，就算再不聽英語，只要你利用吃飯、刷牙、睡覺的時間，一直不停地聽這150卷錄音帶，我相信你保持的英文程度在台灣最起碼也遠在中上以上了。所以我對自己的英語有點自信，就是因為高二到高三我先自修，第一天到台北大學時，有個外國傳教士說我的英語講得很好，在那之後，我還上過200多個小時一對一的家教課，直到今天，我還保有那些錄音帶，我可以聽到自己從會講英語到講得很好的區別，這就是為什麼我雖然每天最多只花五到十分鐘查字典，其他時間幾乎不曾讀英語，但我的英語還是不會退步，因為每天晚上我都是一邊睡覺一邊聽那些錄音帶，聽到睡著為止。所以我要給大家一個結論，那就是如果你不出國，又想真正把英語學好，最有效、最省錢、最省時間的方法，就是你自己先用一套教科書自修，到某一個程度之後，再請個家教。為什麼要先用一套教科書自修呢？因為如果你一句英語都不會講，就請外國家教，他看著你，你看著他，最多只有你請他吃晚餐，即使你已經會講一些英語，如果你要講出類似於「他喜歡玩」的句子，你表達不出來，那個外國人又不會講國語，這時，如果沒有一套好教科書的幫助，你可能還是無法適切地表達自己，達到和外籍人士溝通的目標，而相信各位回去之後，最切身的問題，就是該用那一本教科書自修，從何學起才適當呢？

談到選擇教科書，你要了解的是一套好的英語教科書通常必須具備幾個要素：(一)「字彙篇」：也就是要把所有的字彙加上音標詞類意思，有些比較難的字還要加上例句，因為比較難的字，只有經由例句來學。為什麼要加上字彙篇，我們請那邊那位小姐用英語講出「我要一個麵包」好不好？I want a bread. I want a piece of bread.好，很好，我列出三個和麵包有相關的英文字，第一個bread，第二個toast，第三個roll，你能告訴我，如果你到麵包店買吐司，這三個字，你用那個字？toast，為什麼一般英漢字典將bread解釋成麵包？你用這個字要買個麵包卻行不通，一般英漢字典將toast解釋成吐司，你用這個字，到麵包店買吐司卻買不到吐司，因為中文和英文的麵包概念是不同的，是不能翻譯的，第一個字bread是麵包的通稱，又指吐司麵包，你講a piece of bread指的是「一片吐司麵包」，第二個字toast指的是烤過的吐司麵包，餐廳裡面常用toast，因為餐廳的吐司通常都烤過了，第三個字才是一個一個的花生麵包、奶油麵包等，這些是一個七歲的美國小孩懂的事實，可是我曾問過將近100個大專生，「我要一個麵包」英語怎麼講？竟然沒有人會講，為什麼要有字彙篇，就是讓你徹底了解每一個字真正的意思。字彙篇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功能，我們請那位先生用英語講出「你忙嗎？」好不好？Are you busy?，很好，請你再講「忙什麼？」What are you busy?，很好，不過少了一個介系詞with，這句話我們講What are you busy with?光背起busy這個字，卻不會用它，還是沒有用的，為什麼要有字彙篇，是要你徹底了解每一個字真正的意思和用法。不過我在此要說明一件事，每一次我演講的時候，若舉出What are you busy with? (你忙些什麼?)的例子，事後一定有人寫信告訴我

說，我教錯了，因為他們回去查字典之後，發現有許多字典教的是What are you busy about?問題是所有外國人都講What are you busy with?他們怎麼講，我就怎麼教，畢竟，你學好外語是要和他們溝通，而不是和字典溝通。就拿smile (微笑)這個字來說，許多字典教你He is smiling on her. (他正在對她笑。)但那是十七、八世紀的英文，通常只用於文學作品中，現在所有美國人都講He is smiling at her.當然我也是這樣教你，希望你不要因為我的英語和你的字典有任何不同，就認定我教錯了。一套好的英語教科書必須具備的第二部分是「最新文法」；也就是把不需要的文法解釋去掉，只把需要的保留，這樣，英語才會變得簡單、容易學，這點，我們一開始就談過，這裡不再重複了。第三個部分是「特別語法」；就是外國人講話的特別習慣，這個部分我們演講一開始也談過了，我們再舉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我們請那邊那位先生用英語講出「我後悔了」好不好？I regret, 好，再請您講「我喜歡這裡」I like here.好，您講的句子在文法上好像也都正確，但事實上都錯了，因為regret (後悔)和like (喜歡)這兩個字和中文的用法十分不同，這兩個英文字非加受詞不可，你知道here是個副詞，不能當受詞，所以你要加個受詞it而講出I like it here. (我喜歡這裡)。如果你不了解這些特別語法，就很可能講出許多錯誤的英語，自己還不知道。

總之，不管是談到學英語的技巧或是選擇教科書，我都要向各位強調語言中就只有句型和字彙這兩個元素，經由字彙篇，你才能徹底了解每個字真正的意思，而不像去講「我要一個麵包」講了十年都那樣講，卻沒有人糾正你，經由最新文法和特別語法，你已徹底了解每個字為什麼會這樣講，句型更沒有問題，句型和字彙都沒有問題，語言中就只有這兩個元素，當然，這個語言，你就不会有問題了。不過語言雖沒有問題，但你沒有這個環境，又不練習，還是講不流利。所以一套好的英語教科書還一定要包括第四個部分，就是「實況練習」，譬如：教科書的錄音帶對你說Ask me how I got here. (問我怎麼來到這裡的) 你就講How did you get here? (你怎麼來這裡的?) 如果聽不懂，就查看書中的內容，錄音帶又對你說Tell me you came by bus. (告訴你你是坐公共汽車來的) 你就說I came by bus. (我坐公共汽車來的) 錄音帶又說Ask me how long it took. (問我我來到這裡花了多少時間) 你就問說How long did it take? (你來花了多少時間?) 這樣，你講出來的話是How did you get here? I came by bus. How long did it take? 正好是一段對話，這段對話可以無限的延長。為什麼你可以造出這些句子，因為你先參考書中的最新文法和特別語法，徹底了解每個字為什麼會這樣講，當然造的出來。如果您擔心自己造的句子有錯，還可以一邊把自己的聲音錄起來，等下參考書中的解答。在這種情況下，所有句子都是你自己造的，又很正確，當然很不容易忘，那麼再練習幾遍，豈不就滾瓜爛熟了。各位想想，如果你當初學英語，或從今天開始學英語，能採用這套方法，該可以省下多少的時間和精力。

最後，要您記住的是，絕大多數的中國學生根本不知道如何選擇英語教科書，他們常常以為「看不懂」就是好書，「看得懂」就是太容易，不會是好書，其實「看不懂」說不定是因為那些句子，根本就很少人用，「看的懂」說不定是不懂，還以為自己懂了。記得有一次，我送了一套英語教科書給一位朋友，他隨便翻了幾頁，就對我說：「這套教科書，實在太容易了，尤其是前面六、七課，根本就是給國中生唸的」我心想：「嫌別人送的書容易，還有用「實在太」這三個字。」我就對他說：「既然太容易，我問你一些問題如何？」他說：「好啊！」當我翻到第一冊第一課的時候，他很生氣的對我說：「雖然我不是正式的英文老師，最低碼晚上還在兼英文家教，你拿第一冊第一課，國中一年級唸的內容來考我，實在是太過份。」的確，那一本書的前幾課，是給國中一年級唸的。結果，我從第一課，問他一句對中國學生最基本、最應該要會的英語，我說He is a Chinese. (他是一個中國人) 這句英語您覺得如何？他說：「很正確，沒錯啊！」但事實上，你去查任何一本英文字典，或問任何真正受過教育的英、美人士，當他們講：「他是一個中國人時」Chinese前面通常不加a，他們說He is Chinese. 如果要加後面就要加個person，而講出He is a Chinese person. 可是如果要講：「他是一個美國人」就非在「美國人」的前面加個an以表示一。他告訴我：「這句話，我只是剛好不會」我就翻到第二課，剛好看到我們一開始演講時所談到的兩句話，一句是How do you say this dish in Chinese? 另一句是What do you call this dish in Chinese? 這兩句話的意思都是「這道菜中文叫什麼？」

兩句都是最常用的英語，一個七歲的美國小孩子和媽媽一起出去逛街，看到新奇的事物常常會對媽媽說Mom, what do you call that? 「媽，那個東西叫什麼？」我問我的朋友說：「這兩句話有何不同？」他告訴我，這個問題實在太難了。又有一次，我為了要考驗一般大專生選英語教科書的能力，就帶了15本英語會話書，找了五個大專高材生，要他們從這15本書中，每人選一本帶回去自修，有個同學才一翻開書，就說：「這些書這麼容易，我們怎麼唸？」我看了一下他翻的那一頁，裡面正好有我開始演講時，問那位小姐的一句話，就是Do you ever go swimming? 我問那位同學這句話什麼意思？他也答說：「你曾經游泳過嗎？」我告訴他，這本書你可以拿回去自修，不過務必請個家教，以免讀錯了還不知道。我看他心裡不服氣，就從同一課的課文中找一句話問他，要他用英語講出：「照相很好玩」他講不出來，其他同學也都不會，有同學甚至用funny表示「好玩」，那豈不是指照相是件很滑稽的事，最後，我又從同一課中間問他們一句人人的話，就是Where are you from? 我問他們Where are you from? 是什麼意思？有好幾個同學說這句話的意思是：「你的籍貫是那裡？」我說不是，為著這句話，有個英文老師曾經寫一封信給我，並附上一篇報上由專家所寫的文章，那位專家說Where are you from? 是指「你的籍貫在那裡？」所以那個英文老師說我教錯了。嚴格來說，語言並沒有所謂的「專家」，誰能和別人溝通，誰就是真正的語言專家。你去查任何一本英文書，Where are you from? 指的都是你目前的故鄉所在地，我目前的故鄉是花蓮，因為我母親遷往那裡，我過年也都是回花蓮去過年，所以我講I'm from Hualien 可是我的籍貫是廣東，我記得過去我在開武術館的時候，洋徒弟想知道我的籍貫是那裡，通常會對我說Where did your ancestors come from? (請問你的祖先來自那裡) 他們在自我介紹的時候，也常常會說I'm from New York. (我家在紐約) But my ancestors came from Belgium. (但是我的祖籍是比利時) 試問，十個英文系畢業生是不是有五、六個以上在自我介紹，談到自己的籍貫時，根本無法真正地表達意思。可見英語會話沒有所謂的難易，大多數的中國學生都要從最基本的英語學起，而一套英語教科書，從第一冊第一課，連最簡單的東西，如a和one的中文意思都是「一」，但這兩個字的意思和用法有何區別，也就是從最簡單的文法到難的文法，都要讓讀者徹底了解才稱得上是真正的好書。

同時，中國學生最常抱怨的是：在書中學到的英語，常常和電視、電影中的對話或外國人日常生活中的實際用語脫節。這有兩個主要的因素，第一個是「俚、俗語」，譬如：中國學生在書中學到見面時要講How are you? (你好嗎?) 但事實上，沒有幾個美國年輕人見面時會這樣打招呼，他們常講的是How are you doing? What's going on? What's happening? What's new? Hi, there! 等等，當中國學生很累的時候，可能會講I'm exhausted. (我累死了。) 但可能沒有人相信他講的那麼累，因為講出exhausted 這個字非常費力，一個真正快樂死的人，那有力氣把嘴巴張的那麼大，一個美國人真正很累的時候可能會說I'm burned out. 只要把嘴巴垂下來，就可以輕易地講出I'm burned out. 這句話，或說I'm bushed. 吹一口氣就行了，這樣講話看起來才像快樂死的樣子，這就是俚、俗語

的微妙之處。不過許多中國學生只是從書中死背俚俗話，譬如：bullshit 這個英文字的意思是「狗屎」，中國學生就背bullshit「狗屎」，bullshit「狗屎」，其實這個字的用法很多，譬如：你聽某人吹牛聽的不耐煩了，就可以對他說You're bullshitting again. 意思是「你又在臭蛋了！」人家問你早上做些什麼事？你也可以說We just sat there bullshitting. (我們只是坐在那裡閒聊或胡扯) 一套好的俚、俗語教科書就是要教你這些用法。教科書中的英語常常和電視、電影等實際對話脫節的第二個原因是「講話」，也就是罵人用的三字經。國內的英語教科書中，幾乎從不教講話，因為有許多人認為教科書教講話，實在太不成體統了。我在此聲明的是，所以我鼓勵學生學一些英文講話，並非有意要帶壞學生的心思，實在是因為：(1) 電影、戲劇等中都可能有些話，中國學生常常一句話聽不懂，其它的話也跟著不懂，因而對自己的英語感到沮喪。(2) 許多外籍人士滿口講話，根本沒有受過什麼教育，中國學生因為聽不懂英文講話，還把他們當成大學者，實在可悲。有些人甚至說不懂講話，就等於不懂英語，更有人說：「學講話花時間最少，但對學英語却有極大的幫助。」為什麼？我馬上可以證實給大家看，如果你注意觀察一下，你會發現美國人講講話的可能性，最高碼比中國人大概十倍以上，美國的電影、小說、戲劇到處充滿了講話，連吳漢演出的世界名片「殺戮戰場」也免不了有許多講話，美國十幾年最暢銷的小說「畢業生」是大學教授推薦給學生讀的，裡面也到處有講話，你拿本「畢業生」，請個外國傳教士唸幾頁，有些字他一定會跳過去，你問他為什麼？他會告訴你：「唸了會觸怒上帝」因為那些都是講話。就拿英文字fuck來說，這可以說是英文中屌屌的一個字，意思是「發生性關係」，它有許多相關的型式，譬如：mother fucker 或 fucker, fucked up, fuck around, fuck over, fuck off 等等，這些片語的常用性，已到了幾個美國男人聚在一起我不敢說每一次，可是總有一次會全部都用上去，就拿一個外文系畢業生，去看一部西洋名片「冠面煞星」來說，竟然幾乎完全聽不懂片中的對話，只因為fuck 這個字在那部電影中用了150次以上，吳漢的「殺戮戰場」中，這個字我相信少說也用了十來次。試想，如果上面一句是講話，您聽不懂，底下一句明明是一般的英語，因為意思沒辦法連貫，您也跟著聽不懂，一部很普通的電影對話，只因您不懂講話，就幾乎都聽不懂，您不是等於不懂英語。」可是如果您懂了這些講話，您就可以輕易地從外國電影和電視中學到更多的英語，那對您學英語當然有極大的幫助，可見一套實用的英語教科書，應該要加入很常用的俚、俗語和講話篇。這樣，才稱得上是一套真正完整而實用的英語教科書。最後，我用一個字來結束我的演講，那就是誠懇的「誠」字，記得有位教英語的老教授，曾經在我的演講會場簽下他的大名，他認為這套方法值得推廣，以他的地位和知名度竟然會這麼做，他的誠懇使我大為感動，堅定了我當時繼續演講的決心，因為我要將好的東西推薦給大家，可是要不要學，還是在於自己，畢竟，人生的成敗永遠都操之在己。我今天的演講就到此為止，謝謝大家。

由於扶先生乃是唯一由國內三家電視台一致推薦的英語學家，在個人分身乏術的情況下，竟有許多人到各地仿冒他演講的內容演說，並仿冒他的書籍，為此，不明究裡的讀者竟來函問到他們的方法為什麼和扶先生的方法如此相近，我們只好在此提出扶先生的演講全文，以讓讀者明瞭中國學生學英語的真實情況，我們順便要說明的是：

- ①雙向式英語乃是唯一由扶先生完全按上述方法親自編寫的完整全套教科書，這點可向內政部著作權委員會查詢包括三冊五大本書(第一、二冊各兩本，第三冊因為是商用英語和俚、俗語，寫的比較精簡，只有一本)，24卷錄音帶，一只手提箱，不二價四千四百元。
- ②全書以實用的英語為主，由淺入深，並無所謂的難易之分，只要是國中一年級起，懂得音標，就適合自修，區別只是在於程度好的讀的比較快。
- ③雙向式英語不在任何書局銷售，也沒有分公司。
- ④購書前有任何疑問，可在上班時間(02)3315312直接詢問扶先生或朱小姐。
- ⑤劃撥帳號：1055808-6，戶名：前行出版社，直接到本公司(北市忠孝西路一段37號三樓)購買者，請注意上班時間為週一至週五早9:30至下午5:15，週六至下午四點。
- ⑥全書包括的單字量，相當於國高中單字的總和，只是有個很大的不同，國高中的單字可能向您談到科技等問題，本書的一切皆以實用(即最常聽、最常講)的英語為主，讀完後，日常生活的聽、講、讀、寫應該就沒有什麼大問題了。⑦為優待人間讀者，若於一月二十五日前將四千四百元匯票直接寄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37號3F前行出版社，並請務必註明「人間讀者寄」，可享免費購送扶先生的自傳(描述他如何學好英語和中國功夫的勵志書籍)。收到款後，一律兩天之內寄出全套書。

劫後的口湖鄉

去年 8 月 21 日，強烈颱風掃過雲林縣的口湖鄉
27 個人死於海難
2406 公頃的農地被倒灌的海水鹹死；
600 公頃的魚蝦流失，
造成總計 6 億台幣的嚴重損失。
醃過的土地等待水洗，
堤岸、灌溉的工程等待施工，
地層下陷的問題等待全面的解決，
而口湖鄉的農民正面對著無計可施的貧困……

1986 年 8 月下旬。口湖鄉。

「颱風要來了！颱風要來了！」
幾天前就傳出這樣的消息。終年辛勞的蚵寮村民，衝著強烈颱風韋恩的預告，被迫勉強休息了 3、4 天，可是颱風依舊不見踪影。

今天賺的明天要花

郭永安，37 歲，一個粗壯樸實的打漁漢子，耐不住在家清閒的煎熬，早上起床，就帶著工具到海邊撿「燒酒螺」，到市場去換點錢。海上無風無浪，瞭望著平日討生活的大海，他有著一臉的無奈。「×！死螺仔，都跑到那裡去了？」由於沒什麼收穫，他只好在海邊繞了一圈，提早

回家了。一到家，看見太太躺在床上，從她那發青的臉，郭永安知道，他太太頭痛的毛病又患了。

在口湖的一個小診所裡，醫師說：「要打大筒的點滴，好得快。」可是她知道，這下如果打「大筒的」點滴，口袋沒錢，準會穿梆。於是對醫生說不會太痛，打那種 50 元一針的止痛劑就可以。為了省錢，窮人對待病痛的方式是忍耐。「痛過去就好了！」這是她常講的一句話。

1986 年 8 月 20 日，農曆 7 月 15 日，韋恩颱風偏北進行，筆直的朝香港撲去，大家興高采烈準備著祭拜孤魂野鬼「好兄弟」的牲禮，而郭永安的心中壓著一塊沉重的石頭。幾



67 歲的陳金柳，等著最後一艘排筏，要出海到統仙淵採收野生文蛤。他的孩子背著債蓋了一幢兩層樓房，她老是整夜擔心掛慮，晚上睡不著覺，雖然在這次的海灘中僥倖撿了一條命，但是為了艱難的生活，一大把年紀的她，也要出去討海討生活。

撰文 / 攝影 ■ 廖嘉展

天來，他口袋只有出沒有進，「今天賺的明天要花，明天賺的後天要花」，是蚵寮村大多數靠海維生者的漁民們經濟生活的寫照。

韋恩颱風的回馬槍

21日，光天豔地，在沒有海防管制哨的阻擋下，大夥4、50人，又回到挖「海寶」的老地方，但誰知道黃河流域一個鋒面開始南移，短短的一天當中，「韋恩」竟來一個大轉彎，朝台灣西部直奔而來。

67歲的林聯結束了一天的工作，把褲管洗乾淨，爬上用竹子搭成的簡陋草寮中，吃著太太託人送來的燒鴨。65歲的陳金柳和他70歲的丈夫，也正在分享著拜拜後的祭品。數里外的統仙洲上，人們早就收工，躲進豎在海中的草寮裡。30歲的陳永裕吃完簡單的飯菜，督促著父親早點睡覺。這是蚵寮村採收文蛤的人們自古以來「潮退而作，潮漲而息」的平和景觀。

22日凌晨兩點，嘯狂的風聲驚醒了在沙洲上草寮中熟睡的人們。許永裕回憶說，當時只覺得草寮被強風吹襲下，64根用竹子搭成的寮腳，就像同時被鋸斷般，開始在風浪中翻滾。後來知道整個統仙洲上的草寮都是這樣在驚人的強風中，毀的毀，散的散……。在外傘頂洲的林聯因為草寮搭在較高的沙洲上，減少了潮流的沖擊，得以逃過一劫。他一手拿著棉被塞住破裂的窗口，一手拿起高粱酒大口的喝，「阿娘喂！我看那不是颱風，是龍捲風。隨風捲起的海水，有兩層樓那麼高！不要說被淹死，膽子小的嚇都嚇死……」他心有餘悸地說。

將近黎明的時分，風勢更強了，這時大多數的人，早已在兇猛的狂風巨浪中與死神搏鬥。一個蓋天而來的巨浪直撲下來。李登科眼睜睜地看著妻子被海水吞沒；李清裕夫

妻倆合抱著一根由草寮打散後順手抓到的竹子，載沈載浮，經過整夜的折磨，「我看這樣子兩個人都回不去，咱總有一個要回去牽孩子長大……」她用冰冷堅定的語氣說完，雙手一攤，任李清裕怎麼聲嘶力竭地叫喊，都不回頭了，就在金湖港前，離岸1里。李清裕說著，眼淚盈滿了他哀傷的眼眶。

颱風過後，告訴太太回去後要載她去打「大筒」點滴的郭永安，也永遠無法實現他的諾言了。20歲的陳瑞蘭說，「我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多的棺材。晚上，男女宮廟前，燈火輝煌，27具棺材，加上洶湧的人潮，有如夜市一般。」只是這回聚集在這裡的人們，不是做買賣，可笑的是，他們竟用悲哀的心，來辦著蚵寮村有史以來最大的「鬧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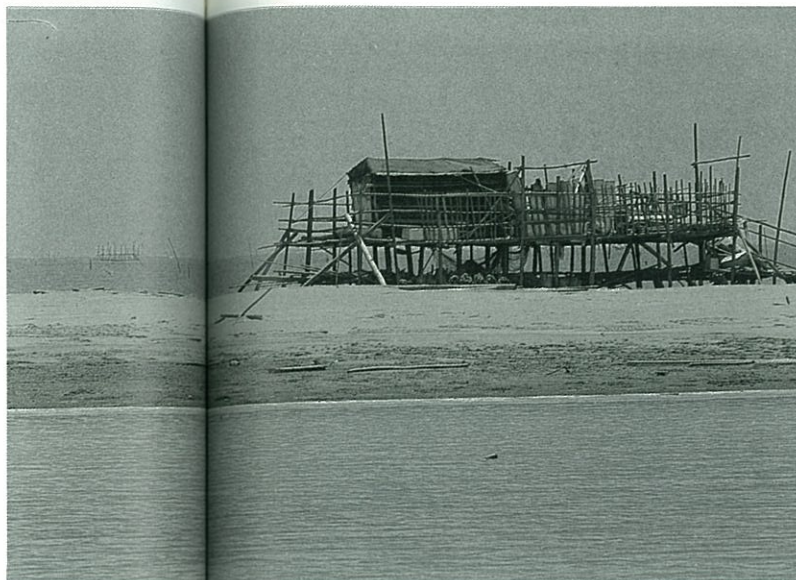
蚵寮村位於口湖鄉南方，西距海邊4公里。他們的先人全是由福建漳州府東門外下尾社遷來的林姓居多。據記載，清代移民來口湖的人口有86戶211人；現在有492戶，2372人。

死裡逃生的林聯說，在他的祖父輩一代，大多靠近海養蚵維生，因此才稱「蚵寮」。那時海上、陸上都沒有交通工具，挑蚵來回一趟要走5小時。「後來的人怕辛苦，加上其他村落的擴充地盤，蚵寮人漸漸放棄養蚵，轉向到統仙洲和外傘頂洲採收野生文蛤為生。」林聯說。

在海上的沙洲上搭寮居住，本是違法，可是多年來也未見海防的軍方取締，於是住的人越聚越多，儼然成了另一個天地。近年來，由於海防部隊的調動，改由海軍陸戰隊接管後，認真地負起「海上警察」的任務，把規定抓得很緊，一隻塑膠排筏只能載3至4人。

這時情勢就緊張了。在以前海防部隊的通融下，一天有近200人出海，現在即使蚵寮的排筏全部出動，也只能載6、70人，在「人多舟少」

外傘頂洲，是蚵寮村民採文蛤的地方，韋恩颱風過後被吹壞的草寮，少數已被修好，重又矗立在淺海中。林聯的這間草寮，曾經拯救了海灘當時在外傘頂洲上的17個條生命。



的情況下，有些人玩起「你捉我躲」的捉迷藏，設法偷渡到沙洲上去幹活。

出海種蛤的困難

據一位退休的國小老師描述，他

用黑塑膠布蓋住全身，在漆黑的夜裡想蒙混出海，上沙洲去，想不到被清點人數的哨兵，踢了肚子一腳，又不敢吭聲，「那滋味真不好受啊！」半白的頭髮，微突的肚子，為了生活，也得丟下曾經擁有過的為人師表的尊嚴。

一位頭髮跟臉同樣紅的排筏主人，瞪著眼睛說：「以前超過限定的時間返航，曾被拿著刺刀的『老芋仔』（老士官）追，被抓到後不免刁難一番，但也終究會放了人。可是，現在情形完全不一樣。這些當兵的台灣團仔，越來越『酷刑』（可惡），毫無通融的餘地咧。我也不是沒當過兵。現在的鹽分田不能耕種，只有靠海吃飯。少年人，再不懂事，也要考慮老百姓的生活啊……」

出海的爭執，到11月7日演變到最高潮。凌晨3點多，準備出港的7艘排筏，全被管制哨趕回來。天一

11月7日，一群被海防部隊趕回來的漁民，準備前往海防管制所理論。漁民出海在法規上的重重困難，一直是蚵寮村民很覺得不滿的事。





亮，即有10幾個村民集合在順天宮前，準備去找管制所所長理論。去年，還是陸軍在管海防的時代，曾經一趟載過40人的吳阿郎，心有不甘的說：「這些兵仔比女人還變化無常。」

大夥在8點40分來到位於聯仔寮的海防管制所。剛要出去做訪問的漁村服務隊長沙中校看見這個情況，連忙出來招呼。「大家有話好說，」他說，並請村民推出一位代表，和所長協調。據李益銘所長表示，軍方只是照規定執行任務。至於一艘排筏可搭幾個人出海的問題，是漁業局的規定，漁民單埋怨軍方，這是不公平的。事實上，軍方曾經要漁民在10月底以前向漁會申請變更搭載的人數，可是沒有人去辦，軍方只好使出撒手鐮一不准出海。

最後，在軍方的協調下，雲林區漁會總幹事吳坤城與縣政府主管單位，答應放寬為一艘排筏搭5至6人，這才平息一場風波。

漁會的一位王姓職員表示，蚵寮村的人出海，可說是一個特例。「因為他們不是去捕魚，而是去採收文蛤，所以才需要那麼多的勞動力。採文蛤是他們主要的生活來源，」王先生說，「顯然情況特殊，政府應該設法解決。」

漁民的煩惱，軍方的困擾，都是出在蚵寮村民必需出海採蛤賺點買菜錢。林翕說：「蚵寮的風俗，就是你賺3百，我要賺5百。」此外，漁民急切地需要出海的原因是，自從發生海難之後，他們放養的文蛤也跟著大批死亡。而且整個村子裡，人人忙著海變的善後，他們種的文

在統仙洲上，許尾得和他的太太，正在採收他們養殖的文蛤。可是，這些文蛤因北港溪流出來的工業廢水的毒害，已經死得差不多了。他們兩人工作了半天，只採到5、6斤文蛤，損失慘重。

蛤被來自嘉義縣東石鄉瓦厝寮的漁民趁隙偷得所剩無幾。

曾經到瓦厝寮協調的林骨說：「瓦厝寮的人一共有4、50人成群結隊，男女老幼都有，前後有上萬斤文蛤被偷走。我們蚵寮人的損失有7、80萬元。真是沒天良啊，連死人的錢也敢搶。」瓦厝寮的人仗著人多勢眾，在蚵寮人勸阻無效下，肆無忌憚的搶奪別人的勞動成果。「你說吧，我們能不急著想出海去收拾殘局嗎？」

林雲老頭的故事

望著這群無助、無奈的漁民，使我不禁想起「三艘排筏不如一甲田，三甲田不如一間店」的民間諺語，蚵寮人也自嘆「甘願在山裡賺一塊錢，也不要海中賺一塊半」。有辦法的人都逐漸放棄討海的生活。目前蚵寮村生意人、關魚塢的人幾與討海的、耕田的人一樣多。

林雲，過了年都快60歲了。魁梧的身材，卻流露著一股海口人鮮有的斯文氣質。年輕時採過文蛤，現在經營魚塢，也種一點田，並且做點海產加工的小生意。他的成長過程，也是蚵寮村漁農商的轉化過程。林雲從他小學畢業開始談起：

「那時候我13歲，好不容易在日本人經營的旅社吃頭路（工作）。說是吃頭路吧，其實是做雜工、整理房間的工作。記得那時候也碰到過一次海水倒灌，每天只有配給的臭番薯簽，配炒葱頭沾鹽巴吞吧。有時餓得連落在壟中快爛掉的番薯葉乾，也撿回來吃。3年後，台灣光復，我開始去外傘頂洲採文蛤，直到24歲那年，有一回，天剛亮，從沙洲上順著海溝要趕回來（那時每當退潮的時候，熟悉海中地形的老人，領著大家涉水回來），那裡知道我的雙腳無力，眼皮也一直往下掉，簡直是邊走邊睡。大家半走半跑，就怕海水回漲。還好吳川拉著

我的籃繩，又抓把番薯簽讓我咬。他看我眼睛一閉，就嚷著嚇人：『海水來了！海水來了！』拉著就跑，直到下午1點多才到岸上，總算撿回一條命。」他說，「吳川告訴我，這叫『飢寒餓』，也叫『倒路暈』，一睡就不醒人事，海水一漲，就死定了。這時我已討了老婆，後來父親知道這件事，我是他的獨子，從此就被禁止出海，在家做工、幫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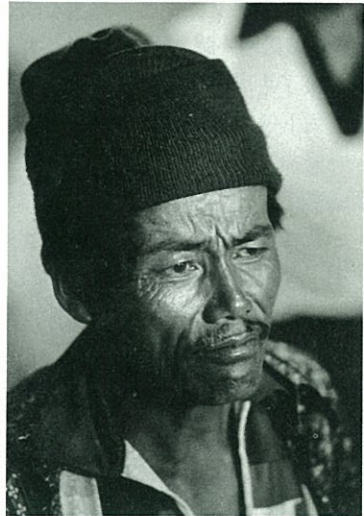


後來，林雲開始做點扁魚加工生意。早期的扁魚和日本的正香魚，都能賣近百元的好價格，可是現在正香魚乾一斤200至300元，扁魚乾只有50至60元。「太多人做，景氣不好，為了求現，外行的『新腳』（新手）出去外面隨便賣，價格混亂，大家都吃虧。」林雲說。

林雲說，做扁魚乾很辛苦，生魚大都在晚上3、4點到，要趁太陽還沒出來之前，晾在網子上等著曬太

65歲的吳鞭，一大早3點半就摸黑出海。回來後，累得一坐下來就不想再爬起來。已經有兩餐沒吃飯的他，從前經營過出版社。事業搞垮了，才回到故鄉的海上工作。

46歲的「黑人」，是蚵寮村所有排筏主眼中的「異類」。他在海灘中載了兩個偷渡出去採文蛤的婦女，在風災中不幸罹難。爲了這，一直到現在，他幾乎每天眉頭深鎖，良心非常不安。



陽，一直忙到下午2點多，早、午餐一起吃，有時候一口飯還含在嘴裡，也在做，『『餓過飢、漲沖脾』我們這一帶患胃病的特別多，吃飯不照三餐，睡覺不照五更，身體怎會好？如果貨多，自己得挨家挨戶到全省各地的雜貨店鋪去推銷。我們做的簡直是乞丐生意呀！』林雲說，「去年聽說政府要來扣稅。我們賺的只是些買鹹魚的錢，要是再扣個稅呀，大家準都餓死。」

1972到73年，養殖業慢慢有了發展，林雲看見別人賺了錢，也跟著在78年把田闢為魚塢。但是養鰻養蝦也要有功夫。起初他塢仔裡的鰻魚曾整池死光光，隔了兩年不敢養。4年前，鰻魚一斤便宜到120元，有些人賠得連一點家當全都賣了。「前年、去年的鰻價還不錯，可是今年又是颱風又是大水。我的鰻、蝦也都跑了，損失了200萬，現在心神很亂，蚵寮一帶以後生活定當困苦。人最不值得，就是住在這裡……」林雲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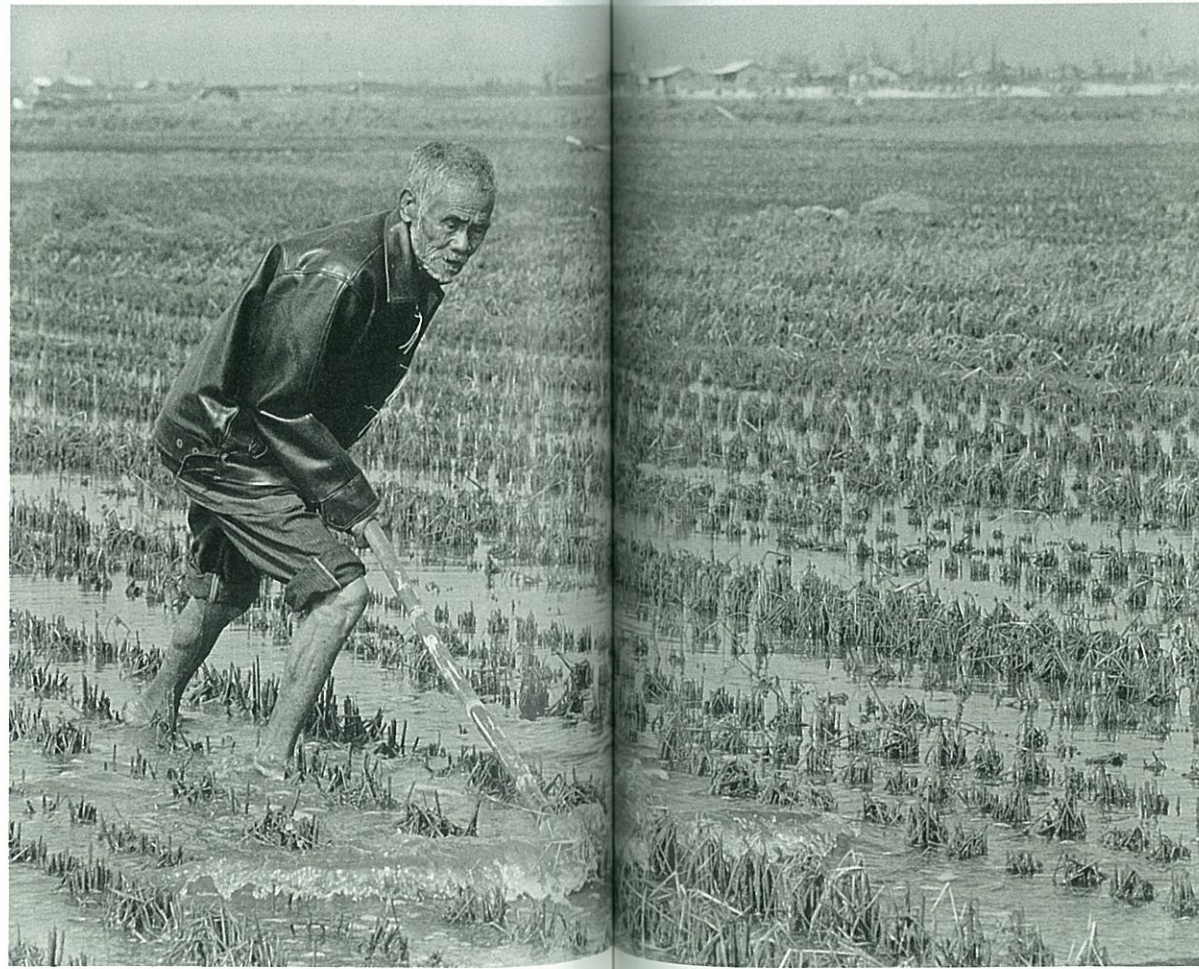
三代粒積，一代虧空

11月起，海口上的風漸漸加緊。在呼呼的風聲中，自蚵寮以下，即時進入一片荒涼的世界。蚵寮周遭7個村流失的魚塢仍然無法復建，浸

了鹽水的稻田，一片灰黑，甚至還可在田中抓到流失的鰻、蝦。本可採收的白甘蔗，放眼望去，整片枯黃。「真夭壽哦！這麼悽慘！」陳求耳在這裡種有2分稻子全都泡了，現在又逢著海水倒灌「我看起碼6年後這兒才有莊稼收成，」修長，微駝的陳求耳，彎腰拔起一棵枯萎的稻子，忍不住又說：「現在都想不到有什麼事可以做。出去做工，人老了又排不上生尚，總說一句，我們這個地界，報銷了……」

再往海邊的方向走去，兩旁盡是殘破的魚塢，穿著白色內衣、短褲的林海桐，正以他短小結實的身子，站在排水口的涵洞中，把網子放在排水管上，收集少數尚留在池中的鰻魚，準備另外放養。50歲的林海

80歲的李可，向違法的水井買1小時150元的地下水來洗他的塩分田。他說：「不洗洗看，難道要放著荒蕪嗎？」一個80老翁對土地的那份熱愛，能不讓那些間接造成海水倒灌的人們汗顏嗎？



桐，戴著鴨舌帽，一副典型海口人的模樣。在涵洞中，他抬起脖子說著：「從這裡往百公尺外望去，到第3根電線竿為止，共有10甲地，都是我的。今年投下大把錢大開墾，闢成了魚塢，想不到十幾年的奮鬥和勤儉粒積，都完了。『三代粒積，一代虧空』啊！」

鰻魚滿了網，他換個袋子，說：「我這裡總共有16池，這次估計鰻魚跑了20噸、草蝦跑了3萬斤。損失上千萬。」

「成本呢？」

「剛開始放養時，鰻苗一尾有27元的，也有37、47元的，一個池能放養3萬尾。單單鰻苗一個池就是近百萬的成本。飼料一個月30萬，電費一個月7、8萬，要養一年才能收成，十幾年下來，一共投資了3千多萬。」

「這麼龐大的資金，怎麼週轉呢？」

「我賺的錢，全部又投資進去，其他大多數是民間借款，去年也向銀行貸了200萬，這次受傷沈重，我看這輩子很難復原了。」

在這兩次颱風的侵襲下，富的、窮的都被掃平了，正如林雲說的，「蚵寮人很愛面子，不要說養魚的錢是借的，連蓋樓房的錢也是借的。『好看不好喫』（外表看起來過得去，其實財力疲弱）的人多。有些人甚至搞不清負的債有多少哩。」

「黑人」林連聰的悔恨

擁有魚塢的有錢人，破產後，有他的煩惱。而村子的尋常草民也有他的悲哀。林連聰，46歲，別人管叫他「黑人」。他擁有蚵寮最大馬力（25匹）的排筏。但他是所有排主眼中的異類。別人都急著要到海防哨去變更搭載更多的人數，偏偏只有他不肯改。

他一向都按規定只載兩個人。可是就在颱風的前一天，排筏都快要

林海桐的太太，正在收拾剛從因風災而殘破的魚塢中撲起的鰻魚。他有10甲魚塢，却因這回風災引起的海水倒灌，叫鰻魚跑了20噸、蝦3萬斤，總計損失了上千萬台幣。

駛到海上了，突然間，他瞥見岸邊有人向他揮手，「我心裡想，這是最後一艘出海的排筏。如果不去載他們，他們今天連一塊錢也賺不到。我把排子駛過去搭載了。結果被我載的這兩人，都在海難中喪生了。」他大口喝著蔘茸酒，蹙著眉頭說。這以後，黑人一直自責、難過，以為自己害死這兩人，怎也無法釋懷。



吳枝的太太正在去年11月海口強風中，撿拾因海水倒灌，人家不要的花生。她說：「雖然難吃，但騙騙孫子的嘴巴也好。」

「我26歲時養殖文蛤失敗，然後跑到台北開過賭場。起先還不錯，後來道上的朋友越玩越大。有一次，我在門口把風，他們有人輸得不甘心，竟找我發洩，打得我斷了三支『排骨』（肋骨）。開賭場也失敗了，這才又回到海上來討生活。我現在只要賺點喝酒的錢就心滿意足了，不要再多載人，賺那幾毛錢。」說完，一口氣喝光剩下的半瓶蔘茸酒。在剛整修好的廚房內，他不住地喝著悶酒。「天知地知，我絕不是貪圖什麼去搭載他們倆。這輩子，我賭了重咒，再也不多搭人了。窮死一輩子，我，難過啊……」

在整個社會都往錢看的時代，難怪「黑人」會被認為是怪客。濱海地區養殖業的迅速擴充，就是利潤高的緣故。尤其現在蚵寮一帶這片大地，海水倒灌，全成了高鹽分地，幾年內沒法兒種莊稼，於是開闢成養殖專業區，是此地人民強烈的願望。37歲，曾任鄉代的陳昆龍說：

「復耕是那麼慢，那麼困難，我們希望政府能有個整體規劃，給我們辦低利貸款，好重新建設家園。」**洗鹽復耕，困難重重**

口湖鄉農會總幹事王茂三認為，即使洗鹽後的土地，經濟價值也是有限，況且洗鹽復耕，也不是短期內可以做到的。如果政府能做妥善規劃，改闢魚塢，那麼老百姓再苦也會和政府配合，給自己開個生路。」

至於貸款方面，他有這些感嘆：蚵寮每戶農民大都背著貸款，有能力再借的，已經不多了。所以到11月中旬，全口湖鄉只有30人來辦理災後貸款。

蚵寮村村長林媽和提出緊急呼籲：「為長遠之計，海堤和牛挑灣溪的堤防要加固，否則永遠籠罩在海水倒灌的陰影下，誰肯再投資哩？救急的部份，盼望有愛心的廠商，能拿些產品來讓我們加工，賺點工錢。否則，一個月後，我們就要掉進無計可施的貧困了。」

難怪65歲的吳鞭會感嘆地說：「在這連野菜都沒得拔的土地上，要當小偷也沒地方偷了。到了過年時候，我看有人會買不起豬肉哦！」

蚵寮村一帶，2406公頃的鹽分地，600公頃流失的魚蝦，總共估計損失6億元。面對這些目前正處於全村破產邊緣的民眾，雲林縣政府主任秘書王吉次說：「只有靠老百姓自己想辦法，政府恐怕幫不上甚麼忙。」

雲林水利會會長陳新登，對於口湖災區的重建，提出說明：「其實這次災情會那麼嚴重，老百姓也要負一部份責任。牛挑灣溪的21個潰堤處，大都是由於堤面被魚塢侵占所致。侵剝的寬度，由8米寬至2米寬不等。另一個原因是，養魚的人暗埋水管引水入塢，施工不良，使堤防產生弱點，終於在大浪中潰



69歲的陳反，呆坐在田埂上，望著這片已經淹死的土地，他茫然無措。他呆坐了一回，搖搖頭，又走回家去。

決。這次災害是個教訓。大家要有公德心啊！」

陳新登說，水利會已經向上級提出一個7億8500萬的「牛挑灣溪整治計劃」，等工程完工後，才能一勞永逸的解決水患。陳新登也說，目前口湖沿海地區，因為農民大量抽取地下水灌溉和養殖，已經低於海平面，平均地盤下陷1.2公尺，使洗鹽工作發生困難。

「目前，即使有淡水可以洗鹽，但是因為地盤下陷的關係，洗完的鹽分水也排不出去。農委會已經撥下1千萬元，要先辦理疏浚的工作，預計一年以後可以慢慢恢復耕種。」

曾經巡視過口湖災區的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利科技正林永德，對於台灣漁村在現代化過程中所遭遇到的一些共同困境，提出他的看法：**期待工業的回饋**

「新的科技出現的時候，我們都認為這些科技會有很大貢獻。但是，時間久了以後，經過評估，才知道這些新科技對人類的生活環境會產生新的衝擊。像地下水，以前剛開始利用時，大家都很高興。一鑽，就有新鮮的好水，非常方便。養魚也是。剛發展時，大家都認為對台灣的經濟成長有很大幫助。但時間一久，像超抽地下水而產生的地盤下陷的新副作用就出現了。一些非洲和其他第三世界國家，常常問我們類似的水利問題。現在，我們已經不主張以地下水為一個灌溉系統的主要水源，因為，我們已經嘗到超抽地下水的痛苦了。」

他並提出警告說，雲林地區地勢平坦，地盤下陷所造成排水不良的範圍，將遠大於台灣其他地區。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繼續濫開魚塢，就還有更大的損失和困難。「況且，堤防越做越高，花的錢是大家的，而養殖所賺的錢歸於少數人，這有失公平。」林永德說。

在另外一方面，林永德也知道解決這個問題絕不容易。「養魚是利之所在。要取締違法的水井，很困難啊。目前，我國鰻魚在日本市場的佔有率只有30%~40%，還有很大的市場擴張潛力。只要有利可圖，農民們還是會不顧一切抽地下水養鰻魚。」

「濁水溪，人說是『天公圳』，為什麼？下雨才有水呀。水源不穩



定，濱海地區，的確是因為吃不到濁水溪的水，所以才會有嚴重的私人鑿井現象。」坐在斗六的水利會辦公室內，陳新登分析著惱人的濁水溪溪水不足所帶來的後果。他提出建議：

「我去過日本、韓國考察3次，發現人家對水力的補助有60%~70%。這些年來，我們的農業確確實實一直在沒落下去，而工商業卻興旺發達。現在，工業部門也該拿些錢來輔導農業，使我們的農業也一起邁向現代化。」

濁水溪每年挾帶著6500萬噸的泥砂，向西奔流。在距離口湖鄉西南方14公里的外海，堆積成統仙洲、外傘頂洲兩個沙洲。蚵寮村的漁人在這裡挖掘和養殖「吃土睡沙」的文蛤，養活了他們的世世代代，卻也因此付出昂貴的代價。由於濁水溪的水源不足，養殖漁業的快速發達之下，不得不超抽地下水，卻使地盤嚴重下陷，造成海水倒灌的嚴

重問題。

投胎轉世，莫來口湖……

當我結束蚵寮村的採訪時，沿海地帶5年一次的大拜拜正在舉行。一貧如洗的蚵寮隔壁村蚵仔寮，用著愛心人士的賑災捐款，擺上最簡單的牲禮，祭拜著「五府千歲」。清晨6點，舉行送神儀式，全村父老，冒著寒風，在乩童的前引下，走向村外一百公尺的地方，準備焚化紙作的神位。當金紙著火的剎那，村民不約而同的跪在舖著碎石子的路面子，手執著香束，口中虔誠、悲切地禱唸著，在鬼森森的火光中，進行五年一次的大拜拜。

離開蚵仔寮，車行至台西鄉溪頂里時，看見這裡的農民也在拜拜。不同的是，這裡還有能力花費5百萬元舉行5年一次的「謝恩、祈安三朝清醮」。承包花燈製作的吳福財說：「今年壞年冬，百姓恐惶，雖然大家都沒錢，但是只這裡人口平安，

面對蚵寮村的未來，林雲說：「我看這片土地，以後再沒人整理了……」在一個沒有人敢出海的強風裏，這兩對老夫婦還傻傻地一心想著出海。不是他們不怕強勁的風浪，只是嚴苛的生活逼得緊啊。

所以雖然是困難中的困難，也要四處籌錢來謝神。」

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我實在難以想像，這是個荒欠的景象。一千個供桌，在平時也難得一見哩！

頂著北風，我的機車在黑夜裡奔馳，但我的心中卻一直想著：如果「天」是人們最後的憑藉，那麼人存在的意義又在那裡？我忽而又想起林雲的話：「蚵寮的土地，以後就沒人整理囉……如果要投胎轉世，再也不要來蚵寮出生，否則呀，怨嘆一世人咧……」

我也想起了77歲的吳再生看是琅琅上口的經文：「辛苦守分同善行，早覺自知慈惠發，莫為退步得光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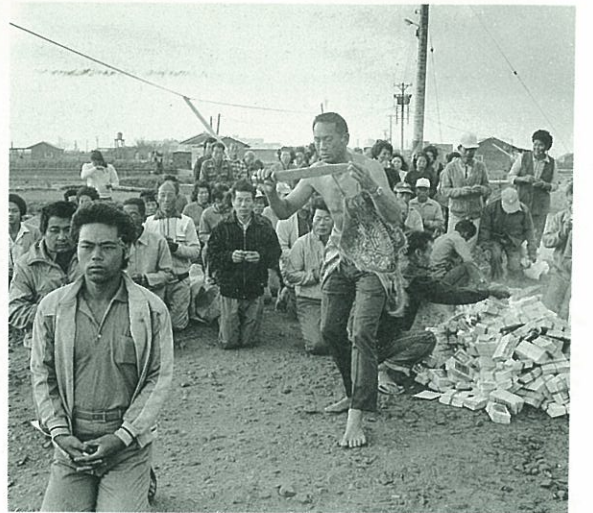
受傷的土地還有醫治的可能，而那受傷的心靈呢？

或許連老天也很難做肯定的答覆吧。

採訪筆記

蚵寮村漁民代表郭德旺說，漁民生長在偏僻的海邊，所以主觀強，但個性也很爽直，「有人會以為漁民很難管，但是只要跟他搞好溝通，事情就很好解決。」

同樣是濱海的台西鄉溪頂里，在荒欠的年冬，還舉辦這5年一次的大拜拜。



只可惜，我發現政府的地方基層人員，對於地方的事務，冷漠、疏忽的程度，令人驚訝。如果漁會人員能及早出面，也不會導致漁民與軍方的衝突。而訂立在幾十年前，早已不合時宜的有關排筏搭載人數的規定，在新的安全範圍內，是否應該考慮修改，以利漁民的生計？對於漁塢的擴張，東港水產試驗所所長廖一久博士說，台灣的養殖漁業已發展到瓶頸階段，再加上內陸河流經工業廢水嚴重汙染，已造成沿海岸養殖漁業的重大危機。他建議主管單位應要求專家學者做整體性規劃，而不是外行人坐在辦公桌上隨便策劃便可決定的。

北港溪的嚴重工業汙染，更加使得緊靠著北港溪的口湖鄉，無法引來做為養殖的水源。日日夜夜，北港溪汙黑的工業廢水，把就在北港溪出海口上的外傘頂洲和統仙洲成千上萬的文蛤毒死。每年，雲林沿海的水產魚蝦被廢水毒殺暴斃的損失，總在億元之上。

面對這些狀況，對於從小在農家長大的我來說，真是非常痛心。我們希望有關單位拿出辦法，緊急處置，全面解決問題，否則，問題拖下去，有朝一日，不知道會有什麼不可收拾的後果出現。

蚵寮村的隔壁村蚵仔寮，現在也因這回的風災搞得一貧如洗。目前他們動用著善心人士的賑災捐款，來辦5年一次的大拜拜。在寒風中，他們虔誠地下跪，送走「五府千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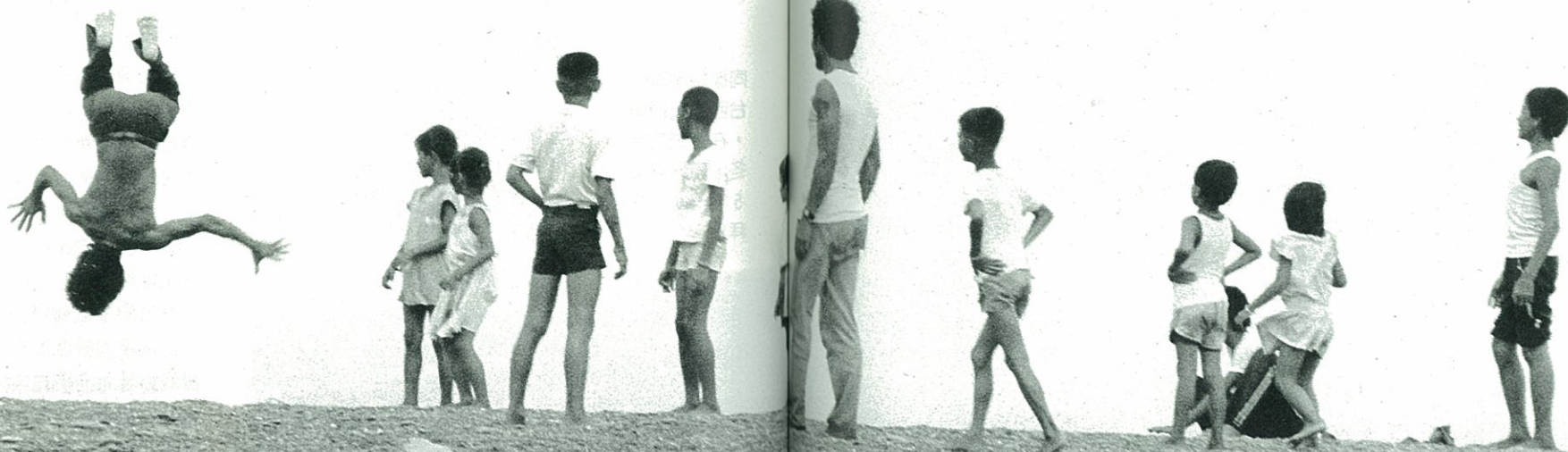
人與土地

我的攝影主題・我的成長背景

背叛過自己低微的身份階級，
卑視過童年艱苦的生活，
攝影使他重新和人與土地和解。
用台灣生活中13年來的人與土地，
譜成一個攝影家自我救贖的頌歌……

旭海1986

屏東縣牡丹鄉的旭海村，由於地處軍事管制區內，
一直鮮少外人闖入。數十年來都沒受到都市文明的侵擾，
這兒每個孩子和泥土都有最親近的關係。



攝影之前的我

我還很清楚記得：13年前，當我第一次透過照相機的觀景窗看世界時的感覺。那是一種無法迴避、無法把自己從現實人間抽身出來的，令我驚慌失措的處境。

照相機的看到什麼就是什麼的特性，和我以前最擅長的抽象美術創作表現手法，完全相違；和我以前所關心的空間秩序完全相逆；和我以前所追求的美感經驗，完全背道而馳。

我所看到的是熙熙攘攘的市井，而發現不到什麼結構上的秩序和想像上的趣味。那時，我突然感覺到一股莫大的無能感！產生了一股極大的羞愧——我還記得，我就在台北市萬華一帶逛了整個下午。每當我舉起相機時，我面紅耳赤、冷汗涔涔。

在當時，我還不明白：那架由雜誌社所配備給我使用的照相機，帶給我的的是什麼樣的影響。現在回想起來，我已經知道是那架相機提醒了我……在這以前我所有的文字和美術創作，從來就未曾從生活中取材過。我一直是在自己的觀念思考，和別人的思考結果，尋找我的藝術表現的靈感。而那架我平生第一次使用的相照機，逼使我面對人，強制我面對土地。因為照相機是要面對面才有辦法曝光、顯影，才有辦法感受和表現的工具啊。

在我開始搞攝影之前，我就曾經以完全抽象的線條和色彩，在台灣的藝文界活躍過一陣子，寫過一些美學思考之類的隨筆文字，並且以筆談方式訪問過不少旅居海外的大部份中國著名畫家們。失禮地說，那時的我，可真是紅極一時。我最記得，當別人知道我這匹文壇黑馬，才不過是高中剛畢業的19歲的小伙子，那種大大吃驚的表情。

我現在常常冷靜地想：為什麼

當時的文壇會那麼信任我恣意縱橫？為什麼以一個出生在鄉下，從小就幹農業勞動的我，會變得那麼「前衛」與「現代」？這裡頭，我想，便存在著大問題——台灣文化氣候的形成有毛病；我的成長過程也出了大錯——是這兩個問題，造就了當時的「Q、Q」（當時我畫插圖的筆名）。

我的童年，除了在學校上課時間，大半都是在家裡的一畝菜圃園裡耗掉的。從我走得動路，提得起東西的年歲開始，我就得替兄長送點心和午飯到他們勞動現場去。稍大，我得幫忙推滿載著地瓜或花生、紅豆的二輪板車。接著，我就得割菜、鋤地，接替兄長的勞動。我們家裡的7個兄弟兩個姊妹，每一個人都吃足了艱難勞動的苦頭。從小，我們就是農夫。我厭惡這個階級身份，努力地想洗去這個父母加在我們身上的可恥印記！

事實上，我的父親並不耕地。他是個荒村中的一個木匠。因為他節儉成性，捨不得把先人留來的那一塊河川旁的礫石地閒置，他就讓他所有的孩子們的童年，都在這塊極端貧瘠的田地裡受盡折磨。

礫石地的土壤不易保存。每當就在近旁的河水決堤時，地表上的泥土都會被沖失了。這時我們孩子就必須把礫石挑掉，再往下深掘，好讓地底下的泥土，翻到地表上面來，光是每次豪雨過後做的翻土工作，就令孩子們痛苦不堪。我曾在烈日當頭鋤土時，中暑暈倒。也曾在驟雨中被淋得發抖打顫。我也曾被道道由頭頂上陰沈的天空劃過的閃電，嚇得哭天搶地……。

那時候，我曾經把自己埋在地瓜葉中，深深地怨怒自己「不幸」的身世，掄起鋤頭，狠狠地朝菜園旁的油加利樹樹幹砍打，咒咀著那片不毛的土地——為什麼阿爸的7位

兄弟中，唯有他繼承了這畝不育的砂礫！為什麼我們無法像堂兄堂弟那樣，一下課就可以到處玩耍，而必須被這沈重的命運釘在土地上。

像老牛一般的勞動

我在田地裡的勞動經驗，要一直持續到高中畢業，離開家鄉的那年為止。因此我知道，我在這個時期從土地得到的，只是一股怨恨的情緒，這就是我的成長背景。它曾是我生命中的一個沈悞笨重的包袱。我扛著它走了很長而且是錯誤的一段路。

我於是有強烈的反叛傾向。由於我所有課餘的時間都必需下田，在初中上學的階段，逃課成了我唯一能享受個人時間的方式。結果，在初二那年我就因曠課太多而被勒令退學，而跟著父親和大哥學了半年之久的木匠工夫，差一點就以木工手藝渡過我的一生。有一回，在外地謀職返鄉的一個叔叔看到學習木工的我，才帶我到任職的冬山鄉去，重新就學。

之後，我逃過家，在台北的職業介紹所受了騙之後，又厚著臉皮回到家裡。我知道，以我當時的年紀和能力，是一點也掙脫不了被那塊石頭地和沈重的勞動牢牢所細綁的宿命的。於是，我開始改變我的反叛的方式，與我所痛恨的階級與身份拼鬥。

由於冬山鄉離老家有一個半鐘頭的車程，我每天都必須以火車通學。那時候，我是這所偏僻的初級中學裡唯一的外地學生。在學校裡，沒有人知道我是個粗賤的小農夫。我為了把自己裝成是一個出身於很有體面的家庭的人，談吐也自然要比當地孩子有「深度」才行。而就在這種偽裝的努力下，我必須隨時去看一點書，才好找材料對同學們高談闊論。

於是我竟這樣地養成了看課外書



二龍村1979 宜蘭縣礁溪鄉二龍村的林家大族。各房合起來100多子孫，至今都没分家。有些子弟外出謀職，但每當祖產的公田，在春耕、秋收時，所有的孩子都會回來參與農事，土地使他們牢牢地結合在一起。這張合照裡的70多個林家後代，只有全體族人成員的一半，其他人還在田裡耕作。

的習慣和興趣。而我的讀書，是由一些當時頗為流行的文藝女作家的作品開始的。慢慢地，竟連同翻譯世界名著也唸得進去了。最後，我連生硬的哲學書籍，也生吞活剝，胡圖吞棗地讀了起來。我就這樣一日又一日地在那小小的方木上，建立起一股「我是有知識、有深度的現代人，而不是卑下的小農夫。」的那種心態和身段來了。

童稚的怨恨， 化作摯愛

懷著扭曲自卑、充滿著怨哀的小小的心靈，當時的我，只有用這種可笑的方式去逃避我所無法面對的現實，也才能忍受回家後面對沈重的鋤頭和不毛的土地的不堪的痛苦。從初三一直到高二的4年間，我幾乎把上課的所有時間都用來偷看閒雜書刊。也就在這時，我也開始把從小就有的一點美術上的天份，發展成與我反叛自己的階級身份有密切關聯的繪畫傾向。我畫的是最前衛的抽象畫——一個全然沒有泥土、沒有生活、沒有勞動的世界。

啊，那時的我，已覺得所有和泥土有關、沾有汗水臭味的一切東西，都是卑瑣、可恥的。我相信過，本來就應該追求精神方面的事物，追求想像的潛力，從事觀念的思索……而所有這一切，才是文學、藝術的本質。因為，對那時的我來說，人已經活得夠苦了，何必在文學藝術上再專挖掘那些令人不快的具體的土地、勞動與生活呢？

回想起來，我很明白，我並不是完全只因自己的性格與理念，一步步的走上這條路的。當時整個台灣的文化環境與氣候，讓少年時代的我產生極大的信心。我簡直覺得自己和當時帶領風騷的台灣文學藝術潮流同步！

60年代的台灣，存在主義剛被引進島內。法國的「新小說」也陸續

被翻譯了進來。有些歐美的「觀念藝術」也在台灣拉開序幕。前衛的敲打樂曲，也在台北叮叮咚咚的響起。而艱澀無比的現代詩，竟在當時的文學青年的口中互相引述……而所有這些文字、曲調、圖象……是一點也不帶有絲毫現實生活中的人間性和泥土味。這不正是我所追求的夢土嗎？

我把這舶來品，西方現代主義，理解成人對傳統的最大反叛。這些「新小說」中的人物和「新劇本」裡的角色，一個個都是鄙視過去、敵視社會、對別人漠不關心、只對自己的存在有莫大的興趣。在當時文學青年的世界裡，好像認為以這種態度活下去，才意味著人的自由的最大發揮。唯有自己才是命運的主宰。而如果一個人和別人有所相干，無異是糟蹋了自己！

我就是這種「現代」風氣下，做過很久的一場噩夢啊。如今，我何其有幸的甦醒了過來。這是照相機使我甦醒過來的，是相機觀景窗看出去的那一群人與那一片土地，讓我能發覺到自己成長過程中所犯的錯誤；讓我把童稚時代的怨恨，化作摯愛。

在攝影的路上

我所擁有的第一架照相機，是一架高級而專業化的單眼反光鏡機子。在光圈、速度的曝光值設定方面，只需花上半個鐘頭去了解一下，就可以進入情況。況且它還有準確曝光錶可供參考。如果在不需搶鏡頭的時候，只要慢慢調弄，拍出在技術上沒有大差錯的照片，這一點也難不倒我的。然而，這架性能如此優美的照相機，在我剛踏入攝影的路上，竟帶給我無比巨大的煎熬。

由於相機的鏡頭光圈很大，反光稜鏡又是那麼晰亮，從觀景窗看出去的影像，竟要比以肉眼目視明晰得多。你所面對的一切，一下子被

特定的框框界定出來了，令我一點也無法像往常一樣，以漫不經心的方式，去流覽——逃離——發生在我周遭的事情。

單眼照機在調焦的過程中，會顯示出對象的景深。調焦時，你看見一個人的輪廓由模糊到清楚。這樣的過程，簡直像是你在探討著這個人的意義一般。如果他對你沒有意義，你就不會有理由把焦距對在他身上。我困惑地想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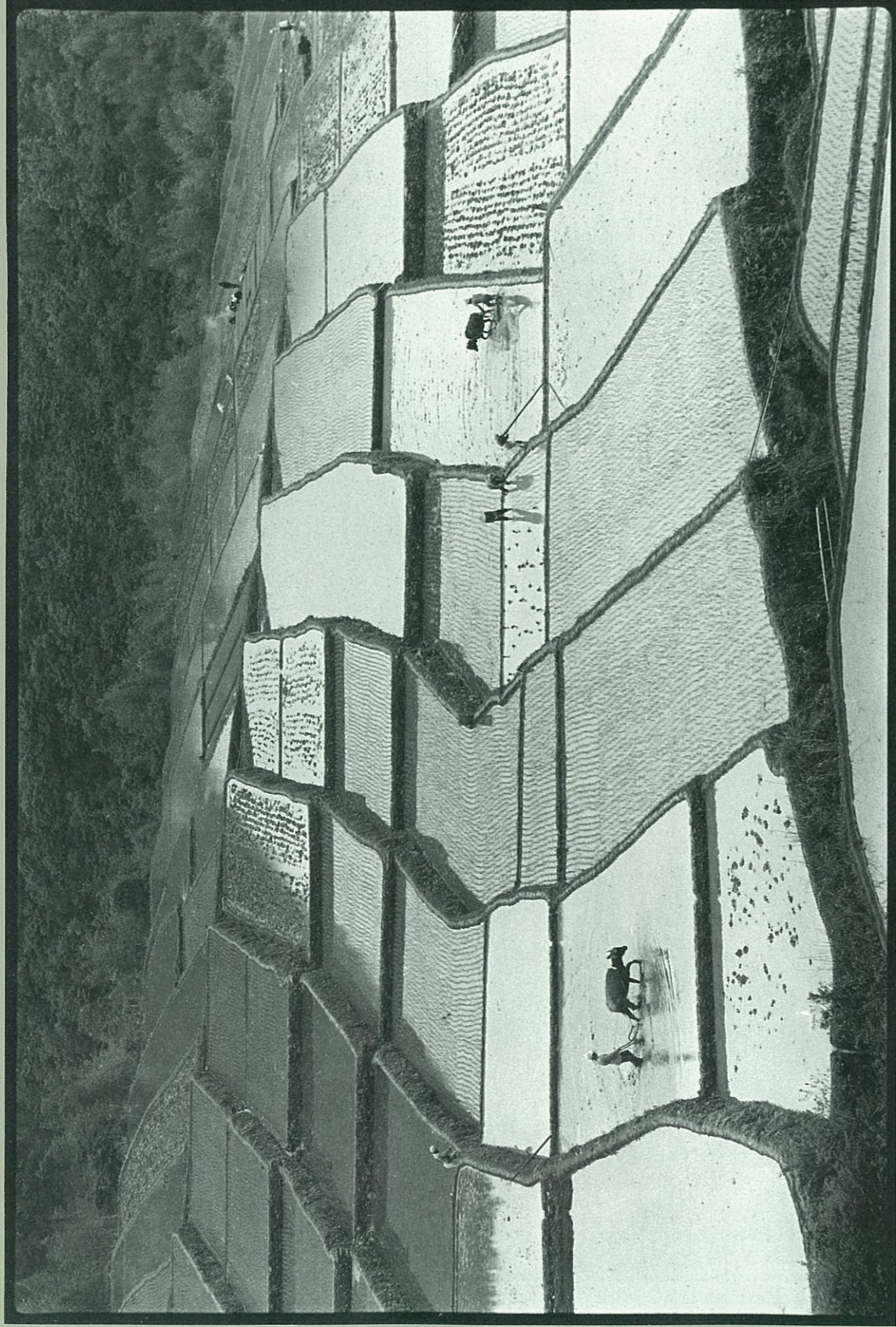
這架照相機開始令我質問自己了——到底，我要拍什麼？拍眼前景物的那一個部份？在一群人當中，要把焦點凝聚在哪一張臉孔上？在萬華巷道上，到底我要拍觀光客圍著看賣藥郎中的表演，還是去拍躺在街上的乞丐……。這些質問，終究的關鍵只有一個——你看到的東西，對你有什麼意義？只有當發生了意義，你才自然而然地知道如何去構圖，明白把焦點對在那裡、應該在那一個瞬間按下快門。但是當人和生活對你沒有了意義，只能像個呆子一樣，背個相機在大街小巷裡亂幌。

說實在，我曾經背著相機「亂幌」過很長久的一段時間。並不是我對觀景窗看到的東西感到無動於衷，而是我終於重又看到我自己成長所帶來的怨恨。透過相機，我又看到了農林、土地、勞動和永遠在重覆的生活……，我無法在我所怨恨的一種生活方式中，去找到創作的題物，去發現自己要肯定的意義呀！一直到現在，我還不很清楚，自己是在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熬過那個拒學土地、拒絕生活的階段的。我只知道，自己的怨恨情況是如此之深，以至於沒有任何單一事件，能使我解開那怨忿的糾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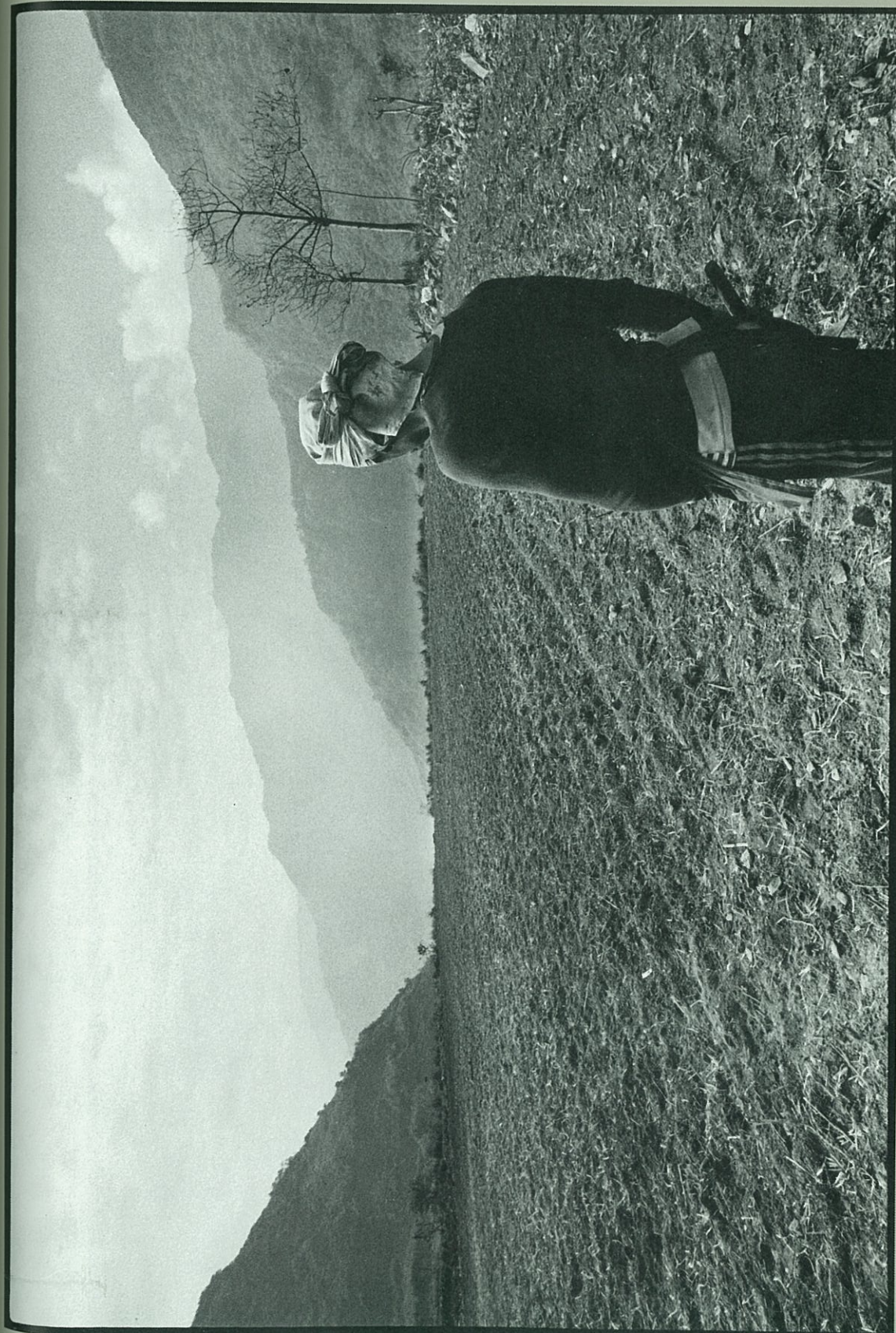
也許由於那時的我，是那麼沒有信心，如此虛弱，所以我只敢把照相機去對準那些完全不會排斥我的人——看起來就能感覺到和藹可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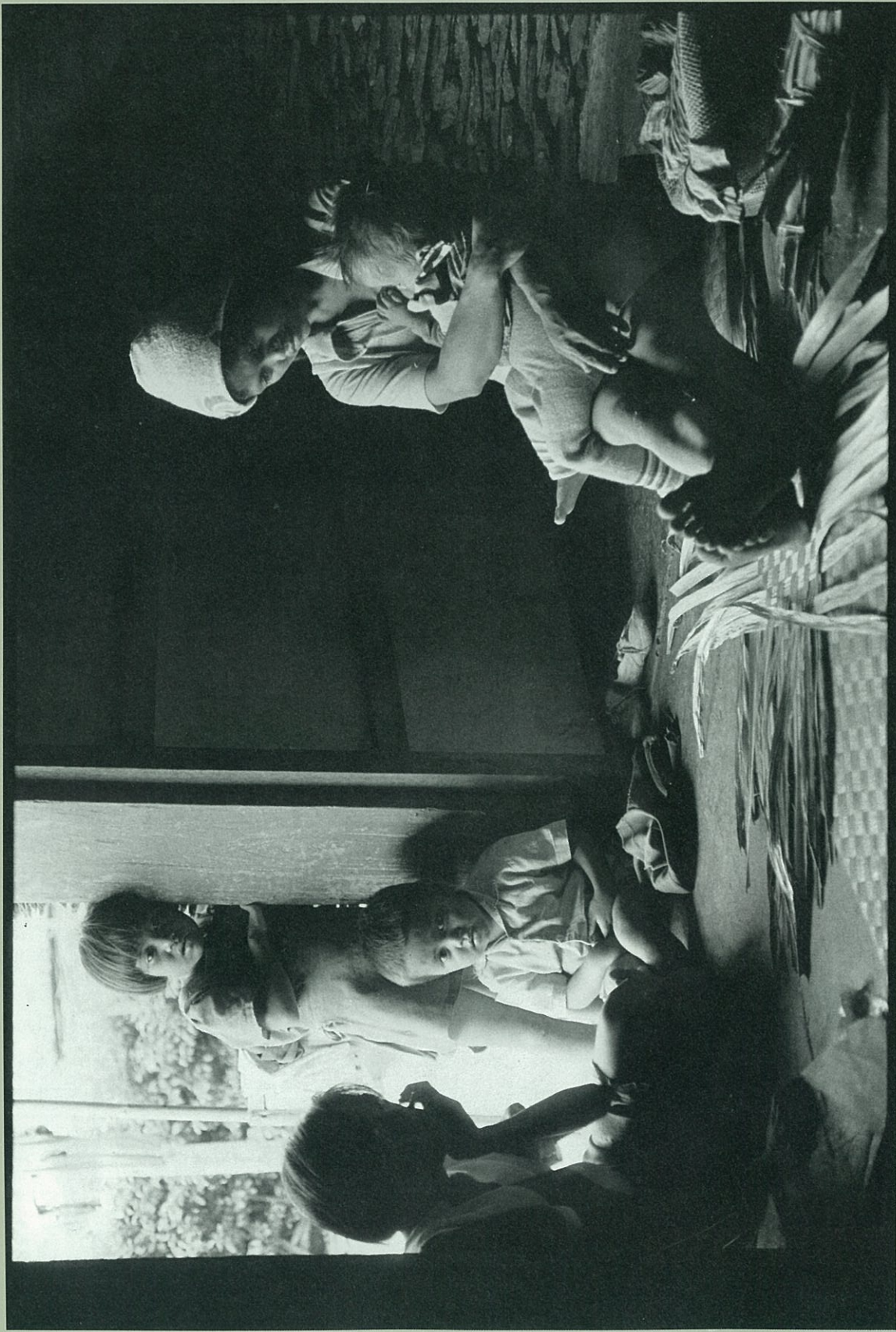
東埔1978 南投縣信義鄉的東埔部落，布農族山胞在此世代相傳。他們認命勤奮的工作，顯露出令人敬佩的某種高貴氣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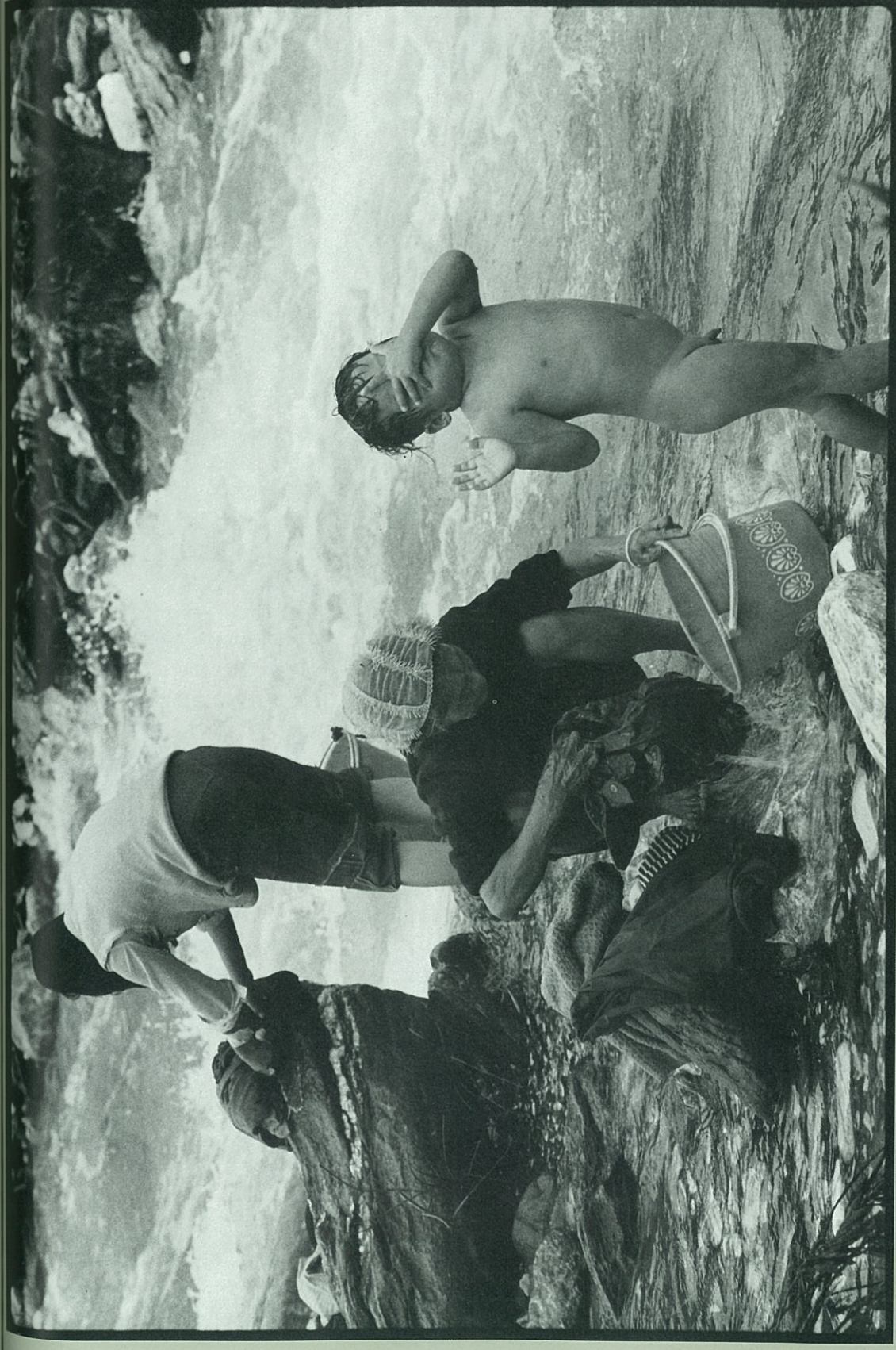
1978 桃園縣復興鄉的爺鬱部落，住着擅長稻作的泰雅族山胞。在稻作休耕之後，整座山的梯田都被基隆的菜商承租了，闢為農場，當地村民倒成了按日計酬的僱工。他們一下子由地主變成僱農，人和土地的關係於是徹底改變了。



1983 台東縣海端鄉的利稻部落，位於南橫公路的深山裡，這裡的村民依舊有照相機會把人的魂魄攝走人的迷信。他們堅守一切傳統習俗。但在農業長年的疲憊下，他們却再也不能像過去一樣地相信土地一定會帶給人們富足。



多納1978 高雄縣茂林鄉的多納部落，保存了本省最完整的石板屋建築群，目前高雄縣政府打算要這些原住民遷出，住到水泥房子裏，把石板屋改成 密棧讓給外地 旅客投宿謀利。這樣的「現代化」，叫人感慨萬千。



沃花1981 宜蘭縣南沃鄉的沃花部落，因「南沃之花」而得名。這裡的泰雅族住民，個個健康、俊美。連小孩子，也可以在寒冬的清晨，跳進冰冷的溪水中沐浴。

的一些臉孔。或者也許是：我終究走對了第一步——在人性最真誠、最善良的一面中，求得了庇護。慢慢地，我發現，擁有這種可貴氣質、良善的人們，都是那麼認命地在自己的土地上工作著、生活著。他們大都是沒有受過什麼教育的鄉下人，更沒有唸過什麼存在主義、現代詩。他們的一切都是從勞動、從土地中學到的。我的鏡頭開始不知不覺地為這些東西所索引。對我來說，農村、土地、稻田和勞動的人們，怎也無法成為沙龍的異國情調或田園風光，因為我對這一切太熟悉了。透過觀景窗，我的童年，艱苦的歲月、自卑和誇大都回來了。有冰封的東西在我心中融解……。

我只知道，我就是這麼一天一天的拍下來的。那些人，那些土地，通過我的相機，令我溫暖和游動，使我一天天從幼時的噩夢醒過來，我已不再覺得自己的成長經驗是可恥的包袱。

13年就這麼過去了。當我回顧，我的攝影工作就等於是對我自己成長過程的檢討吧。我知道那是一種十分自私的行為，我的相機，還沒有拍出這些可敬的人們面臨的一些困境。我只表達出令我重生的勞動者的高貴情操、令我重新敬畏、感激的沈默而寬容的土地。

13年來，正是台灣農村急速變遷的一個階段。漁農業養肥的工業突飛猛進，而農村卻留下一大堆問題——農產品價格低落、人口外流、農藥對土地和菜蔬的污染，運銷中間商的剝削，稻作休耕、鼓勵轉作措施的短視……。這一切都使鄉下人和他們的土地之間的關係，有了重大的變化。

今天，似乎人再也不能像過去一樣完全相信土地會帶給他們希望了。他們竟也開始感覺到土地是個包袱，感覺到大地一日日的在敗壞中死去——被現代工業的公害所污染，

被過量的藥毒傷。他們的土地一天天的在變，他們原有的那股令人感動的氣質，也一天天在消失，人與土地的關係，再也不是以前那個樣子了。

但這些問題，都沒有出現在我13年來的作品裡。我的照片只是人與土地曾經有過最親密關係的一些痕跡而已吧。因為，我太急切地想要把我的重生經驗傾吐出來；太急切地想在我的整個自我救贖的過程中，抓住任何可以讓我看到希望的光芒。也許，人與土地要回到以前那種親密的關係，活在這塊土地上的所有人們，才會有希望吧……。

今後的我

我也很清楚，13年的攝影認知，並不表示我就此有了現代化惡疾的免疫力，只要我永遠在自己的創作路上走對了方向，我就會不再感到虛弱……。

事實上，在這13年當中，我就曾經遭遇到拍不下任何照片的創作低潮期。於今想來，那股低潮比我以前走錯路子的苦悶還要大得多。在那個低潮期裡，我感覺到那曾經令我重燃希望的生活經驗，一天天從身上消失。我對外在世界的熱情一日比一日冷卻。那時候，我不只是覺得自己在走錯路而已，而是感受到自己一分一寸的死去！

說來荒唐，那陣子是我電視工作最順利，收入最好的一個階段。「成功」的假象，竟比錯誤的成長過程對人的靈魂更有殺傷之力。在現代社會中，就是處處充滿著這樣的陷阱，你一旦跨入了陷阱，就像到了另一個星球，那兒有完全不同的一套價值標準和倫理規範——而這一切，都是工商業社會的運動規則下形成的。利潤，而且只有利潤能決定一項決策是否正確；決定一個人是天才還是白癡；決定一個人是英雄還是懦夫，決定什麼事值得關心、

什麼事不要掛在心上……。

我曾在追求自己電視節目中的收視率、追求輝煌的成功，掉入那個商業陷阱的。回想起來，也許是因為我曾經有過那段成長的煎熬，曾經那麼貼近過人與土地，才使我有氣反省和懷疑，才逐漸感覺到，「成功」其實是陷阱。在那段深沉的低潮裡，我竟然無法拍照，我知道唯有使出我生命的力量從這可怕的低潮中掙脫出來，才走得下去。

這段低潮，使我確認，在現代化的社會走向上，人實在太容易迷失他的方向了。今後，我的要命考驗還會來臨，我的攝影路子還會充滿著各式各樣的陷阱的。我只有小心翼翼，才走得下去。今後的我恐怕只去肯定自己最覺得的有意義的東西。因為只是個人的肯定，還無法在整個現代走向的激流下，看到什麼倒影我必需在現代化的走向中設法去找尋病因，去診斷它的病情、去揭露它的本質吧。只有這樣，才有辦法真正肯定我覺得有意義的東西。

「人與土地」，是我本著個人的生活背景、個人的時間條件、個人的能力，去對台灣曾經有過的面，所做的肯定工作。今後我打算用另一種方式從事創作。我現在的環境下，拍出現代化可能嚐到的苦果，讓我們未來終將面對的廢墟，在作品中提前警告性地到來。其實，有些「癥兆」已經顯露出來了。只是我們沒有警覺到而已。我想：用照相機去找這些冰山的一角，正是我今後的創作方向。唉！我彷彿已經看到一群疲憊的人掉到一片破碎不毛大地的裂縫中，無法翻身而出的命運了……。



頭城1975 我的故鄉宜蘭縣頭城鎮，倒是我拍得最少的一個地方。剛學會拍照的半年後，我回到童時工作的那一畝菜園去看了看。這片田已經被賣掉了，旁邊挖了一個小工寮。這位謝姓鄉親正在裡頭做竹器，從他的身上，我更加看見土地經驗是那麼值得珍惜。

侯孝賢的選擇

侯孝賢的新片「戀戀風塵」，在八方矚目中拍完。因為沒有撈著去年的金馬獎，電影也不知何時上映了。但看過試片的台北電影知識界，依然給這隻新片溫暖、激動的评价。這是一篇灑麗而溫柔的，新片「戀戀風塵」精神、思維和物質的形成報告……

侯孝賢的選擇

導演侯孝賢的新戲「戀戀風塵」開拍，距離他上一部電影「童年往事」的上片時間，民國74年8月3日，整整過去了11個月。

這11個月，可能是侯孝賢從事電影工作以來心情最矛盾的一段期間。一方面，這一年他的影片在各種國際影展上受到國片導演前所未有的注意和肯定；另一方面，他所代表的台灣新電影活動卻在同時受到國內評論的懷疑和挫折。

反映在侯孝賢身上，是他的創作慾望與市場考慮的猶豫。11個月來，他提出不下6個拍片的計劃，卻又沒有一個計劃有決心行動。有一段時間，他想先拍「散戲」，一部德國第二臺電視願意提出相對資金的計劃，但是「散戲」卻是國內最不合宜的計劃。有一段時間，他想先拍「悲情城市」，一部用到周潤發等

大卡司的商業計劃，卻和合作對象嘉禾公司尚未完成拍片地點的協調。

最後，他選擇了先拍中影公司的「戀戀風塵」，代表了他內心爭戰的終結。

這段時期，因為侯孝賢一再更改計劃的順序，工作人員不知所從，使他贏得一個新的外號：好肖賢仔（騙仔賢）！

「戀戀風塵」結合了侯孝賢的兩種企圖。它是一個少男少女的癡情戀愛故事，感情簡單真摯，易於明白，市場考慮比較容易照顧。它是一個民國60年左右鄉村少年進入城市的故事，有著大環境的關照和台灣社會的尖銳觀察，可以讓導演大加發揮。

民國75年7月3日上午，「戀戀風塵」在台北市紅樓戲院附近一家裁縫店開鏡，該日的新聞資料上，詹宏志做如是說，新聞要點之一即題，侯孝賢的選擇。



4月18日，我和侯孝賢去紐約，是應現代美術館邀請「冬冬的假期」編導參加「新導演·新電影」展。心情很複雜。其一，大陸片「黃土地」也應邀參展，與「冬冬的假期」是所有參展的18部劇情片中兩部中國人的電影，比起「黃土地」，「冬冬的假期」顯然不及，意指在紐約那樣高眉（high brow）的地方，「黃土地」的涉於政治性自然更能適合紐約知識份子的口味，相形之下，「冬冬的假期」簡直太溫和缺乏批判意識了。來自不同地域的中國人，卻因為基於我們從小所生長的台灣的根壤感情，而立刻捲入一場「台灣不能輸給大陸」的爭鬥心態中。

這種心態，也許大陸、香港、和海外的中國人是較少感覺到的，然而於我們卻非常切身。

其二，是無可救藥的民族主義作祟。導致每每有人熱心鼓催侯孝賢赴國外參加影展活動時，他就不免火氣上升，非罵一句：「影展影展，他家愛搞的，干我屁事。」我則想起吳念真在提到包括他自己在內的知識份子時，那嘲諷而不屑的笑容，彷彿在說「知識份子？閃開一邊吧。」

對於第一點，台灣與大陸電影在國際影展中相遇這件事，前年我參加過香港舉辦的台灣電影節，和夏威夷影展中，已深受其衝激外，侯

「戀戀風塵」電影劇照
攝影■劉振祥

孝賢跑過的愛丁堡、倫敦、巴黎、柏林，亦無一次不是針鋒相對。面臨這樣與日迫來的局面和趨勢，會讓人感到，我們怎麼能失去這一塊文化較量的競賽場。回到國內，卻見諸多言論還是拿商業跟藝術的話題作文章，只覺吵了幾十年仍在吵它，不過剩下無聊的聒噪而已。當我們以大陸最優秀的幾位電影工作者做為對手的時候，便覺得，徘徊在商業跟藝術創作的兩難之間風雨搖擺，將會是多麼浪費了精神和力氣。我們的眼光如果從對內移展到對外，便發現，一切的用心和著力除了只有擺在這個上面，似乎也不可能再有其它的任何選擇了。

但侯孝賢常說：「我真希望拍幾部賣錢的電影，改變片商看法，創造出一個有利的環境和條件，讓更多人做起來。」的確，單槍匹馬式的自保自勵仍然不夠，想要普遍滲入的吹出風氣，非得集結更多有才華、有共識的人們做成。

對於第二點，侯孝賢目前的電影總得經過國外影展的肯定而後推回國內引起議論，實在並非什麼值得慶幸的事。正如侯孝賢從愛丁堡回來，說：「電影還是要拍給自己國人看，在那裡讓我覺得電影很假，很無趣。那裡人的生活、想法根本不同，你拍電影要是光為參展，會很沒意思。」言下有幾分落寞。

於是去了紐約。決定把心情放輕鬆和平，侯孝賢笑道：「又不是沒參加過影展，想騙阿財！」

次日星期六下午又放映一場「冬冬的假期」，陪同的朋友們鄭淑麗、譚敏、諾曼，十分緊張，因為有一位猶太人蕾內（Renee Furst）要來看片，她代理發行藝術電影算第一把交椅，八三年獲坎城最佳影片的南斯拉夫電影「爸爸出差時」，及八五年獲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阿根廷電影「官方說法」，都是她做出

來的。片商信賴她的選片能力和判斷，以此做為發行宣傳的指標，淑麗說：「只要她看中你的片子的話，你就發了。」所以放映之前，淑麗譚敏頻頻暗示侯孝賢這個重要性，但願他把海外散仙的草根氣質收斂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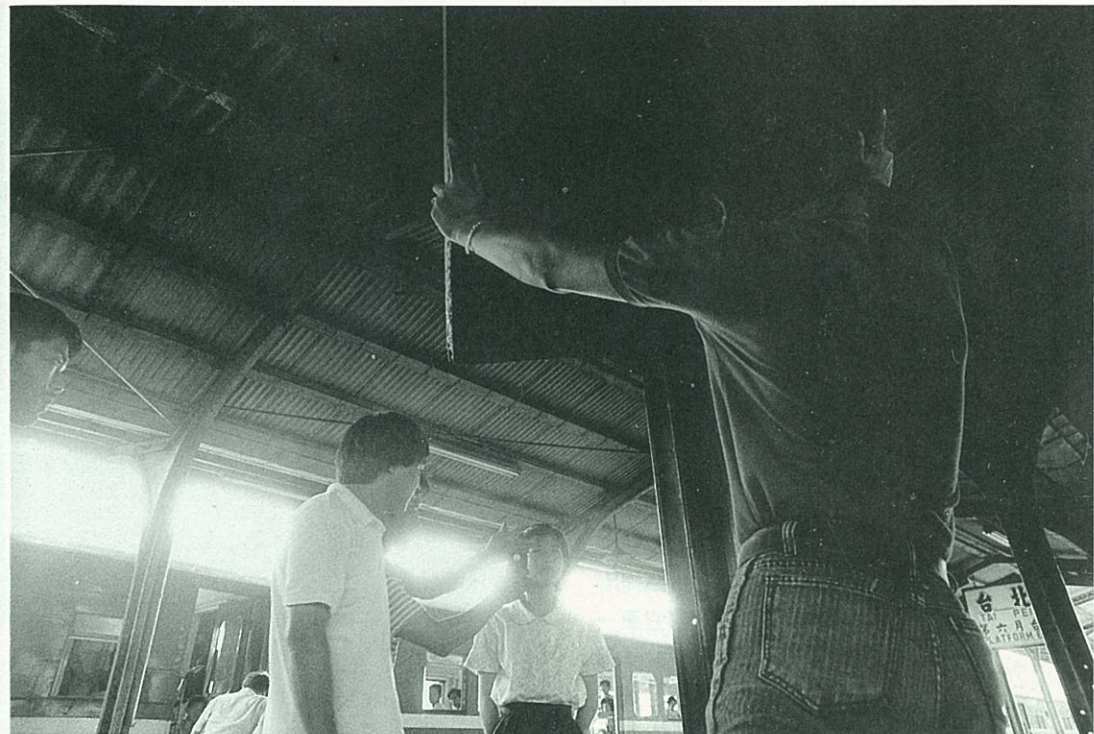
隔日蕾內約我們在第三街她的住宅見面，對「冬冬的假期」有興趣，可以發行，她的理由是：「這部電影給奧克拉荷馬的農民看，也看得懂。媽媽生病，孩子們到鄉下外公家過暑假，是普遍能了解的情形，又充滿趣味，是讓我們看見不一樣的中國人形象的一部電影。因為以前所看到電影中的中國人都很憂愁，例如大陸有一部電影在這裡放映時，男女主角各分在不同的單位工作，無法見面非常痛苦，整部電影在描述這件事，觀眾就不能明白，為什麼他們相愛，他們卻要隔在兩地不能見面，觀眾無從了解。」

當場我聽了當然高興，但也心中撩起一絲如侯孝賢的寂寞之感。畢竟中國人的電影還是要中國人看，那背景和情境唯與我們自己是親稔的。這回亦多虧諾曼是蕾內新雇任的助理，等於埋伏了一位小間諜，蕾內來看片當天，引起多人的訝異探問，蕾內說：「因為我的新助理是中國人啊。」

走出蕾內第28層樓高的住處，那屋中陳設著收集自世界各地千奇百怪造型的烏龜和貓，這裡是紐約。如果站在內有畢卡索真跡的現代藝術館門前，望過中央公園初春稀疏的林子，對街一列古式高樓亮著燈光，寒氣晶盈，像我小時候最愛的那種撒著銀閃閃粉粒的聖誕卡片，明明就在眼前。但我知道連侯孝賢心裡也這樣在想著：拍電影是到底為了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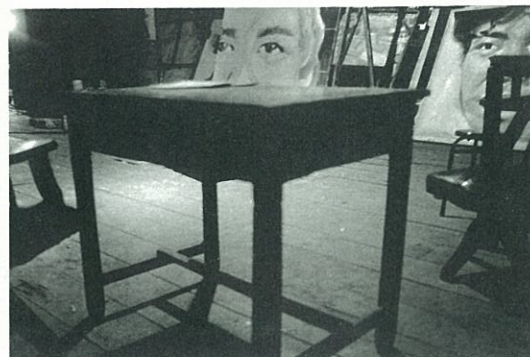
天空飄小雪的那天，我們到聯合國找劉大任，他帶我們參觀了一遭

紅樓戲院銀幕後的拍片現場，看板和桌子椅子都是道具。這個場景的打光，做到近乎自然光的完美。侯孝賢據說挺滿意的。



聯合國，出來時指著門口一方巨石，上面鑿有一孔，叫做一眼望穿。其實影展云云，也可以是一眼望穿的。中午我們在一家江浙館吃飯，因侯孝賢談到拍「風櫃來的人」的素材和動機，張北海提出成長經驗的題材也許再拍兩部三部之後，將拍些什麼呢，有沒有想過？

這個問題，大概是所有年輕創作者在靠他的青春和直覺創造出極精彩的成品的時候，就必定會面臨



的關口，過得了它，也許能繼續創作下去，過不了它，就此天才夭折的，亦比比皆是。侯孝賢回答說：「我想我還是會拍家庭吧。」李渝即刻接話，意思說，拍家庭對了，要是去走入社會，那就糟了。

我完全了解李渝此話的背景與真實性。淺則言，這大半個世紀以來的中國，已經被太多急於走入社會的知識份子文化人造作得變了形，如此產生出作品來，不免一堆詞浮意露的廉價喧嘩。深則言，在座諸位都是經過大風浪見過場面的人，以接近知命之年的閱歷來看作品，自有其個中真味。如小說裡有魯迅那樣沉鬱頓挫的批判時代，也有沈從文那樣遊於造化的天然，也有如張愛玲那樣對現狀全是反叛，而因為寫得柔和，是觀察的，不是衝動的，許多人看不出來，甚或以為只寫男女愛情。再如電影裡，我聽焦雄屏講過，以前她所崇敬的導演，

火車站和火車的場景，在「戀戀風塵」中的戲份和象徵意味都很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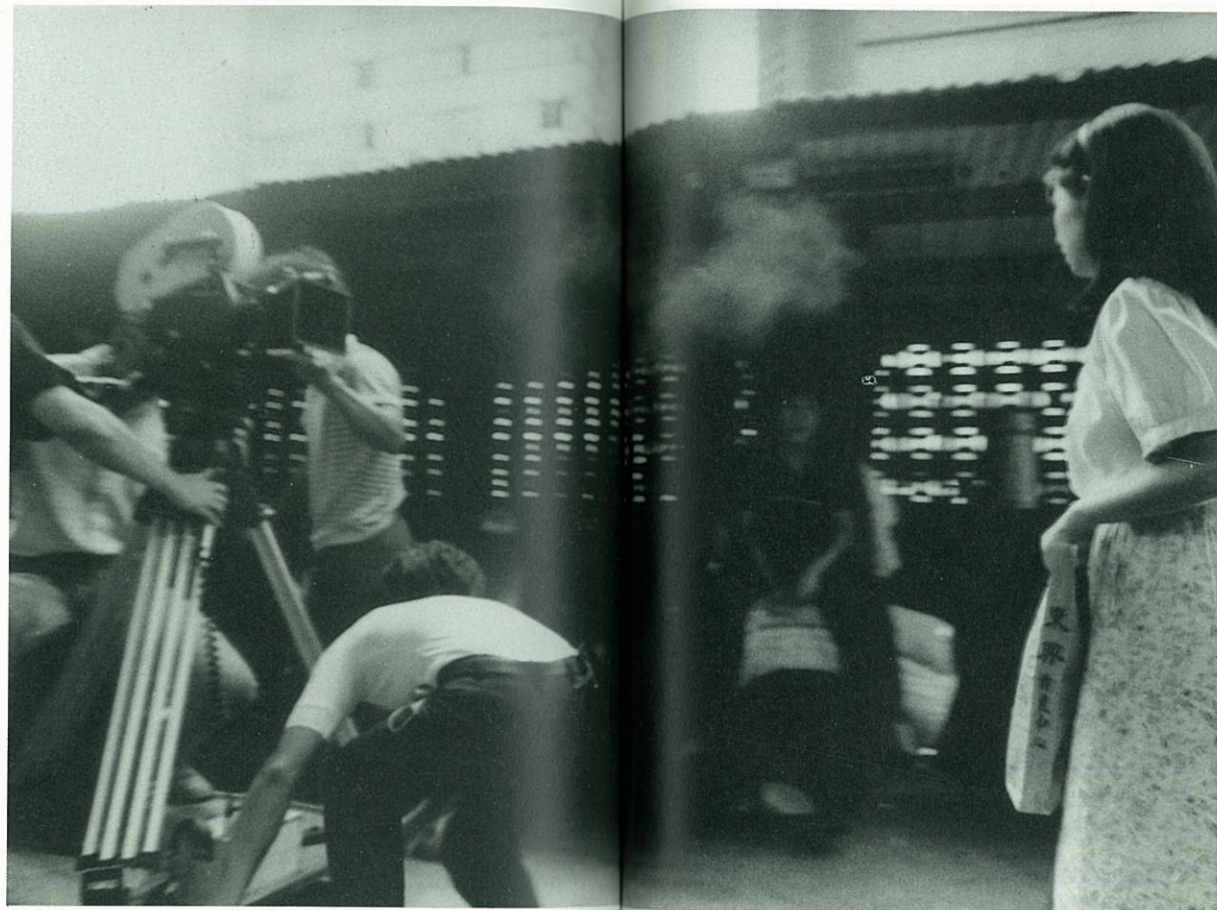
至今若純屬個人鍾愛來說，一是小津安二郎，一是費里尼。費里尼即使如他早期的寫實電影「大路」等，亦不全是環繞在新寫實主義反映的戰後貧困的主題上，而寧是在於愛情、青春、生命，故為此曾被同時代的人攻擊過。小津安二郎的電影，亦與黑澤明的人道主義大異其趣，而小津更是日本民族的，那種對人生思省的悠遠之境。

侯孝賢因帶了「童年往事」的錄影帶來，大家看完帶子便到張北海家聊天。「童年往事」由許多個別的記憶片斷連綴而成，但連綴之間彷彿不夠一種介入切深的觀點引領觀眾走到電影的核心。郭松棻提出看法，說是「童」片有意讓它東一塊西一塊的，它可以像很多片子那樣去「圓」卻有意不去「圓」，這是導演已在層次之上高明的地方，然而還可以凝聚到內容裡面，譬如像收音機播放金門砲戰的消息這些做法，其實都太容易了，應該要滲在生活之中透出來才好。

當時有一位哥倫比亞大學唸物理的學生易富國，偏愛侯孝賢的電影，遂跟郭松棻辯論起來。易富國髮長及肩，唇上跟下巴長一撮鬍鬚，言詞不讓。我看著他那副不務正課的樣子，好像許多年以前郭松棻他們做學生時的神氣正投影在他身上，兩個年紀的對話，而之間，一個最後浪漫的年代已經過去。論「童年往事」的好壞成敗，此刻我早已不生任何意見，只覺今日相聚難得。侯孝賢兩邊聽聽，果然也道：「易富國你說的我知道，可是郭松棻說的，我想是要往更純的那裡去走，對啦，更純。」

雖然在回程飛機上，侯孝賢談起這個純字，彼此都同意，我們還年輕，還不怕雜，雜一點也好。

因為雜，拍電影是到底為了什麼？可能是為電影而電影。余英時一篇



記吳清源的文章寫道，「他是為下棋而下棋，不但超越了利，而且超越了名。佛為一大事因緣而出世，吳清源的大事因緣便是圍棋。」但也可拍電影是為了台灣電影不可以輸給大陸電影。為了中國電影躋身國際影壇。為了觀眾喜歡，票房好。為了說不定賺大錢，大家分紅去坎城威尼斯玩。

似乎侯孝賢的選擇，變得什麼都不可拍，也什麼都可拍。

有一天在討論「散戲」的劇本而甚覺枯澀無物時，侯孝賢望著明星咖啡屋三樓窗外橘紅色的遮雨棚，道：「去找詹宏志，看看他怎麼說。」

5月9日，元機，侯孝賢花了兩小時把他的狀況跟幾個電影故事講給詹宏志聽，最後無可奈何的徵求意

女主角辛樹芬在中華商場的後頭拍戲中「機車失竊」的戲，攝影機要向外推著拍攝。

為了避免攝影機和膠卷曬到太陽而過熱受損，才架起一架巨大的遮陽傘，用來遮陽。



見。詹宏志說拍「戀戀風塵」好。就這樣，決定了拍吳念真的故事、「戀戀風塵」，並且由吳念真完成劇本。

侯孝賢怎麼拍？

給自己出狀況

有一天我接到侯孝賢電話，興奮

的說：「我忽然懂得顏色了。」那是在拍印刷廠戲時，美工劉志華的陳設令他很滿意，且剛看過裁縫店的毛片，色調也好，他道：「先有個底色，白的，灰的，然後是中性色。想要有生氣的話，加一點兩點正色像紅的，或藍的，不要多。」

他又說：「辛樹芬太美了。」意思是應該讓她自然的突出即可，否則會像「最想念的季節」裡的張艾嘉，包裝跟內容脫離。所以後來重拍了兩個鏡頭，把辛樹芬頭上的髮帶取下，以免過於醒目。

我曾在一篇文章裡寫到楊德昌清嚴，侯孝賢嫵媚，從前每讀到古人用「嫵媚」形容男人，總不懂得，後來看見侯孝賢在拍片現場工作的情形，以及平常待人接物，才恍然明白了嫵媚二字。因為侯孝賢總是不論從誰那裡都可以得到啟發似的，化為自己所有。「善言者不如善聽者」，他就是善於聽人講話，與人無隔閡。所以他也善學，而又豁豁如無學，不落在一個範疇名目上。有越來越多人想跟他拍戲。前年一位輔大學生陳和平來參加「童年往事」實習，拍片近尾聲時，有一次聊起來，劇照陳懷恩問她跟了一部戲有沒有學到什麼？她答好像沒有，不知道。懷恩對我笑道：「她說沒有是對的，她要說有，那才怪了。」

懷恩談起他進入電影實務工作的經驗，世新印刷科畢業後到中影做事，在短片中心呆了8個月，被派赴「兒子的大玩偶」擔任場記，先拍第一段，由侯孝賢導，攝影陳坤厚以及副導許淑真，則帶領工作班底貫穿了曾壯祥萬仁的第2、第3段。頭一次參與劇情片拍攝，懷恩很意外發現，拍電影簡直太容易了嘛。籌備期間找不到的演員，沒弄好的場景、道具，一旦動工起來，一個個都出現了，要什麼來什麼，現場只覺無事可做，當時他心裡想拍電



在紅樓戲院的一、二層樓夾層間的「樓中樓」拍戲，異常辛苦。燈火、攝影機和演員都在緊迫突兀的角度中互相俟在一塊。

影就是這樣了。焉知第二年曾壯祥導「霧裡的笛聲」，他仍任場記，才發覺完全不是這麼回事。後來曾壯祥拍「殺夫」，製作環境的限制使得拍攝過程更加困難，飽受顛沛挫折，懷恩道：「跟戲跟曾導演還學得到東西，跟侯導的戲，你想學到什麼，那是騙人的。」

「戀戀風塵」剛拍不久，見侯孝賢也少分鏡，也不看劇本，奇怪他到底在拍些什麼呢？他道：「老覺得這次題材太容易了，要想出一些沒拍過的方式來拍，提勁。」我說他是在給自己出題目，他道：「對，給自己出狀況。」問他狀況出來沒有？他道：「別人都在談我的長鏡頭，奇怪，這次對『風櫃』時期或『童年』時期那種長拍和畫面的魅力毫無興趣。」

「對什麼感興趣？」我問。

侯孝賢道：「現在是前、後拍，以前是左右拍，平面的。」

「兩個有什麼不同？」

「現在是立體的，前面在進行，後面也有戲。以前沒這樣處理做過，比較難。」

但我曉得，不會很久，侯孝賢就也丟開，因為那時候又有新的狀況出來了。

矮佬幫

正如侯孝賢電影，其語言的約制含蓄，需要靠觀眾經過一種緬想、浸潤的欣賞態度，去了解影像底下潛流的力量，侯孝賢拍片時的餘裕、彈性，與平淡無事，也唯有令越是了解電影本質的人，越知其難。

「戀戀風塵」的劇照阿祥，是懷恩的朋友，第一次來從事電影拍照，侯孝賢起先以為阿祥不夠認真，談到從個人攝影作品到劇照之間，雖然是很不相同，但如果能清楚轉換之間的不同，而依然保持熱情跟好奇心，即使只是一份工作也仍舊投以自己的性情去做，像懷恩擔任「童年往事」劇照時，並不只管盡到責任就好，而總是不斷的在拍，會為了剎那間捕捉到一個東西而喜悅不已，這就是懷恩的性情。

懷恩聽了認為稍有出入，他告訴我阿祥蠻困惑的，不太曉得該拍些什麼？拍到了沒有？可是阿祥會感到困惑其實是好。阿祥不像他在拍劇照之前做過場記，已經習慣了電影的作業，何況侯導的片子幾乎碰不到任何外表激烈的場面和表演，的確是教一位肯用心、而初次做劇照的人難以捉摸拍攝。他回想拍完「兒子的大玩偶」之後快一年，陳導演拍「小爸爸的天空」時因不滿意劇照，侯導提起他，說看過他拍的照片很好，便請他來擔任劇照，讓他非常意外。剛開始拍很沒把握，洗出來幾張自己看看，也不知道像不像劇照，忐忑忐忑拿給侯導一看，侯導說：「對嘛，這才是電影劇照。」他才放了心。

後來我曾問阿祥拍片現場很無聊



罷，他說不會，他是把這次劇照也當成是自己的作品在拍，並非客串或過場，而是一份累積。

在這部戲裡，懷恩做攝影助理，有一天看完毛片同路回家的車上，講起「戀戀風塵」裡阿遠阿雲的愛情，當初是為了商業考慮，眼看拍成這樣生澀隱藏，懷恩笑說那根本是「侯老先生」拍的愛情故事，年輕人誰愛看呢。往後他負責盯電影配樂，又聽他講那音樂的調子似乎還蠻適合侯老先生的電影味道。一個老字，聽了三兩回，也真是叫人悵歎，彷彿真成了稀有動物。

但我知道，侯孝賢的這批導演組同仁，差不多也都成了稀有動物。副導老嘉華是「筆記劇場」的負責人。江寶德又叫江八，「童年往事」是他第一次拍電影任場記，他說：「雖然懷恩事先教過我，還是覺得自己笨極了，一輩子沒那麼笨過。」這次做助導，3年前他還在桃園某一家工廠搬運貨物，來台北後，偶爾

認識了筆記劇場的朋友，幾次劇場發表作品他皆參與了表演，因此而加入電影工作，實是他始料所未及。年初有一晚，他們5、6人來我家看「秋刀魚的滋味」，一進門，我母親對我驚笑說：「噯唷，他們一個比一個矮，都是小個子，還算侯孝賢最高了。」侯孝賢是一直自封他們為矮佬幫。

去年矮佬幫卻來了兩位高個子，助導黃建和，場記王耿瑜。耿瑜是文化大學影劇系四年級女生，高瘦像一隻長頸鹿，飾演阿遠的王晶文是她的同班同學。開鏡當天詹宏志來現場，極目所見工作人員，連詹宏志也戲稱之為「兒童班」。侯孝賢的知人善用，能放手讓人去做，使但凡有心志的年輕人，皆願意相隨與從，所以跟他投契的工作夥伴，往往都變成了生活上的好朋友。

11月「戀戀風塵」重做效果期間，值金馬獎外片展放映德國電影專輯，去看溫德斯的「尋找小津」，電影

導演侯孝賢和攝影師李屏寶，助導江寶德停下來想著下一場戲要怎麼拍。侯孝賢說他的電影大概是很「土」，這似乎反而讓西方影評人刮目相看，不怎麼在乎精緻的電影理論、「正統」電影手法和語言

最後訪問到小津的攝影師厚田雄春。我們曉得，小津電影的低角度攝影，對攝影師而言是一種負擔，因為長時間把肚皮平貼在冰涼的地板或地面上，小津的第一位攝影師茂原英雄就把身體弄壞了，停止了攝影師的工作。據說後來的厚田雄春之所以撐了那樣久，則完全虧他天生有一個強健過人的胃。

厚田在訪問裡說，他擔任攝影助理15年，當時他的同輩一些都升攝影師了，一些去拍新聞片賺錢很多，他也曾懷疑自己是否該去做別人的攝影，小津答他：「倒不如做一個大戶人家的狗吧。」於是他便在這個大戶人家留了下來。溫德斯問他小津去世以後，他還替別的導演拍過片嗎？厚田說也有的，但合作不來，就沒有再做了。他說：「小津去了，我的心也跟他去了……我把人生的黃金的歲月都給了他。我很高興也許世界上沒有一個攝影師能夠像我這樣，小津得到了我的最好的……」訪問在他動容起來，頻頻抱歉，而哽咽不成聲中結束。

看完電影出來，遇見懷恩和楊麗音，三人同去外雙溪廠裡，沿途之上，一唱三歎。懷恩即將任侯孝賢下部電影的攝影，我深知他的感受。他一會兒歎說：「厚田春雄做了15年助理。」一會兒又說：「以前的人，人跟人之間好緊密。」他且對麗音說，侯導只是沒有說做一個大戶人家的狗吧。他笑道：「說不定等下一進門，他侯老先生就給我講這句話的話，他媽那真服了！」

三牀棉被蓋住的攝影機

繆騫人在國內參加楊德昌「恐怖份子」的演出期間，我讀到報上記者採訪她，她說很佩服台灣的新導演，因為他們在三流的製作環境下卻能拍出一流的、世界水準的電影。我倒是目睹過一次頗克難的場面，

在侯硯礦寮，拍祖父的一段獨白。

祖父由李天祿飾演，其實已經不能算演，他的確是一位祖父，也讓每個人看到他便都覺得竟是自己的祖父。李天祿頭一回拍電影，演第一場戲時，侯孝賢並不要他背台詞，唯把戲中的意思大致跟他講一下，隨他去表演，誰知機器一開，他竟按布袋戲那種「說書」的方式對攝影機講談了起來，把工作人員暗自皆笑壞了。幾個鏡頭後，他才漸漸明白了電影是怎麼回事，而侯孝賢拍他時，永遠是不切割鏡頭的讓他一氣呵成演完。並且顧及他年紀太大，不可能事後配音，配音也減損了他現場的那份生動、傳神，故採用現場錄音。

那場礦寮的戲，門外透著亮，祖父坐在幽暗的寮裡，和阿遠的父親議論著事情。李天祿這樣說：「這囡仔出生時又胖又白，滿了周歲以後，鄰居們都稱讚我們這囡仔很可愛，可是到了3歲多，這囡仔就常常身體不舒服，不時去看西醫，西醫看了也不見好轉，就換中醫，中醫也看了，你看這囡仔的肚子還是一天比一天大，腳和手卻越來越瘦小了。我想起來了，你記得我們當初說好的，你來做我養子，之後，你也很乖，也有遵守我們的家規，後來，你在祖先面前說過，結婚後，頭一個生的若是男孩，一定要讓他繼我的姓，來接我祖先的後嗣，繼續這個傳統，這句話也是你在祖先面前說過的。阿遠出生到現在已經4歲了，整件事情都不是這樣，我們祖先在天之靈也會說，這怎麼都沒按照以前的約定進行，所以今天這囡仔會變成這個樣子，說不定也是因此而造成的。人常說；也要人，也要神，像你這樣抱去看醫生，三更半夜再抱回來，囡仔可不比大人，要不是受到驚嚇，不然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最好的辦法是去請師公

國寶級的布袋戲師父李天祿演祖父。有深遠民間說唱藝術訓練的他只須提示劇情，不用背台詞就能演能說。他的「即興」演出，在現場同步錄音的考驗下，有十分感人的表現。



慶仔來，替孩子收驚，保佑我們這囡仔能夠早日平安無事，以後選個日子，在祖先的面前讓這囡仔來繼我的姓，若是這樣，祖先才會高興，才要保佑你賺大錢，囡仔撫養得好。應該是要這樣做才對的啊。」

李天祿也沒排演，也不預先準備，即席一番話，兩百七、八十呎，3分鐘稍多。

攝影機是Arriflex 3，侯孝賢的片子從這部戲才開始用，機器聲音比起以前的Arriflex 2已經小太多，但仍是用黑布把機頭機身包住，外罩一條棉被，攝影師阿賓將頭藏在棉被裡拍。但因為礦寮全是木板搭起來的房間，傳聲大，約4、5公尺的距離，躲在門側錄音的楊大慶還是聽到了機器聲，於是再向礦工們借了一牀棉被裹在外面，仍然不行，又勞駕去找來一條加上，架牀疊屋弄得阿賓也無法操作攝影機，反正是長拍一個鏡頭到底，便把機頭鎖定，放好光圈，調準焦距，導演喊開麥拉時把電源插上啟動機器就成了。

目睹其作業是如此之簡陋狼狽，而李天祿的即席獨白，其聲音裡的

感情是如此之精純，兩者對照之下給我的印象，實在強烈。

因此我想起83年坎城影展最佳影片「巴黎·德州」的攝影師，羅比穆勒在一篇訪問報導裡的談話，他認為他的責任乃在於如何安排光線，所以對器材、底片和攝影機的零碎細節並不那麼感到重要，對科技的新發展也不像其他人那麼癡迷。譬如他很難會對一個新攝影機發生興趣，因為對他的工作來說，那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分別，他仍舊必須去打光，用心的把光打好，那是至終不會改變的。如何去營造一個影像，比利用一些新巧的器材來得重要多了。他的名言、「當你的一切都透徹分析到最後，結果也只剩下最簡單的——一個鏡頭、底片，和一個攝影機開關。」用心的觀察和思考，才是攝影之所以為攝影的原點。

穆勒的真切體驗，給我們很大的鼓舞。如果我們也懂得了電影之所以為電影的原點，耿耿一念，終身不違，這就足以成大器業。真如阿城說的：找到了限制，就找到了自由。

♠



侯孝賢：
我就是只對人有興趣，
容易對人產生感動……



吳正桓：
吃，在「戀戀風塵」中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主題。



廖仁義：
侯孝賢非常成功地運用
台灣本土符號來表達電影
的主題。

〈人間座談〉 出席 ■ 王菲林 / 王墨林 / 許國賢
侯孝賢 / 陳映真 / 黃建業

我們是這麼

侯孝賢的新電影「戀戀風塵」
引起台北好事的電影文化人的關切。
他們在新片裡看到60年代的鄉愁，看到成長的記憶；
看到城鄉的差距，也看到思想與意義的不在……

「開發中的經驗」與根的意識的重建

吳正桓：

在「戀戀風塵」中，我們可以對照出許多所謂第三世界「開發中的經驗」，也就是一種從農業生產為主要經濟的社會，轉變成為工業生產為主要經濟的社會的經驗。在這種經驗裡面，最主要的、也最為大家所熟悉的是尋找食物以療飢的經驗。吃，在「戀戀風塵」中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主題。侯導演常常用一個時間很長的鏡頭，描寫人把食物放進口裡、咀嚼、吞下。這活生生、飢餓的一幕，是物質匱乏的台灣50、60年代，大多數人共同的經歷。

除了「開發中的經驗」的呈現外，侯孝賢作品一貫的也反應了台灣這個地區人群的特殊體驗。這個特殊經驗有個特殊的歷史背景。對於這個背景的探究，目前是一個亟需突破和努力的工作。因此侯孝賢的電影裡頭的另一個重要主題——「根」的意識的重建，便顯得特別有意義。要如何把土地、血緣、生活這三個不可分割的事物，重新整建起來？

這不該只是侯孝賢在摸索的問題，事實上，也應該是我們每一個人都必須去面對和摸索的。

一部成功的60年代台灣人民日常生活史

廖仁義：

「戀戀風塵」是一部很成功的60年代台灣人民日常生活史。我個人對它有3點觀察：

一、社會學的觀察：這部電影對於城鄉差距在現代化過程中所顯示的衝突，做了很適切的反應。在過去，城鄉的分野在於城牆；現在，有形的城牆雖然不再存於城鄉之間，可是，還是有很多無形的城牆強硬地存在著，並且很具體地影響了人們的生活和意識。

在城鄉差距之外，第二個社會學觀察是制度與職業特性。雖然，每個社會都會有童工和青少年勞工，可是在我們這個社會，因為有男子20歲服役的法律規定。所以，許多初、高中畢業後未繼續升學的青少年，在服役前的這幾年空檔裡，便形成了一個「無定性的階級」，這個階級的工作者通常無法找到固

攝影 ■ 蔡明德 記錄 ■ 王菲林 / 曾淑美

焦雄屏 / 齊隆壬 / 吳正桓 / 張大春 / 廖仁義
李尚仁

看侯孝賢的……



定的工作，也較無法受到保障，因而處在一種身份未定的狀態中。我覺得「戀」片對這個「無定性階級」的描寫十分清楚、適切。

二、創作方法的觀察：這是一部以80年代為立足點，去對60年代進行觀察的電影。由於時隔20年，所以作者可以用一個比較寬廣和全知的視野去展現它。然而，我們沒有在侯孝賢的作品中看到他用同樣寬

廣、精確、全知的視野，來展現80年代的台灣。我想，這並不是侯孝賢電影本身出現的缺點或不足，這可以說是侯孝賢再創作下去勢將面臨一個盲點，當然這個盲點存在於我們這個時代的大多數人身上。如何克服這個盲點，是我對侯孝賢今後電影作品最有興趣的一點。

三、文化評論者的觀察：我覺得侯孝賢的電影非常成功的運用了台

灣本土符號來表達電影的主題。成功的原因是作者掌握到了本土符號的歷史性，例如：幾次祖孫二人的對話，或父子二人的對話。這些對話表面平凡，可是它的背後就是歷史。還有看到二位父執輩比賽搬石頭和男主角在軍中哭泣的場景時，我們雖然並沒得到什麼很具體的對話和獨白語言，可是透過這些畫面，我們知道那些經驗背後的情感，生

列席 ■ 吳念真 / 朱天文 / 謝材俊 / 郭力昕



許國賢：
他的電影賦予語言真實
的生命力。



齊隆王：
我認為侯孝賢的電影算
是「作者電影」。



王墨林：
我告訴一個日本影評人，
如果電影裡的小孩子
長大了，就不是侯孝賢
的電影！



張大春：
我們在電影裏看到不斷
成長著的人和事，永遠
處在未完成狀態……

動地表現出來了。如果不是導演用精確的藝術手法掌握這些本土符號，它是不會產生那麼大的力量的。

對白、鏡頭和說故事方式的創新

許國賢：

對於「戀」片，我提出3點個人的感觸：

第一，就是侯孝賢的電影賦予了語言真實的生命力。過去，大多數的國片中所使用的語言都是死的，比如說，兩個台灣鄉下人聊天，卻使用都市人口吻的國語交談。侯孝賢的電影不但沒有這樣的劣筆，而且他還是一位能夠準確使用語言，並且瞭解語言趣味的導演。

第二，在侯孝賢的電影中，往往與情節主軸距離較遠的場景，也就是表現社會實象的精彩鏡頭所在。這些鏡頭的創作，也許出於演員的即興，也許出於導演的臨場筆觸，但是它們卻可以產生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和力量。

第三，侯孝賢的電影是開放式的。它與過去大部份的國片用一個完整故事創造一個封閉的世界是很不同。在封閉完整的故事裡頭，電影和觀眾不會有對話，沒有互動。相反的，在開放和不完整的故事裡頭，電影語言和觀眾的閱讀一起進行對話，觀眾的主動性提高。就因為侯孝賢電影的整個故事進行是開放的，所以觀眾不會也不能預設故事的下一個發展是什麼。這是一種蠻好的電影表達方法，也是啟發觀眾思考和反省的方法。

對城鄉關係的省思

齊隆王：

基本上，我認為侯孝賢的電影算是「作者電影」，也就是說，是一種以導演（作者）為中心的電影。這包括了導演的工作方式、藝術意念、一貫主題等等。就侯孝賢過去

幾年的作品看來，侯孝賢已經可以算是一位作者了。

在他一系列的作品中，城鄉關係是很主要的母題。像「風櫃」是一群青少年從鄉村到都市，「冬冬的假期」是兩位兒童從都市到鄉村。「童年往事」雖然是一位在原地長大的青少年的故事，可是還是有不少城鄉差距的影像出現。「戀戀風塵」是一位青年由鄉村到都市，再回到鄉村。在這些電影中，侯孝賢對鄉村的眷戀，是十分明顯的。他一再用影像強調鄉村自然景象的美、人群生活的人性化。我認為這位觀察者（侯孝賢）並沒有用社會衝突來看城鄉差距，在他的電影中，城鄉之間彷彿沒有社會矛盾，也沒有太明顯的悲傷和喜悅，電影留給觀眾的，主要是一塊容許各種分析與體會之開放空間。

個人依附在群體中成長

王墨林：

我以為生命的成長是侯孝賢電影的主題。有一位日本影評人曾告訴我，侯孝賢電影裡的小孩應該長大了。我告訴他，如果小孩長大了，就不是侯孝賢的電影了。在侯孝賢的電影中，成長者雖然都是個人，可是這個人乃是依附在一個群體中成長，所以在電影裡，群體也在成長。個人群體在分享成長的經驗上，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像「風櫃來的人」中，好幾個結伴離鄉的年輕人，一起做事、居住、當兵。

說到當兵，在「戀戀風塵」中，當兵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它不僅是一個男子成人必要的儀式，而且還有很多象徵在裡頭。像男主角當兵前夕，他的父親和他一塊進餐時向他遞烟敬酒，而且次日上午，他的母親把家裡唯一的一個打火機給了他。在送行的山坡路上，爺爺一路放著鞭炮送行。這些處理，我相信侯孝賢是把當兵神聖化了。

我就是對人會產生感動……

侯孝賢：

「風櫃來的人」說的是一種當兵前年輕人的感覺。而在「戀戀風塵」裡，當兵這件事反映了從前我們一般老百姓眼裡的想法。不去當兵的人會被笑的，不是身體弱，就是有案在身。我想，我傳遞的這個觀念是比較民間的一般人的想法。

同時，我也想說一下我拍電影的情形。我拍電影的時候，不會去想著一定要表達什麼特別的思想，或者是根據了一個事先就有的藍圖去拍。我自己真正有興趣的是人的本身。我的動力很奇怪，我就是對人會產生感動。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就是祇對人本身才會感動。

寫實主義可能帶來的限制

張大春：

先就「戀戀風塵」本身的電影符號來看，「成長」是一個很重要的母題——我不稱之為主題，因為在電影裡我找不到一個特定的主題。

這個母題讓我們看到不斷成長著的人、事，永遠處在未完的狀態。例如：看板始終是在畫的過程中；阿欽要幫阿雲的衣服畫一隻孔雀，卻始終沒有畫出來；看電影的時候，一下子忽然停電了；阿遠的學業半途而廢；寫信寫到一半燈熄了，信自然也寫完……。片中唯一完成的片段是阿雲為阿遠做的衣服終於做出來，片末阿遠穿著這衣服，阿雲卻已別嫁遠去，於是衣服的「完成」仍然暗示著戀情的「未完成」。雖然侯孝賢沒有告訴我們這些片斷象徵什麼，但它們的確始終暗合著片中的母題：未完成、不成熟的成長狀態。

再則，侯孝賢的作品有相當強的寫實色彩。從文學的角度來看，當一部作品被強烈的寫實色彩籠罩時，就不止是作者本身才華能力所致，

而是整個寫實主義的影響。

在極度的寫實主義——即自然主義——的命題之下，對客觀事物絕對忠實與現實是作品的基本精神，但這也帶來一些限制。我們往往看不出一些所謂「寫實」的枝枝節節，跟導演的企圖有何關係。

台灣電影史上 一個很重要的轉捩點

焦雄屏：

從創作方法上講，侯孝賢曾說他拍電影的時候常受到環境和演員性格的牽引，所以開始時設定要拍的，拍到尾巴可能不是那麼一回事。這正是侯孝賢和其他導演最不一樣的地方。他的電影的設計性非常之少，而由於他讓人物、環境自然地在電影中展現，所以他的作品積累了來自演員、編劇者、侯孝賢自己和他身邊朋友的共同經驗的真實性，這真實性非常活動，使他的作品產生一種強烈的內在生命力。

讓生命力自由發展以後，他的美學觀點也跟著產生和這真實性有關的東西。包括：長鏡頭和遠鏡頭的運用。如此，做為一個觀眾或評論者，能夠從畫面中尋取一個比較自由的訊息，而不是很強制性的、從創作者這邊出發說我需要你接受什麼樣的觀點。他改變了我們觀眾和電影之間的接受關係，是台灣電影史上的一個很重要的轉捩點。

從前觀眾被動、消極地接受訊息，但現在卻是自動選取的。而這「選



焦雄屏：
他改變了我們觀眾和電
影之間的接受關係。

取」來自大家的共同經驗，因為他的作品的真實性是自然產生的，所以跟環境、演員、創作者，甚至觀眾背後累積的經驗是互相重疊，互相共同承認、默契的。我認為侯孝賢的電影不見得蓄意要告訴我們台灣經驗如何變遷，因為經驗其實已經內蘊在作品中了。所有的人在閱讀他的電影的時候，都產生各自自由的閱讀方式。從電影的觀點來講，這是侯孝賢的電影對我們台灣電影的最大貢獻。

這個人對所有的東西都尊重

黃建業：

近來我看電影，比較關心作者在作品裡面投注的情感是些什麼。看侯孝賢的電影，我覺得可貴的是，這個人對所有的東西都尊重。對他的素材、時代都尊重。我很少看到這樣在作品裡面會有那種尊重的力量去打動我的電影。正由於我感受到這種情感，我認為這種情感使侯孝賢在鋪陳他的作品時，顯現出寫實主義之外的觀點。意思是說，由於侯孝賢的尊重，使他對於事情的真實性予以一個更為客觀的交待。另一方面我看到由於他自己情感的投入，他開始慢慢流露出對他來說是忠實的命題。他非常眷戀美麗的青春、眷戀純潔的東西、眷戀生命力、眷戀鄉愁。這種不自覺的眷戀是誠懇的，而且是不被特定意識型態所框架而流露出來的。有人挑剔侯孝賢的作品結構有問題，我卻認為結構不是侯孝賢的問題，因為這並不是他的關心所在。

大陸情結的萎縮 台灣意識的增長

李尚仁：

我想談的是歷史意識的問題。侯孝賢作品中的歷史意識，通常都經由血緣關係帶出來。如「冬冬的假期」中的外祖父，指著庭前的



黃建業：
侯孝賢非常眷戀美麗的青春、眷戀純潔的東西、眷戀生命力、眷戀鄉愁……



李尚仁：
我想談的是歷史意識的問題……

旗竿向孫子說前人中過什麼功名。這種傾向在「童年往事」裡更強烈，可明顯地看到大陸情結的萎縮和台灣意識的增長。國民政府遷台後，第一代外省移民祖母一直要找路回大陸老家，父親和母親則不斷回憶從前在廣東的生活；到了下一代，對大陸的感情就漸漸淡了下來。這中間歷史意識的轉折，不是直接表現，而經由血緣關係來轉換，令我非常驚訝。「戀戀風塵」比較不明顯，但大陸漁船來了的那一段，他們熱誠地招待那家漁民一頓，然後歡送他們回去，阿遠把父親給的打火機送了那家人，後來要抽煙的時候摸不到打火機，才恍然想起父親送他打火機給他的心情。這一段讓觀眾有極微妙的感受。再有，片中祖父談姓氏過繼的規矩，責備父親沒有讓長孫阿遠跟祖父的姓。這一段和漁船一段，是一個有趣的對比。

「意義的不在」

陳映真：

以我這個年代的人的成長背景來看侯孝賢的電影，我有兩個感觸：
一、談到寫實問題，侯孝賢在寫實裡面所呈現的對於生活、勞動、人的看法，是一種意象（image），一種心像（vision）吧。那是一種「感受」出來的意義，而不是一種可以「言說」、可以「分析」的意義。這種沒有特定、明晰的思想而又在創作上傑出的藝術家，必需有很大的創作才華。這一類藝術家是以極端的敏銳，和不可置信的才華，像魔鏡般把整個時代，整個人生自然地反映出來。這種作者要成其大，非常不容易。他的鏡子可以折射出各種東西，誰都可以在裡面找到自己想要的，就算你只有兩個小口袋，也可以裝得滿滿的，各取所需地把自己發現的東西帶回去。

二、可是他這個長處，在現時現地的台灣，卻恰恰也是他的限制。

如果一定要挑侯孝賢作品的毛病，恐怕就是「意義的不在」（the absence of meaning）。

在台灣這個特殊的環境下，舉凡文學、藝術、電影，乃至於學術界，最大最大的，而且過份嚴重的問題，就是思想的不在、意義的不在。在這個時候，太過強調侯孝賢的不注重思想、不注重意識型態、不注重意義，恐怕並不是一件好事。

侯孝賢之所以特別受矚目，一來是因為台灣的電影文化太貧瘠，好不容易出現侯先生這樣優秀的藝術家，大家自然把希望集中到他身上。在這個善意的基礎上，再加上他具體作品中所呈現的vision, images是那麼具有說服力而自有其邏輯性，使得侯先生的作品顯得格外突出。不過，整部電影看完以後，由於作品的歧義性太大，讓人問，侯孝賢自己的意義的焦點到底在哪裡？觀眾面對這「意義不在」的窘境，只有兩個辦法：一個是各取所需；另一個是根本懷疑有沒有意義。好的藝術品的最大特色是解釋性廣。但當作品的解釋多到一定程度以上的時候，也許就應回過頭來反省：到底有沒有一個意義……

附帶一提的，我在「戀戀風塵」裡聽到的台灣話，多、而且好得讓我嚇一跳。台語原是一種很優美的語言，長期以來卻被電影、廣播、電視等各種有聲媒體有意無意地庸俗化了。我許多朋友的作品被改編拍成電影，台語對白被糟蹋得一塌糊塗。而這部片子裡台語的生活化和傳真，實在令人高興。

無論從哪一方面來看，台灣都正站在歷史激變的前夜。成功的藝術創作，對於改變歷史，對於人的解放和生活的解放，遠遠比其他型式的方法有效用。在這漫長的疑問和等待解答的歷史時期，台灣的藝術工作者的確應該更嚴格地自我鞭策，特別是在「知」的層次上……。

- 訂閱全年12期1480元，半年6期750元。
- 台灣地區學生優待：全年1380元 / 半年700元
請附學生證影本直接寄本社。

讀完這一期人間，如果您有一份激動和感銘，請立刻採取行動，訂閱人間，實踐您的理想·愛和希望。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住址請詳加填明，以免誤寄。
二、繳付交款單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款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存款局先以電話通知劃撥中心局，惟長途電話費由存款人負擔。如因電話故障等原因無法及時通知者，應由存款人自行負責。

局號：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收據號碼：	
帳號	戶名	第1008791-0號	人間雜誌社		
收款人	新臺幣： (請用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零等大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郵局郵號		
姓名		住址		電話	
寄款人		郵局郵號		郵局郵號	

主管：·

經辦員：·

主管：·

經辦員：·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第1008791-0號		人間雜誌社	
帳號	戶名	郵局郵號			
收款人	新臺幣： (請用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零等大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郵局郵號		
姓名		住址		電話	
寄款人		郵局郵號		郵局郵號	

● 存款後由郵局擊給正式收據為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帳戶本人存款比附不必真寫，但請勿斷開。

本聯由劃撥中心存查

元
次
手

元
次
手
本聯經劃撥中心登帳後寄交帳戶

裁折線

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107巷11弄17-1號 1F

人間雜誌社 收

廣告	回函	函
台灣北區郵政管理局登記證		
北台	字	第 1717 號

(免貼郵票)

印刷品

裁折線

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107巷11弄17-1號 1F

人間雜誌社 收

廣告	回函	函
台灣北區郵政管理局登記證		
北台	字	第 1717 號

(免貼郵票)

印刷品

裁折線

爲了1986年聖誕節和1987年元旦……

最特別的禮物，給心目中最特別的人

■ 禮贈訂閱 / 訂書卡

TO: Ren Chian Magazine
 NO.17-1, Lane11, Alley107, Sec. 2,
 HO-Ping E. Rd., Taipei
 Taiwan, R. O. C.
 中華民國台灣省台北市
 和平東路2段107巷11弄17-1號
 人間雜誌社收

國外訂閱費率 · 歡迎爲親友訂閱

- 港澳全年12期空運新台幣2404元/海運1696元
- 亞洲全年12期空運新台幣2644元/海運1900元
- 歐美全年12期空運新台幣2872元/海運1900元

請存款人注意

- 一、如須限時存款請於存款單上貼足「限時專送」資費郵票。
- 二、每筆存款至少須在新臺幣一元以上但存款尾數不在此限。
- 三、倘金額誤寫請另換存款單填寫。
- 四、本存款單不得附寄其他文件。

通信欄

新訂戶 續訂戶編號 _____

訂戶姓名：_____

訂閱日期：從 _____ 年 _____ 月起 至 _____ 年 _____ 月止。金額 _____ 元

電話：_____

地址：_____

職業：_____

請開收據 不開收據

收據地址：_____

收據抬頭：_____

● 一年訂費 1480元 半年訂費 750元

掛號投遞(每期另加郵費10元)

(公司行號請註明發票統一編號)

此欄係備寄款人與帳戶通訊之用，惟所作附言應以關於該次劃撥事項爲限。否則應請換單另填。

本人茲為親友 _____ 先生 / 小姐 (國內)

訂閱「人間雜誌」一年，從第 _____ 期起
(75年 _____ 月到76年 _____ 月)

訂購水禾田攝影集「非洲·人間」 _____ 本。

他(她)的地址是： _____

電話是： _____

本人的地址是： _____ 姓名 _____

電話是： _____

請先寄書，我將在一個星期內到郵局劃撥。謝謝！
訂閱特價：1年1350元·半年680元(不分一般或學生訂戶)
水禾田：「非洲·人間」特價：80元
(優待期間：75年12月~76年1月31日)

本人茲為親友 _____ 先生 / 小姐 (國內)

訂閱「人間雜誌」一年，從第 _____ 期起
(75年 _____ 月到76年 _____ 月)

訂購水禾田攝影集「非洲·人間」 _____ 本。

他(她)的地址是： _____ 姓名 _____

電話是： _____

本人的地址是： _____

電話是： _____

請先寄書，我將在一個星期內到郵局劃撥。謝謝！
訂閱特價：1年1350元·半年680元(不分一般或學生訂戶)
水禾田：「非洲·人間」特價：80元
(優待期間：75年12月~76年1月31日)

本人茲為親友(英文名) _____ 先生 / 小姐 (國外)

訂閱「人間雜誌」1年，從第 _____ 期起
(75年 _____ 月到76年 _____ 月)

訂購水禾田攝影集「非洲·人間」 _____ 本

他(她)的地址是： _____

電話是： _____

我的地址和電話是： _____

姓名(英文)： _____

我將於一星期內到郵局劃撥。(國外訂戶可直接寄美金支票到本社)

訂閱特價：1年1350元·半年680元(不分一般或學生訂戶)
水禾田：「非洲·人間」特價：80元
(優待期間：75年12月~76年1月31日)

訂閱特價：

- 歐美(航空)新台幣2742元
(海運)新台幣1770元
- 亞洲(航空)新台幣2514元
(海運)新台幣1770元
- 港澳(航空)新台幣2274元



日本原裝進口



三共胃腸藥

錠 / 顆粒

- 內含漢方 ● 消化酵素 ● 活性有孢子性乳酸菌
- 制酸劑——、配合發揮有效的相乘效果！



衛署藥輸字第10263號



衛署藥輸字第10065號

日商三共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分公司
台北市仁愛路二段70號 TEL: (02) 394-9121
台灣總代理 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TEL: (02) 381-6740 (04) 255-1870 (07) 221-6096

含活性維他命B₁、B₆、B₁₂、維他命E。

Trimate-E caps.

特利命得-益 膠囊

對神經痛、腰痛、肌肉痛
肩酸痛等症狀的緩解能
發揮優良的效果。



衛署藥輸字第10080號



北市衛藥輸字第750103